

如不願看

轉送別人

上卷

幸勿污穢

敬惜字紙

宣
講
拾
遺

蒼翠真子增潤翻印敬送

民國七年十一月即舊曆戊午孟冬告

天理循環

北京活版館印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歲飢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



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荆棘。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資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吾是漢關聖帝君。勅諭大衆聽聞。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當分。吾嘗下遊漢季。結盟皇叔三人。桃園名重千古。單刀秉燭於今。寄曹明來明去。吞吳爲漢亡身。上帝憐我忠耿。獨勅宣化幽明。令我日游天下。鑒別忠佞紛紛。一切貪殘奸巧。還償果報斤斤。最戒讀書文士。併及官宦軍民。第一休欺父母。切莫圈套鄉鄰。貧富先交朋友。朋友乃是五倫。信心內外平等。曷妨蹇難灾屯。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冥陰。孔明只因忠智。幽冥亦奉爲神。直心直受真福。巧計巧來禍因。有過昭如日月。無私天地同羣。果然兒女不誑。到處鬼怕神欽。設計偷覷女色。自己帷簿宣淫。弄手坑騙財物。輩輩嫖賭淪沉。堪堪爭能爭勝。往往越賤越貧。快快收心猛省。休休愈墮愈深。三生輪迴惡趣。千載唾罵難禁。筆尖添減情罪。舌劍反誅滿門。尤

恨毒心狠婦。花言哄掇鄉親。咒夫罵公罵婆。令我一見生嗔。泥像揮刀剖腹。分斬母子平勻。可喜平人孝弟。朝夕買辦柴薪。霎時風行泥馬。駝回萬里窮軍。男女遵奉吾語。遇難我自降臨。戰場驅逐鬼魅。刀光雷雨血淋。護國百折不改。助爾加爵策勳。富貴永昌奕世。眉壽永無災侵。如有毀法妄制。斗秤欺哄愚民。不許生身人世。阿鼻地獄呻吟。那時悔禍已晚。急早佩服法文。

昔海曲劉可學。游于太行。夜宿

帝祠廡下。夢見

帝君。授經垂訓。四百三十二言。越數日。西河公署中。復降鸞筆。與所授經文無異。遂廣其傳。凡危難疾病。受持諷誦。靈應如響。

文昌帝君勸敬惜字紙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曰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夫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箝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或以拭穢。甚至踐踏脚底。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况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雞窗。一日塲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

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於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先。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老君降生之辰。

玉帝御太極之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諸家。始終不怠者。卽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卽奪其福而降之殃。

玉帝旨下。專委吾遍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滇中降鸞曉諭印施。今又降於南安。普行戒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篋。此卽吾之願望也。世人見此示諭之文。卽當遞相告戒。使

人人敬重字紙。則獲福無量。若夫農工商人。不知敬惜。揭而藏之。任意污穢。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蓮池大法師戒殺放生文

蓋聞世間最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螿虱猶知避死。將雨則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釣。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剛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經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

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厨婢之篤疾瘳焉。買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遊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充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矰繳之危。下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洲。雀解啣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非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聞。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社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

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

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已。汝欲延生須放生。這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他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俞淨意公過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並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療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自寫黃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坐。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平生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灶疏爲張誦之。張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

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織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卽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歎。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詩文舊冊。裏物糊牕。甚至以之拭棹。且藉口曰。旋汚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言語敏妙。談者多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朋談圓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平。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執視之心。卽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眞妄也。此君之條規誓行者。尙如此。何

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于天。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紀。但于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褻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讐報復念。憧憧于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着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去行。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

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卽進公內室。公急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畢。卽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日時。依舊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寶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旣熟。動則萬善。

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歷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撤園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品德。爲援例入國學。丙子赴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悞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灶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鄉後學羅正記。

心命歌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也須保。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心命俱不好。貧賤受煩惱。心乃命之源。最要存仁道。命乃形之本。窮通難可料。信命不修心。陰陽恐虛矯。修心一聽命。造物須相報。李廣誅降卒。封侯事虛杳。宋郊救螻蟻。及第登科早。善乃福之基。惡乃禍之兆。陰德與陰功。存忠每存孝。富貴有宿因。禍福人自招。方便扶危厄。勝如作齋醮。天地有洪恩。日月無私照。子孫受餘慶。祖宗延壽考。我心與彼心。各欲致榮耀。彼此一般心。何用相計較。第一莫欺瞞。第二休奸狡。萌心欲害人。鬼神暗中笑。命有五分強。心要十分好。心命兩修持。便是終身寶。昔有柳元祥。患瘵疾。持病書此心命歌一千張散施。并許愿敬惜字紙。戒殺放生。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

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回心者衆。近又立願惜字放生。憐汝有惡疾。特令天醫醫汝。爾之壽本四十。今再延二紀。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六十四歲而卒。是知勸人回心。尙得如此。况自能回心者乎。蓋禍福惟心所召。觀此文者。其母忽哉。

民國七年七月卽陰歷戊午荷月浙東會稽信士周維祺敬送八
百部

重校宣講拾遺序

易曰乾元亨利貞。元者善之長也。亨之通。利之宜。貞之會。皆一元之所生也。由此觀之。善即天之心。歟。然蒼蒼者天也。冥冥者天也。默默者亦天也。天何言哉。天之心何示哉。此心必寄諸善人而播揚之也。噫。善人豈易播揚耶。天故生有智慧有權位者而代宣之。

宣講拾遺一書。體清世宗欽定六諭爲訓。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毋作非爲。此大綱也。而所宣講者。皆證諸實事。誠律世之金圭。警人之木鐸。因果報應。可以補國法之不足。誠符古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旨也。今

周子綏之樂善不倦。凡惜字等等慈善諸會。必勵躬而行。於此書三加意焉。詞句有不諧者。精研而易之。復增入求真指南一篇。俾資世之慕道者有所

皈依。並將此書捐貲翻印。以擴充於世。豈獨補之天心。亦繼有智慧有權位者之續歟。

民國八年歲次己未正月吉日勝蒞弢禪薰沐敬序

增治寒疝虛疝串氣偏方

大蜘蛛

十四個

桂枝尖

三錢

共爲細末用紹酒冲服一日勻

八次服盡輕者一服包好重者二三服即愈此方屢試屢驗不可輕視

宣講拾遺原序

愚才疎學淺。不嫻文辭。適有冷君號德馨者。晤言樂書堂。莊君號跛仙者。手集古人遺事數款。條切身心。病中世俗。欲付棗梨。以資宣講。恨無序語。屬余爲文。以冠其篇。愚思莊君之善心可表。冷君之美意堪嘉。遂不揣譎陋。草砌俚語。謂古來宣揚聖教。講解經文。莫非令人達其詞。通其義。體其理。察其情。可法者。法可戒者。戒也。非即今之宣講一事哉。然所宣講者。聖經賢傳。詞尙文雅。非愚夫愚婦所能知。且設宣講者。家塾黨庠。地關禮法。非愚夫愚婦所得近。曷若茲之採撫前事。演作俚言。一宣而人皆樂聞。不講而人亦必曉。不拘乎地。不擇乎人。不限以時。不滯以禮。宣之而如歌詞曲。講之而如道家常。固較之設學謹教。尤便於家諭而戶曉也。雖有聞聲而醜其妄。觀事而嗤其迂者也。而善者之感發善心。惡者之懲創惡念。何嘗不與聖經賢傳。同一有

關於風化。有補於勸懲也。余用是樂爲弁言以嘉乃事。

時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荷月上旬。偶題於古頓寄居。瀛賓張岸登拜撰。

宣講拾遺自序

嘗觀教化之書歷代不乏。至國朝

聖祖仁皇帝頒行

聖諭十六條。尤爲美備。例於每月朔望日。司鐸率各處紳耆於城鎮誦解。此古讀法之遺意。卽今宣講之由來也。近世所宣講者。有集要一書。就十六條之題目各舉案證以實之。善足勸而惡足懲。行之數年。人心大有轉移之機。攷其書。乃潛江王文選先生所採集也。余心焉慕之。茲又於古今所傳有關教化之事。擇取若干條。仿集要之體。而暢達其義旨。顏

之曰拾遺。亦恐鄉黨鄰里間。有厭集要之古者。爲之一新其聽聞焉。鄙意之所存。僅此。夫何敢同集要之書。遍傳宇內哉。不意宣講諸先生。謬爲賞鑒。懇懇付梓。余深愧言之不文。不堪行遠。特於鐫成之日。書數語以自表云。

時

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仲夏月書。

義都杏林跋上敬錄

宣講拾遺目錄

第一訓孝順父母

至孝成佛即楊一哭墳

堂上活佛

愛女嫌媳附積米奉親

還陽自說附仁慈增壽

逆倫急報

第二訓尊敬長上

賢孫孝祖

勸夫孝祖附逆倫慘報

感親孝祖附體親養育

仁慈格天附賣身養老歌

埋金全兄

賢女化母 惡婿遭譴

第三訓和睦鄉里

忍讓睦鄰

排難解紛

慈虐異報

盛德格天附賣身葬父

天眼難瞞

縱虐前子附五子泣墓

陰惡遭雷

第四訓教訓子孫

異方教子

燕山五桂

教子成名

雙受誥封

訓女良詞

阻善毒兒

天工巧報

第五訓各安生理

思親感神

勸聽宣講

悍婦傳法 附冥案實錄

因果實錄 摘要

譏謗遭譴

南柯大夢 附修真指南

拒淫美報 附戒淫歌種子良方

第六訓毋作非爲

善惡異報

改道呈祥

謀財顯報

陰謀遭譴

悔過愈疾

償討分明

代友完婚

勸盜歸正

雙善橋記

附良方

宣講拾遺首卷

宣講

清世祖章皇帝

聖諭六訓 讀諭生云

- 第一訓。孝順父母。 第二訓。尊敬長上。 第三訓。和睦鄉里。
第四訓。教訓子孫。 第五訓。各安生理。 第六訓。毋作非爲。

引讀賓云恭讀

清聖祖仁皇帝

聖諭廣訓十六條 讀諭生云

- 第一條 敦孝悌以重人倫。 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睦。
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訟爭。 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第五條 尙節儉以惜財用。

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第八條 講法律以徹愚頑。

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爲。

十二條 息誣告以全善良。

十三條 誠匿逃以免株連。

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十五條 聯保甲以弭盜賊。

十六條 解仇忿以重身命。

引贊生云恭誦

文昌帝君蕉窗十則 讀諭生云

一戒淫行。

二戒意惡。

三戒口過。

四戒曠功。

五戒廢字。

六敦人倫。

七淨心地。

八立人品。

九慎交遊。

十廣教化。

引讚生云恭誦

武聖帝君十二戒規 代讀生云

一戒不孝父母。輕慢先靈者同罪。二戒侮慢兒長。兒不友愛弟者同罪。三戒道人過失。自飾已過者同罪。四戒好勇鬥狠。包匿險心深藏不露者同罪。五戒驕傲滿假。固吝良言不開愚昧者同罪。六戒污穢竈君。不敬天地神明同罪。七戒嫖。房慾過度及造淫詞者同罪。八戒賭。遊手好閒及作無益事者同罪。九戒打胎溺女。溺愛子女不教者同罪。十戒食牛犬鯁鱗等肉。並好食山禽水族無故縱火燒山林者同罪。十一戒穢溺字紙。謗聖賢假刀筆者同罪。十二戒唆人爭訟。自好訟者同罪。

引讚生云恭讀

孚佑帝君家規十則 代讀生云

- 一重家長。
- 二整禮儀。
- 三理家規。
- 四勤執業。
- 五節費用。
- 六立內政。
- 七教新婦。
- 八端蒙養。
- 九睦宗族。
- 十正己身。

引讚生云恭讀

竈王神君訓男子六戒 代讀生云

- 一戒不孝父母。
- 二戒不和兄弟。
- 三戒嫖賭溺女。
- 四戒鬪很唆訟。
- 五戒穢污字紙。
- 六戒好談閨閫。

引讚生云恭讀

竈王神君訓女子六戒 代讀生云

- 一戒不孝公婆。
- 二戒不敬丈夫。
- 三戒不和妯娌。
- 四戒打胎溺女。
- 五戒拋棄五穀。
- 六戒艷粧廢字。

引讚生云恭讀

竈王神君新諭十條 代讀生云

一順父母。 二戒淫惡。 三和兄弟。 四信朋友。 五忍口。

六節慾。 七除驕矜。 八息爭訟。 九廣施濟。 十培古墓。

引讚生云恭誦

宣講壇規十條 代讀生云

一壇內安排停妥禮儀潔淨。 一入壇身體潔淨衣冠整齊。 一宣講言語溫文明白暢曉。 一每日黎明即起誦維聖訓格言。 一於訓語虛心體會。不可自作聰明。 一於同人勸善規過不可口是心非。 一於出入進禮退義。不可自矜富貴。 一於師尊禮儀隆重。不可狎侮老成。 一見人婦女。若姊若妹。不可少起邪心。 一於退壇時。靜坐默揣。不可浮言妄動。

引讚生云諭戒壇規誦畢。司講者登臺恭讀 王章

清定學政全書講約事例順治九年頒行六諭臥碑文於直隸各省

欽定六諭文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母作非爲。

順治十六年議准設立鄉約。申明六諭。原以開導愚氓。從前屢行申飭。恐有司視爲故事。應嚴行各直省地方。牧民之官。與父老子弟。實行講究。其六諭原文。本明白易曉。仍據舊本講解。其鄉約正副。不應以土豪僕隸。奸胥蠹役充數。會合鄉人公舉。六十以上。業經告給衣頂。行履無過。德業素著之生員統攝。若無生員。卽以素有德望。六七十歲以上之平民統攝。每遇朔望。申明六諭。並旌別善惡。實行登記簿冊。使之共相

鼓舞。

康熙九年十月十五日。禮部爲欽奉事本年十月初九日奉

上諭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淳良。風俗樸厚。刑罰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世。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捨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良善。萑苻之劫掠時聞。仇忿之殺傷疊見。陷羅法網。刑法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

學。講律法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道。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欽此。欽遵。

禮部頒行

聖王尙德。緩刑。化民成俗。十六條。各直省遵行已久。但百姓良善者固多。犯法者不少。喜爭好訟。奢侈浮華。干犯名義。所在時聞。故立鄉約講說。見得人人有個父母。有個兄長。人倫最重。故第一條。要敦孝弟。以重人倫。父母兄弟之外。更有宗族。雖比父母稍遠。還是一本一脈。流傳下來。須該認得親切。休得待如陌路。故第二條。要篤宗族。以昭雍睦。宗族之外。便有鄉黨。非佑卽鄰。非親卽故。或係父兄同輩。或係宗族姻親。

乖戾不和。定生禍隙。故第三條要和鄉黨以息爭訟。

百姓雖然習業不同。畢竟耕田養蠶。是衣食根本。一處荒田。卽缺了一處米。一處蠶荒。便缺了一處絲。故第四條。要重農桑以足衣食。

又怕豐衣足食。看得錢財輕了。濫費濫用。來處甚難。去處甚易。故第五條。要尙節儉以惜財用。

財用有了。讀書俊秀之人。逞着乖巧。不守正道。狂蕩無禮。士習漸壞。故第六條。要隆學校以端士習。

聰明之人。誰不至流入下賤。喪身敗家。然或好異取新。把聖賢正論。視爲迂闊。甘心左道。惑世誣民。最爲可恨。故第七條。要黜異端以崇正學。

明曉之人。胸中知有法度。不去犯他。至若愚頑一種。不知法律是怎麼樣。誤蹈陷阱。故第八條。要講法律以儆愚頑。

國家法律不得已而用。若能人人依禮。事事謙恭。心氣自然和平。風俗自然淳厚。就是法律也犯不着。故第九條要明禮讓以厚風俗。

士農工商各有生理。人人有應作的本業。苦捨了本業。卻去分外貪圖。妄謀利欲。志向不定。以將本業拋荒。就爲游手好閒之徒。故第十條要務本業以定民志。

自己作定一業。若不教訓子弟。恐其不守本分。爲非作歹。爲父兄的須要訓誨。或讀書。或工藝。自有本分事業。不可非爲。故第十一條要教子弟以禁爲非。

若能照前邊幾條作去。就是良善的百姓。誠恐地方刁棍。生出事端。妄扳捏告。拖累破家。故第十二條要息誣告以全善良。百姓雖不去爲非作歹。常有意外事情。株連牽害。卽如逃人一項。無辜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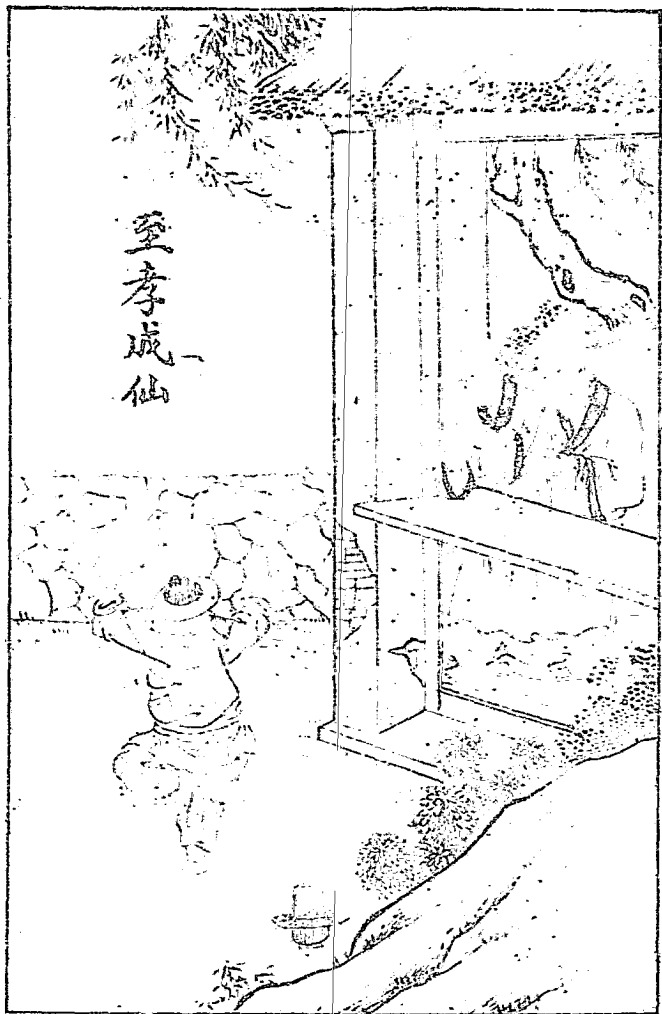
累。籍沒流徙一時不愼。追悔何及。故第十三條要戒匿逃。以免株連。百姓種了國家田土。收了籽粒。應納錢糧。自該依時輸將。何待有司徵比。不徒累及有司考成。自己還要加倍費錢受苦。故第十四條要完錢糧。以省催科。

功令最重盜案。一處失盜。貽害不淺。只因好歹混雜。難以稽查。若百姓自相團結。互相覺察。盜從何生。故第十五條要聯保甲。以弭盜賊。

人幸生蕩蕩平平的世界。與父母妻子完聚歡樂。豈不快活。便須愛惜身命。不可輕生造孽。以致家破人離。卽有冤對。亟宜消釋。何況小忿。故第十六條要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十六條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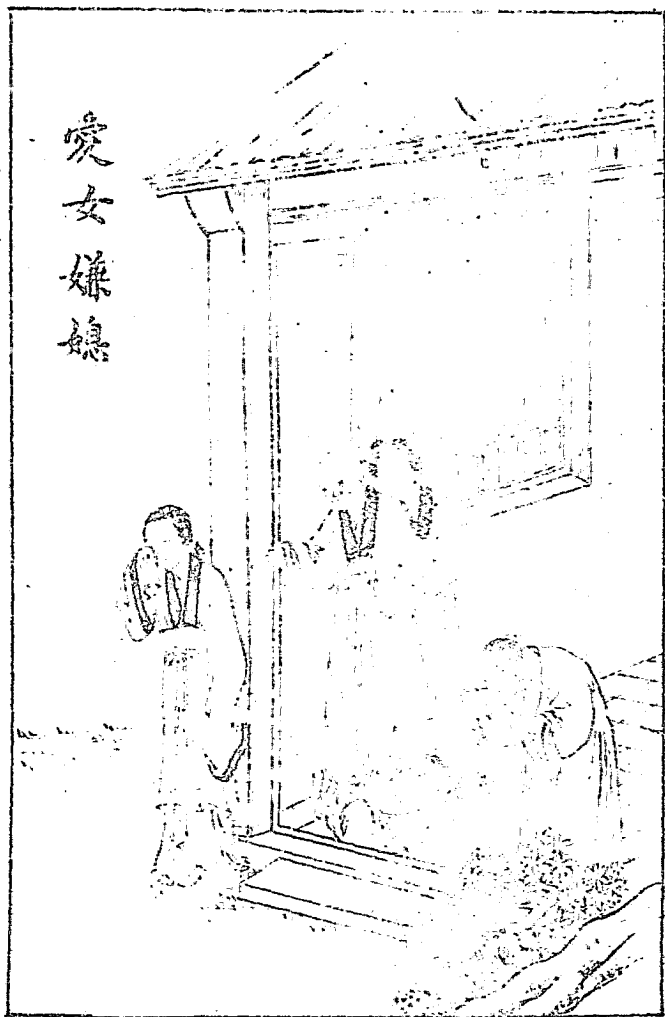
國家志願。要天下太平。百姓安樂的意思。所以設此條。通行各省。勸化我輩。俱要遵依悔悟。共承 王化可也。

至孝成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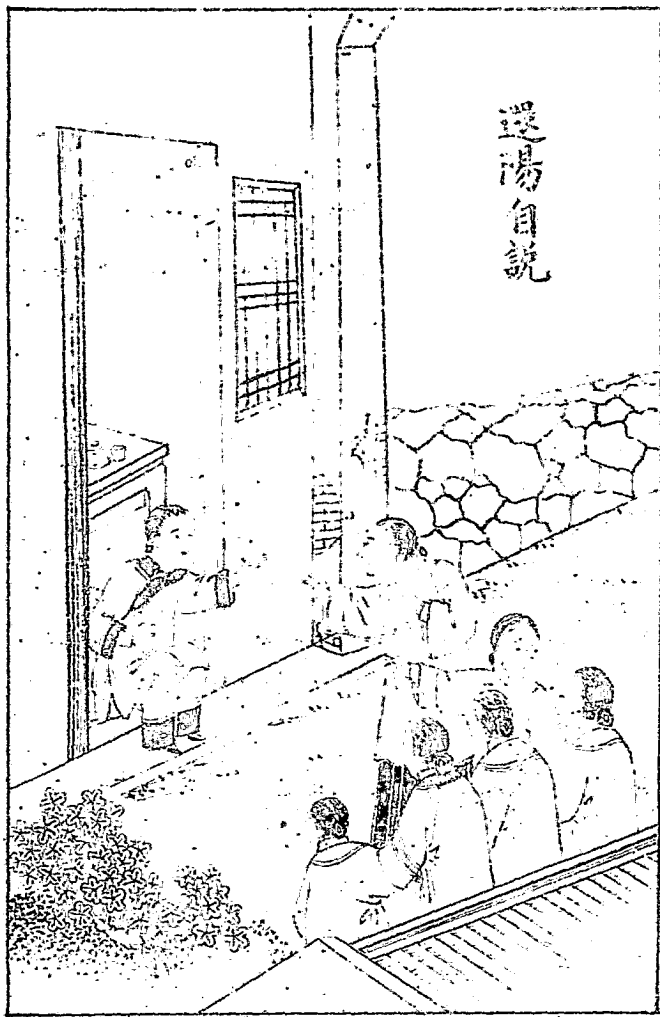




愛女嫌媳



還陽自說



聖諭六訓解

第一訓孝順父母

聖諭云。如何是孝順父母。人生在世。無論貴賤貧富。那個身子不是父母生的。衆人各各回頭思想。當日父母未生你時節。你身子在何處。可是在父母身上做一塊。不是你身與父母身。原是一塊肉。一口氣。一點血精。如何把你父母看做是兩個。且說你父母如何生養你來。十個月懷你在胎中。十病九死。三年抱你在懷中。萬苦千辛。擔了許多驚恐。受了許多劬勞。冷煖也失錯。不得。飢飽也失錯。不得。但稍有些病痛。不怨兒子難養。反怨自己失錯。恨不得將身替代。未曾吃飯。先怕兒飢。未曾穿衣。先怕兒寒。盼得稍長。便延師教訓。盼得成人。便定親婚娶。教你做人。教你勤謹。望你興家立業。望你讀書光顯。那曾一刻放下。若教得幾分像人。便不勝歡喜。若不聽教訓。父母便一生

無靠。死也不瞑目。死也割不斷。父母這等樣心腸待兒子。看來今日這個身子。分明是父母活活分下來的。今日這個性命。分明是父母時時刻刻養起來的。今日這個知覺。分明是父母心心念念教出來的。滿身一毛一髮。無不是父母之恩。爲子的。當從頭思想如何報得。及到你的身子日長一日。父母的身子日老一日了。若不及時孝順。終天之恨如何解得。我看今世上人將父母生養他。恰似當該的。所以不能孝順。豈知慈烏也曉得反哺。羔羊也曉得跪乳。你們都是個人。反不如那禽獸。可嘆可嘆。今人不孝順的事也多端。且只就眼前與你們說。假如父母要一件東西。值甚麼緊。就生個吝惜的心。不肯與他。父母吩咐一樁事。沒甚難幹。就生一個推托的心。不肯從他。奉承有勢利的人無所不至。就是被別人罵別人打。也有甘心忍受的。只自己父母罵了一句。就生一個嗔恨的心。反眼相看。又有一等人。背了父母。只愛自

己的妻妾。丟了父母。只痛自己的兒女。自己兒女死了。號天動地哭斷肝腸。爹娘死了。哭也不慟。還有假哭的。若是六七十歲。八九十歲死了。反以爲當然。何不將你愛妻妾的念頭。痛兒女的念頭。奉承勢利的念頭。回想一想。此真是豺狼畜生。天不容地不載。生必遭橫禍。死必入地獄。我今勸你們衆人。快快要孝順父母。孝順也不難。只有兩件事。第一件。要安父母的心。第二件。要養父母的身。如何是安父母的心。你平日在家裏行好事。做好人。不撞禍。莫告狀。一家安樂。父母豈不快活。教你妻妾。教你兒孫。大家柔聲下氣。小心奉承。莫要違拗。莫要觸犯。父母上面有祖父祖母。也要體父母的心。如親爹親娘一般。父母身邊有兄弟有姊妹。也要體父母的心。須加意看待。使父母在一日。寬懷一日。這便是安父母的心。如何是養父母的身。隨你的力量。儘你的家私。飢則奉食。寒則奉衣。早晚好生慇懃。遇時節作慶拜。遇生

辰作祝賀。有事替他代勞。有症病請醫調治。這便是養父母的身。倘或父母有不是處。湏要婉詞幾諫。使父母心中悔悟。不致得罪鄉黨親戚。父母或不喜我。至於惱怒。又要和顏悅色。不可粗言盛氣。以致激怒。或父母平時交游之人。請來勸解。務使父母回心。萬一天年告終。盡心竭力。以禮殯殮。不可丟在古寺。淹棄不葬。四時八節依時祭祀。這都是孝順的事。今人不能孝順的。又有一個病根。他說道我本要孝順。怎奈父母不愛我。此越發差了。剛纔與你們說。此身原是父母的兒子。與父母論不得是非。父母即如天地一般。春來發生。也由得天。秋來下霜。也由得天。父母生出來身子。好也由得父母。歹也由得父母。說甚麼長短。所以古人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今世上有一等極愚極蠢的人。也曉得敬神拜佛。也曉得供養菩薩。却不曉得家中有個老爹老娘。就是活佛活神活菩薩。若有發心奉養父母。虛空神明。默默護佑。十

分靈應。此是實話。况我亦有兒子。我若不孝順父母。我的兒子亦決不肯孝順我了。古人說得好。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但看簷前水。點點不差移。這箇報應。斷然不爽。

凡聽講演。切勿喧譁。男左女右。不可混雜。品行端正。

氣象靜雅。其中情理。細心省察。引證各案。謹記心下。

遇愚當講。逢人勸化。循環報應。絲毫無差。惡者當戒。

善者宜法。切勿毀謗。心除馭雜。身體力行。福祿必加。

國家設立宣講。原爲維持風化。第一訓。先教你孝敬爹媽。恐百姓不體會。親恩浩大。始終情誼。細聽根芽。懷十月乳三年。尿管浸酒。操悴心護佑兒痘疹關煞。教言行。教知覺。延師訓化。至弱冠請媒妁。完婚成家。父母恩如天高。真乃不假。體此情事父母。孝敬宜加。論孝順不在與吃穿講話。只要你存

誠心。念念無差。第一要。安親心。守身爲大。須當要。理正業。勿犯國法。凡處世。體禮義。莫行詭詐。或是耕。或是讀。修身齊家。更還要。體親情。兄弟和睦。切莫要。聽妻言。心生馭雜。父母前。須和顏。柔聲講話。令父母。心常樂。孝順堪嘉。

至孝成仙

即楊一哭墳

人生莫重於敦倫。敦倫莫先於盡孝。蓋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撮髮難屬。即竭力盡心。難報於萬一。深體其情。須當及早盡孝。惜乎父母日老一日矣。若孝心不篤。稍有遲悞。及親歿之後。卽哭泣至哀。晨昏設薦。有何益哉。今說一個貧窮能養父母的。大衆請聽。武進縣圩橋。有一貧人。名叫楊一。善事父母。他父患半身不遂。他母又患半邊風。雙親舉動不便。楊一般勤服事。家道素貧。往常在外與人傭工。自從父母得病。就在家服事。不忍離親。每日出外討飯。鄉鄰皆喜他誠孝。也有與他酒肉的。也有與他饅飯的。就是自己餓的要死。

都不敢先嘗。攜回烹熟。和顏悅色。捧至親前。跪進父母。父母年老耳聾。問他吃飯否。他就跪在地下。鼓起肚腹。雙手拍着。高聲說道。我吃飽了的。待父母食餘。然後纔敢自食。若無餘。便以藜藿充飢。又想父母患此流連之病。心中必不暢快。乃求同里住的先生。作勸親歌三首。每逢飯時。歌舞以悅父母之心。第一章言勸父母。請喝酒。美酒兒真可口。今日吃了。明日有。世事且丟。嘆人生。光陰不久。恰似輕鷗水上浮。得過且過。說甚麼。金銀百斗。富貴封侯。一朝斷了一口氣。空與兒孫作馬牛。到不如崔洞中。旁我袖手。落得過快樂無憂。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勸父母請喝酒。二章曰勸父母。請吃菜。蔬菜兒真可愛。今日吃了明日買。世事撇開。嘆人生。光陰難在。水流東向不回來。得過且過。說甚麼嘉穀美味。窮極山海珍羞。席上喜開懷。幾個奢華家不敗。到不如巖洞中。野香新脆。饗得過。把素吃齋。喝酒不吃菜。醉了就莫怪。勸父母請吃

菜。第三章在地下舞跳歌曰。爹飯也不多。娘飯也不多。爹娘不吃奈若何。聽兒唱個勸親歌。拍巴掌。打大鑼。吹喇叭。笑呵呵。學一個匍匐娃兒栽下井。學一個王祥冰上仰天臥。爹娘不笑。兒要哭。你看我。竹馬兒跑過三間屋。馬兒兇。脚不穩。跳子獅子地下滾。叫聲爹。喊聲媽。多吃兩碗罷。打的是。斑竹兩塊。賽得過。三弦琵琶。講如是者十年。毫無倦色。鄰人見他純孝。要請他作長工。掙些錢文奉養父母。楊一說。我父母出入要人扶持。舉動要人事奉。叫我怎能忍心離親去幫他人。鄰人聽得此言。也不強勸。楊一仍然乞討。至誠至孝。一毫不衰。誰料父母病症漸漸沉重。一日父喚楊一近前說。宣我時纔。在病床。昏沉閉眼。有二位青衣童。到我面前。他說我。與你母。陽壽近限。要接我。老夫婦同登西天。就教我。及早死。心中情願。也免得。窮命兒。辛苦牽連。我死後。兒只可。草草葬殮。切不可。况費心。分外作難。還望兒。學好人。守貧正幹。我縱死。在

九泉心也安然。講正講話間。氣息微細。楊一卽喊父呀父呀。叫連數聲。不聽回音。竟至瞑目。楊一見父氣絕。不由大哭。宣見爹爹氣已絕。呼之不應。嚇的我真魂魄。走了幾分。哭聲爹歸陰府。悲聲大震。父與兒兩離分。如刀割心。父今日把爲兒。諄諄教訓。教爲兒立志向守窮安貧。父囑言俱都是善德正論。無非是望兒曹學做好人。還囑兒把尸靈草草葬隱。但恐兒作盡難。格外費心。言未畢。霎時間。父歸幽冥。千萬聲喊不應。父親回音。只哭的血淚流。悲哀難禁。聽母親喚一聲。又吃一驚。講楊一正在慟哭。他母親叫道。楊一快來。娘這陣心中難過得很。要與你父一路同行。話猶未畢。其母又歸大夢。楊一意欲裝裹。怎奈分文無有。遂將自己所穿長衣脫下。盡與父母穿上。跪守尸靈。一陣慟哭。宣適纔間。父瞑目大哭一陣。忽聽得母親叫。又着一驚。兒只說。父親死。母猶萬幸。不料得父未葬。母又歸陰。爲甚麼不肖兒。這樣苦命。莫非是。

閻王爺。錯勾陽魂。願爹娘。活百歲。長把孝盡。坐巖洞。兒討口。死也甘心。從今後。兒唱歌。承誰聽。欣兒再去。把飯討。誰守洞門。慢說道。討酒飯。再難承。順縱然有。肥甘味。爹娘不吞。憐爹娘。一生苦。又貧又困。戰兢兢。歸陰府。誰扶親身。願父母。在冥途。等兒一陣。不孝兒。扶爹娘。同路歸陰。講楊一守着尸靈。哭聲震地。驚動左右鄰人。齊來看望。見楊一身穿一件爛汗衣。面色黃瘦。哭的要死。隣人無不下淚。衆人憫念他貧苦盡孝。各出錢文。代買棺木二副。又施陰地一穴。各命僱工。抬柩安葬。楊一百叩答謝。衆隣各自歸家。正值殘冬天氣。楊一赤身露宿墳旁。與他爹娘作伴。想起爹娘年老身病。舉動不便。死在冥府。無人扶持。不由慟哭。宣不肖兒。守墳臺。珠淚滾滾。也不知。二爹娘。安不安甯。這幾日。爹要茶。誰人承敬。娘要湯。那一個。前去應承。二爹娘。在冥府。安寓何境。不肖兒不能夠去問一聲。手捶胸脚蹬地。嚎啕難禁。想父母養育恩如。

箭穿心。我爹娘生下兒。破裙裹定。何曾說家貧窮。把兒賤輕。每日裏三度乳。小心謹慎。不是抱就是措。費盡苦心。兒屎尿不嫌臭。用手洗淨。兒有病就埋怨。自不小心。寒冷日破衣衾。將兒圍穩。炎熱天無羅帳。用手捕蚊。親扶兒受過了。十磨九困。兒成人親受了。萬苦千辛。想那年殘冬時年荒飢饉。父與母措起兒。乞討鄉隣。身無衣。風透骨。寒冷難忍。真可憐。天降下大雪滿門。家僅存碗半米。遭此苦困。每一頓羹一撮。盡與兒吞。憐爹娘。只餓的腹鳴腸滾。三天整。一顆米。未曾粘唇。想此等海深恩。何日報盡。二爹娘。好不該。同路歸陰。不肖兒。自思想。未曾孝敬。父與母。辛苦情。未報毫分。怎教我。不啼哭。淚如雨滾。卽轉生難忘我父母之恩。講楊一在此墳前。日夜慟哭。左右隣人齊來勸曰。你在父母面前。生能承順。歿又盡哀。孝心算已盡了。况親旣歿。徒嘆何益。不若請你去做工。後來也有出頭之期。楊一跪地曰。想我父母。獨葬荒野。我

怎忍心遠離。我要守墓三載。與我父母作伴。衆人看他不肯離親。各命雇工。送些竹木草棒。立起一座茅屋。把與楊一居住。楊一每日討些飯來。必先擺列墓前。供養了父母。然後方肯自吃。三年服將滿時。墳旁土泥。忽然堆起。如墳冒狀。楊一將土扒開。乃是一穴白銀。上列天賜孝子楊一六字。楊一見之。仰天慟哭。血迸迸出。宜老天爺。有福祿。何不早降。可憐我。到如今。父母雙亡。想父母一生苦無好奉養。每日裏。討飯來。供養高堂。難道說。親受苦。我獨安享。九泉下。又如何。對我爹娘。想從前。我父母。臥病床上。有一回。茶不思。粒米不嘗。叫一聲。楊一兒。去到市上。買半斤新鮮物。熬口濃湯。一聽說。想喝湯。急忙趕場。可憐我無分文。空自着忙。走到那屠棹邊。光眼看望。轉身時。在路途。哭喊上蒼。貧窮兒。半筋肉。不能供養。虛負我。二爹娘。望穿眼眶。到如今。這件事。不堪回想。一提起。心難過。如刀斷腸。這時候。要銀錢。作何用項。只好是濟。

貧苦散與同鄉。講鄰人見他得財思親。哭的兩眼流血。見者無不垂淚。感嘆。楊一拭淚喊道。鄉間貧乏之家。凡有父母無所養者。都來領銀養親。頃刻衆人來到。楊一遂跪地囑曰。宣貧楊一跪流平。不禁淚淋。尊一聲。衆鄉隣。細聽我云。不可說。貧窮人。不常孝順。想窮人。盤養兒。更費苦辛。吃沒吃。穿沒穿。度用飢饉。下苦力。掙得來。儘與兒吞。竈自己。受凍餓。從不怨恨。只操的心血碎。養兒成人。竟有那。不肖子。不思報本。更還有。怨父母。不置毫分。此等人。真乃是。天良喪盡。想你身。從何來。怎麼成人。又有說。貧窮人。講甚孝順。待後來。發了財。再報親恩。說此話。真乃是。見淺性蠢。難道說。不發家。不要雙親。細體情。父母前。早把心盡。奈父母。年高邁。能享幾春。試看我。父母在。難盡子分。既得財。想盡孝。父母不存。天賜我。這金銀。本當承認。父母歿。我獨享。實不忍心。我今日。將金銀。分散與恁。各自要攜回家。供養雙親。講頃刻之間。將一穴銀子。

分散已盡。楊一仍然乞討。彼時那些富貴鄰家議起。每日輪流與他送飯。楊一時時啼哭。飲食漸漸減少。又過月餘。隣境有一人。名叫徐道之。病入陰司。站立丹墀下面。見一位穿紫袍的官員。飛報上說。楊孝子到了。閻君吩咐擺列香案。鼓樂相迎。來到丹墀下面。有一童子手捧仙衣。請其更換。徐道之在旁。見是楊一。上前求他查己陽壽。該盡否。楊一說。我父母死時。多蒙你們出錢安葬。我當盡心與你問明。言畢。楊一上殿。閻君尊之上坐。曰。久仰孝行。今日迎駕到此。都是玉皇有旨宣召。非我地府所敢驚動也。楊一說。我生平無大孝。但不敢忤逆是了。遂問及徐道之的陽壽。閻君命判官展簿查驗。判官回稟曰。還有一年。楊一出殿。與徐道之說明。遂又復轉進殿。頃刻之間。上方功曹來接。閻君又備仙鶴仙獸。鼓樂香花護送。楊一拱手而別。徐道之見楊一去後。頃刻還陽。心中憂疑不定。即命人去看楊一死活。眷屬皆問其故。

道之將楊一成仙之事。一一訴明。衆人驚訝。即命人去看楊一。已死多時了。鄉人聞知齊來幫助。將楊一從厚安葬。徐道之果至一年而死。衆位從這一案思忖。楊一在生貧窮。能盡孝道。死後位列上仙。名留黃卷。永垂不朽。何等榮耀。怎奈世間有等富貴人家。還不肯孝順父母。自思人道豈無虧乎。奉勸衆位。都可以楊一爲法。無論富貴貧賤。俱要隨力隨分。以全孝順分量。方於人道無虧。

◎堂上活佛◎

諺有之曰。在家孝父母。勝似遠燒香。嘆今世之愚夫。只知南北朝山。不知家有父母。就是活佛二尊。若不誠心孝敬。即步山涉水。到處朝拜。有何益哉。今舉一案以作證明。山西太原府。一人名楊黼。父早逝。母親胡氏在堂。有田五十餘畝。楊黼在家耕種。怎奈事奉母親。少有恭敬。衣食之間。雖然無缺。究竟

無有順從。胡氏只得忍耐度日。因此孝道有虧。種田多不遂意。每年間。別人田有水。他的就乾了。別人秧苗好。他的多不長。別人穀子好。他的不是蟲咬。就是抽白。所以每年莊稼。僅可餬口。楊黼不思己過。反怨命不如人。因此終日憂悶。一心要學長生。怎奈無有法門。一日忽聞四川有無際大士。就要別家相從。歸告於母。胡氏言道。兒此言差矣。曾不聞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你父早喪。爲娘只生你一人。並無兄弟。若是身往他方。丟下爲娘在家。誰來事奉。況爾此去。無非求個長生。不思自古仙佛。皆由孝子而成的。當日釋迦佛。割股奉親。受盡十難。纔成一尊佛祖。觀音大士。舍手眼以盡孝。又兼火焚斬絞。歷盡辛苦。方成一尊菩薩。目連和尚。十八層地獄尋母。始成一位地藏王。今我兒。別母而學長生。孝心何在。其母枉說這片言語。楊黼那裏肯聽。遂辭母而往。行了數日。中途遇一道長。手持塵拂。端坐路旁。開口唱道。宣舉目視。

大千界。福福禍禍。皆由於世上人。善善惡惡。不責備。自作爲。錯錯過過。反怨命。不如人。奈奈何何。從不體。父母恩。層層數數。有幾個。盡孝心。實實確確。不責已。不勤儉。懶懶惰惰。反怨親。肯曠罵。落落梭梭。親手足。分甚麼。你你我我。些須物。相爭論。訊訊訶訶。全不念。骨肉情。弟弟哥哥。有口角。反要論。弱弱強強。婦女們。愛打扮。花花朶朶。何曾見。孝敬他。公公婆婆。些小事。胡亂打。家家伙伙。從不講。妯娌情。睦睦和和。害人的。三五個。打打夥夥。吃人的。酒與肉。笑呵呵。狠心人。外假裝。痴痴僕僕。富貴家。積財穀。刻刻薄薄。不積德。只顧己。安安坐坐。到衰老。定然受。奔奔波波。更有等。設機謀。騙磨磨。子而孫。必折到。落落箔箔。到不如。守本分。穩穩妥妥。不管閒。不惹非。快快活活。閒暇時。講善言。談談坐坐。或是耕。或是讀。安安樂樂。講楊黼聽了一陣。想這道人的話。甚是稀奇。因上前問道。老禪師那裏而來。道長曰。來時原有意。又問那裏而

去。道長曰。去後本無心。又問若大年紀。道長曰。學就長生法。又問等候何人。道長曰。專等迷路人。楊黼見他對答甚奇。又問道。禪師修煉多年。可知蜀川無際大士否。道長曰。問他則甚。楊黼說。特去學長生不老。道長說。長生自有長生法。不老自有不老丹。此事須當求佛祖。何待辛苦往蜀川。楊黼說。佛在西天。如何見得。道長說。只要有誠心。求見何難。楊黼聽之。卽跪懇指示。道長說。你回家。見有反披衣倒穿鞋者。即是佛。切勿當面錯過。楊黼想道。這道人像有些神通。待我放下包袱。問個明白。不意包袱放下。那道長忽然不見。楊黼沉晤片時。知是神靈指點。就遵其言。遂轉身而回。路途之中。便走便想。反披衣倒穿鞋。卽是佛。又說回家得見不知何故。至家時已過半夜。母親胡氏正在牀上。思念楊黼。忽聽叫門心甚喜。誤將衣反披。倒穿鞋而出。楊黼一見。方悟佛祖就是母親。遂放聲大哭。母問其故。楊黼將路遇道長。細說一

遍。自此以後。朝夕奉母。實則盡心竭力。耕田甚是發憤。怎奈失足已久。悔心太遲。不上一年。母親身得重病。楊黼事奉甚是殷勤。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片刻不離左右。真是忘食廢寢。病至數日亡故。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每日傷痛之情。哭泣之哀。不可勝記。三年之內。未嘗食葷。一日宅近演戲。唱的丁蘭刻木。楊黼一見悚動於心。想道。古人尚且刻木供養。我於今不如出外訪查。若有像我母親的模樣的。出錢買回。一則母雖死而猶生。二則可以展我孝心。於是將田佃了。出外年餘。游走四方。並無遇着像母親模樣的。走的人困錢乏。不得下場。只得叫化回家。楊黼身雖回家。到底心願未了。日夜啼哭。不覺形容枯槁。命在旦夕。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一日坐門前。忽然來個叫化老婆。楊黼舉目觀看。活像母親一般。正中心意。忽然病體已好大半。忙上前尊聲母親呀。兒已訪了年餘。如今方得相會。叫化婆道。

我非你母。何得無禮。楊舖將買母供養事。說了一遍。叫化婆道。這事我不應允。我討口窮慣了的。乘之性情不好。楊舖再三哀求。叫化婆勉強應允。說道好道好。不知接我到家如何事奉。楊舖說。要問兒的事奉。母親聽講。宣母應允。兒心中喜之不了。把事奉對母親細說根苗。兒迎母到家下。時刻盡道。把你老當生母一樣服勞。坐着吃。坐着穿。隨母所要。有事務。兒料理莫把心操。若有些不遂意。望母指教。或是打。或是罵。不敢心焦。講母曰。這些都不講。我且問你。大凡年老之人。冬來最是怕冷。你到冬天如何事奉我呢。宣到冬天。母怕冷。兒燒火烤。再不然。買一件。羔兒皮襖。縫一頂。布風帽。把臉遮倒。做一雙。毡底鞋。內放狗毛。綿夾褲。箱子內。還有一套。小緊身。不要大恰把身包。牀鋪冷。兒煖溫。母再睡覺。若不然。銅火爐。先烘被條。母睡後。兒再把。四角紮倒。若夜起。執木桶。以便代勞。窗戶眼。用綿紙一槩糊了。床上草。軟軟填。以厚爲

高。講冬天是這樣到好。我想年老人。到夏天怕熱。你到夏天。如何事奉我呢。宣到夏來。受暑熱。涼快天少。兒在家。早晚間。來把扇搖。麻布衫。小汗衣。縫上兩套。隔二天。又換洗。決不憚勞。到晚來。兒與母燒水洗澡。在月下去乘涼。閒坐一宵。兒進房。把蚊蟲預先打了。用濕帕。抹涼蓆。熱氣頓消。拏一把蒲草扇。牀邊放倒。母睡去。得安然不受煎熬。講夏天這樣到好。我又問你。古人事親。皆定晨省。你到晚來。如何事奉我呢。宣到晚來。年老人瞌睡必少。辦酒菜。伴母親。常把夜消。母要睡。兒進房。先把燈照。移棍棒。防母跌。踢著心焦。便桶內。若滿了。忙拏去倒。安板凳。要穩當。怕把腳敲。牀鋪上。整頓過。又把地掃。收拾得。停停妥。不敢潦草。請母親。進房來。把衣脫了。母睡下。兒親手來。蓋被條。講

夜晚如此到好。不知清晨又待如何。宣清晨時。兒早起。把門開了。急忙到床面前。親近年高。問一聲兒的母。今夜安好。有瞌睡。無瞌睡。怎過通宵。或虱子。

或臭蟲咬也不咬。冷不冷。煖不煖。心焦不焦。這時候。天方亮。起來尙早。待等兒進廚房。去把茶燒。講早晨夜晚都好。但不知事奉飲食如何。宣論飲食。兒也曾頗頗知曉。總要問。母所喜。辦不辭勞。年老人吃飲食。不在多少。鹹與淡。要均勻。口味宜調。白米飯。軟軟蒸。莫太硬了。新鮮菜。香油煎。切莫過焦。人到七十歲。非肉不飽。早晚間。把葷菜。常將湯熬。清晨起。打雞蛋。開水沖到。閒暇時。推豆腐。多辦海椒。講飲食這樣到好。但不知我若有病。你可怎麼事奉。宣母有病。兒時刻。憂心不了。急忙去。請良醫。來把病療。不敢說。年老人。不關緊要。親自去。檢藥回。漫漫煎熬。甜與苦。兒須要。先嘗一道。雙手捧。母面前。冷熱相調。倘若是。藥罔效。病不能好。兒又到。神龕前。勤把香燒。願祖宗。與聖神。默默相保。又許願。行善事。災殃必消。若不然。減己算。益親壽。考須要。祈病痊。愈。免兒悲號。講有病到能盡道。不知我死後。又怎麼殮殮。宣母若死。卽把兒。

三魂嚇弔。製衣衾與棺槨。從厚爲高。決不去開大奠。又散曹孝。還須要。盡其哀。日夜嚙陶。砌墳塋。將棺木。用土築飽。請石工。立碑記。又把墳包。三年內吃素菜。酒肉忌了。逢生忌。與佳節。祭奠忘勞。講叫化婆說。事奉件件都好。但有一事。我到你家。事事要依我吩咐。不然便去。楊黼道。兒凡事聽從。於是迎到家中。拜爲母親。孝順果是真誠。母命楊黼。仍然取田耕種。是年二月清明。人泡種。楊黼請命於母。母曰。四月泡種不遲。誰知是年先旱。五月端陽纔漲水。別人秧苗過節。楊黼的秧苗。恰好該栽。因得全收。穀價亦高。母命除下吃費。餘皆賑濟孤貧。又一年三月清明。母命二月中旬下種。誰知是年又是尾旱。田正乾時。楊黼的穀已熟了。因此屢年莊稼。比從前強過十倍。年年有餘積。凡一切善事。皆命楊黼行之。且說崇禎新主登基。命各府州縣。獻報祥瑞。時楊黼田中。穀子盡出雙禾。母曰。此乃祥瑞。吾兒好事到了。命黼將雙禾報

官。官卽呈奏新主。羣臣奏道。穀生雙禾。乃是祥瑞。定主國泰民安。新主甚喜。遂選楊黼上殿問道。爾有何功德。雙禾生在爾家。楊黼將買母供養事奏上。新主龍心大喜。在家能爲孝子。在國定爲忠臣。遂恩賜翰林。賜御酒一罇。歸家祭祖。縣官治民有功。陞爲知府。楊黼衣錦回家。不見母親。不勝傷痛。卽製酒醴祭祖畢。遂收拾出外尋母。方出門。來位道長言道。大人那里去。楊黼說。出外尋母。道長說。可認得吾否。楊黼舉目細觀。但見此道。鶴髮童顏。有出塵飄然若仙之像。心甚愛之。遂答道。萍水相逢。未識尊顏。道長說。吾卽無際大士。從前大人棄母訪吾時。孝道有虧。特在路途指示。前所遇之道卽吾也。後欲買母供養。吾化一貧婆到家。拮据數年。使大人身勞貴顯。前所奉之母。亦吾也。今日孝道已全。孝德已彰。功程圓滿。了卻塵緣。楊黼如夢初醒。於是長跪請教。無際授法而去。後楊黼享壽八十。誦偈化身。頭頂熱氣如火。須臾紅

光衝出而逝。人以爲出神故也。

愛女嫌媳

附積米奉親

諺有之曰。世間有四痴。何爲四痴。愛女嫌媳一也。不敬師範二也。地不勤耕三也。疏親近友四也。此四者。大抵皆人情所易犯耳。弗思愛女嫌媳。終靠何人事奉。不敬師範。子姪功名何望。地不勤耕。五穀焉能昌茂。疏親近友。急難何人幫助。一痴尙且不可。何況四痴乎。吾今專把第一痴講來。諸位請聽。昔漢時四川德陽縣進士。名姜文進。妻陳氏。夫婦中年無子。文進廣行善事。方便多端。至四十二歲時。得一子。取名姜詩。後又得一女。名喚邱姑。姜詩漸長成人。十七歲身已入庠。娶龐府之女。名三春爲妻。三春天性賢淑。孝德兼全。文進甚喜。過門年餘。生一子。乳名安安。但說陳氏性情偏僻。素不敬夫。又加邱姑刁峻。看三春如蒿。視邱姑如玉。文進觀之。心中不悅。屢次誠諭不聽。反

加惡言抵觸。一日文進氣鬱成疾。自覺不久於人世。把妻與女喚到榻前。囑曰。宣先叫聲陳氏妻。識見太淺。囑咐你幾句話。牢記心間。龐氏媳。萬不可看作下賤。有過錯從容訓。莫出惡言。也未曾把他看薄了怎知道自己女姣生慣養。到婆家受嫌賤。你心可安。強壯時見媳婦。心中惡厭。到衰老。靠何人事奉牀前。我女兒何必用他親生女出了閨婆家。教管怎能夠。常事奉在你身邊。偶得疾。臥牙牀。不能動轉。到那時。離媳婦。舉動艱難。依你說來無媳婦的可該死了不怕你心性傲。不聽解勸。你將來。要有時後悔遲延。講陳氏曰。聽倒了。就該說幾道文。進看妻不聽解勸。長嘆一聲。邱姑近前。宣呼一聲。蠢丫頭。真乃愚見。把哥嫂看得輕。所爲那般。你將來是個客。能住幾載。你母親年已邁。能活幾年。出了閨。全仗著哥嫂請看。情義疏來往。有甚香甜。我不與這門親。似水源。萬刀難斷。離情話。切不可吐出口邊。人不到危難處。不想親眷。倘困苦。望哥嫂把你請搬。若醒

悟哥嫂前和顏宛轉。有過錯。代遮攔。勿向娘談。講邱姑曰。哥嫂過錯甚多。是那次向俺娘說過麼。你老人家。真把媳婦。看如金礮。遂即他往。把文進閃的無趣。又長嘆一聲。把兒媳喚到吩咐。宣爲父的。喚爾等。不因別件。我自覺。這病症難以保全。媳曰不必父尊多心服劑藥就好了設不幸。我心中別無掛念。所憂的。你母親。心性太偏。父尊莫怨我母親心偏只因兒媳孝心未純耳任憑他。怎潑薑。心強志短。恁只管。盡孝心意。憑青天。世問無不是的父母兒豈敢不盡孝你妹子。不省事。忍耐婉轉。他將來。是個客。能住幾年。兒記下了。好安養你老病症不必以不好媳爲慮又呼姜詩。兒呀你的妻。克孝道。受此嫌賤。切不可學你母。性情一般。在堂上。凡事情。隨母心願。暗室中。妻面前。多盡好言。孝心純。感的他。心回意轉。恁夫婦。纔算得。孝德雙全。但願爾。家和順。子孫昌。然我縱死。九泉下。心也長安。講姜詩曰。兒敬尊父命。自此病症沉重。姜詩夫婦。更加虔心事奉。衣不解帶。湯藥親嘗。文進想起妻女不聽教訓。心中惱怒。

一陣惡氣攻心。竟至瞑目。姜詩夫婦。泣血稽顙。陳氏母女。並不過慚。把文進安葬以後。家業漸漸凋零。陳氏母女。自此也無人管束。更加兇惡。屢把三春打罵。三春並無怨言。一日陳氏得病。臥牀不起。服藥不效。三春無奈。向後院焚香許愿。把已壽加於婆母一紀。邱姑見之。反說他咒娘死之太遲。卽對娘墊害曰。宣邱姑女見母親。兩淚梭梭。把心腹屈情話。細向娘說。有話但講何妨何必悲啼父親在。俺哥嫂。猶還則可。至如今。把咱們。看得太薄。好飲食。私自吃。背著你我。只管他。妻合子。飽暖安樂。我嫂嫂。對隣舍。屢把娘數。騙假話。屈枉我。對俺哥學。我哥哥。聽信他。多嫌與我。他還說。娘病症。花錢太多。在後院。焚香燭。親眼見過。他在後院焚香爲何他咒恨老母親。要死不活。講陳氏聽之。惱怒。卽把姜詩喚到堂前大罵。宣罵姜詩。狗賤才。天良喪盡。好不該。聽妻言。薄待老娘。慣你妻。逞潑蠻。屢次犯上。並未曾誠一言。忤逆同行。龐三春。在後院。焚香祝上。咒老

娘死太遲。速見閨王。你妹妹親眼見。纔對我講。不理料你少娘總不停當。講姜詩口稱母親。正在病間。不必過怒。兒與娘出氣。就是遂進房把妻打了一頓。三春曰。夫君打妻爲何。說來以戒下次。詩曰。不必下問。若不責罰。不能隨母心願。三春聽之。默默無怨。邱姑又哄母曰。我哥進房。把他輕輕打了幾掌。母親未曾親見。不能消母之恨。不如令其當面苦打。亦不過是他背地怨恨。陳氏慣聽女言。卽命姜詩當面再打。詩退與妻言之。三春就甘心受責。以從母願。責之以後。仍是誠心孝敬。邱姑又生險心。供母曰。母親如今咱的家業凋零。女兒眼前。就該出閨。妝奩難辦整齊。我看嫂嫂陪送甚厚。他娘家已無近人。不如設計將他逐出。這衣物等件。豈不竟落女兒之手。兼省許多錢文。少操許多心計。有何不美。陳氏曰。有何妙計。女曰。常言江水烹茶。其味甚甘。命他去取。那江水甚險。無風三尺浪。若溺於江中更好。若不被溺。把他服過。

殘藥暗下水中。誣他下的毒丹。借此逐出。有何不妙。陳氏聽之甚喜。卽命三春去取江水。三春不辭勞苦。遂担桶他往。及至取回。邱姑口稱嫂嫂。取水路遠。風大受勞太甚。去歇息用飯。我去與娘煎茶。三春不解其意。卽付之。邱姑把藥暗投水中。端到堂上。陳氏卽喚回姜詩。指水大罵。宣罵姜詩狗賤才。不信娘說。逞憤起。龐三春少娘老婆。命他去取江水。烹茶娘喝。好不該起很心。把我來藥。說此話。若不信。當面看過。江水清。此水黃。非毒而何。這樣人。似虎狠。生要害我。再容他。咱居家。性命難活。你今日不休。他大動干戈。要把恁送當官。將你頭割。講姜詩看得此境。情知是妹妹擺弄。也不肯違了母命。就要把妻逐出。三春聽之。魂不附體。與夫泣曰。此情你我盡明。再說不出。不能隨娘心願。再說就出。萱堂有白髮孀母。膝下有三歲兒郎。怎能忍心他往。不如煩夫君上堂求情。姜詩復轉草堂。跪到母前。話未容出口。陳氏怒曰。還有甚

麼話說。如若再留他片刻。把老娘命付你。姜詩亦不敢多言。即退回房垂淚。與妻曰。片刻難容。三春聽之淚如雨下。宣未開言。淚先流。自把自怨。悔不該取水回。付他去煎。只說娘飲江水。遂其心願。不及料。邱姊妹。暗下毒丹。老母親一見得。心中生嗔。片時刻不能容。逐出家園。夫呀眼看看。結髮情。刻下離散。囑咐你幾句話。記在心間。堂前事。要耐煩。慇懃照看。莫把妻掛心間。慢待老年。邱姊妹。娘心愛。莫把他怨。想來是妻與他。前生無緣。借偷閒。把詩書。還要勤看。承祖德。若高遷。不受貧寒。安安兒。若成人。從容教管。念其他。未三歲。離却娘前。我再說。在家下。尋了短見。又恐的。夫與母。聲名不賢。妻出外。若得生。通信回音。若避死。把尸骸。收回送山。嗆住淚。把夫君。囑咐一遍。又看見。兩歲多。嬰啼兒男。呀兒呀把姣兒。抱在懷。如刀割胆。聽爲娘把辛苦。細向兒言。娘懷兒。十個月。提心弔胆。只恐怕。有失錯。如臨深淵。臨盆時。週骨節。處處動。

散腹如剛。心似落。性命相關。與閻君如隔紙。纔見兒面。赤條條。尺餘身。抱在懷間。娘就濕兒臥乾。股常當枕。兒啼哭。娘心酸。何曾安眠。出天花。合痘疹。肝腸操斷。說不盡辛苦情。乳哺三年。實指望成人後。把娘養膳。不料咱母子情。乏却一邊。娘去後。兒可要。自討方便。比不得在娘前。要乖不堪。兒呀慢吃乳。把爲娘。再看一眼。從今後。想見娘。猶如登天。但願兒成大器。早把名顯。娘縱死在九泉。心也安然。講安安三歲嬰娃。就有孝意。看娘垂淚。乳不忍食。即問娘。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與兒同眠。垂淚何故。娘曰。兒那裡曉得。甚麼好好安睡。外邊有狼。娘與你打去。正嗟嘆之間。邱姑在窗外竊聽。見他啼哭。即對娘曰。天將二更。還在房中啼哭。若不催逼。恐哥哥難捨。陳氏聽之。卽進房催逼。三春無奈。只得外行。安安手抓衣衿。啼哭不放。被陳氏一掌打倒在地。把三春推出門去。命邱姑落鎖。姜詩把安安抱回房中啼哭不提。且說時值殘冬。

霜雪齊降。天黑如墨。三春出的門來。這纔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摸到村外。不由而慟哭曰。宣出門來。淚如雨露。想起自己命。更比黃柏苦。三歲傷了父。五歲又喪母。跟定哥嫂度春秋。哥哥還念同胞意。嫂嫂恩情半點無。晝紡棉。夜織布。苦楚一言難表出。許聘姜門當爲媳婦。我只說。跳出苦海登彼路。好比從出了污池。轉血湖。進門來。理事務。虔意事公婆。誠心敬丈夫。偏遇着。狠心妹子叫邱姑。公公在世猶還可。至今心腸更狠毒。對母要橫言。使我千般苦。誣賴我。江水下毒丹。觸怒陳氏母。立時把我逐出戶。好狠心。圖落我。妝奩合衣物。割斷俺結髮情。常敗壞我名不賢淑。真可憐。三歲嬰娃誰照顧。雪花飄飄。風透骨。凍的我渾身打戰。脚手木。這纔是。喊天天又高。叫地地厚土。想是我。前生罪過。今報復。但願閻王爺。命鬼卒。把我快來捉。早些死了免受苦。死又死不了。活又活無路。半夜三更在中途。又恐遇匪人。哭也不敢哭。禱告

聲。觀音大士救苦救難。指我一條光明路。默佑我落到了安身之地。我情願在你蓮臺下。朝夕焚香常念佛。講這一陣哭死在地。半時方醒。痴痴然不曉得東北西南。坐在荒郊。定醒多時。轉睛視之。忽現一條光明大路。就順此道走一陣。哭一陣。行至天將明亮。前有一河阻道。礙此處就是我命盡之地。意欲投河。幸遇白雲菴尼僧取水至此。救回菴去。見了老尼。盤問他何故至此。三春只說自己錯誤逐出。望老師傳慈悲。情願削髮爲徒。老尼曰不可。不如另想終身之策。三春誓不改嫁。老尼曰不然。暫停荒菴。帶髮修行。待老母回心之時。送你回還。三春卽叩頭拜師。得了安身之處。身雖在外。心猶如在家。上掛萱堂老母。下念三歲嬰兒。每日在觀音大士位前。朝夕焚香虔誦。觀音救苦經。願保老母永安。閒時織布紡棉。所積錢文。辦買鯉魚食物等類。屢託隣母。奉與婆母享用。做些衣服。又託尼姑。送與丈夫。姜詩自此亦知其所。

安安漸至七歲。頗知孝思。在學堂讀到問孝數章。自思人皆有母。惟我獨無。何故。放學歸問其父。詩曰。若問你母。白雲菴帶髮尼僧便是。安安自此憂慮。每羹飯時。把米偷藏一勺。湊得三升。借口袋盛之。背向白雲菴探母而去。及至母子相會。慟哭不已。三春又恐婆婆在家耽心。命兒速回。安安終要母親。一路同歸。三春曰。兒哪娘是逐出來的。回去不得。安安聽之。卽跪倒母前。慟哭云。宣小安安。跪娘前。淚流滿面。尊一聲。慈心母細聽兒言。兒呀還有甚麼話說想我母。生孩兒。三歲未滿。怎忍心離故廬。丟兒一邊。因你祖母疾病所致我祖母身得病。理當照看。或許願。或問卜。或把藥煎。娘也會請醫也會許願問我的娘。這般樣。盡其孝念。爲甚麼。反把娘。逐出家園。休怨你祖母還我祖母。病心焦。無有主見。我的父也該當。上前解攔。莫怨你父他不要依你祖。子前生未結善緣耳那時節。兒尙幼。不知所然。怨。莫非是我姑姑。內加峻言。莫怨你姑只因咱母

在學堂思想起。心中悽慘。且問你在學堂悽慘甚麼。讀到那。問孝章。摸心盤旋。人有母。我獨無。所爲那般。想到此間。放學歸。問我父。知其所然。自從此。想母親。珠淚不乾。兒怎麼這。兒哭娘。受冤枉。逐出宅院。又恐娘。憂不過。誤喪黃泉。不是尼師。搭救娘。早已多感得。老尼師。把娘救轉。又恐娘。無飯吃。少得衣穿。兒不要掛。就淹死罷了。穿儘。縱然是。吃合穿。兒不挂念。劬勞恩。不能報。兒心何安。兒尙年幼報恩之日長矣。吃飯時。想起娘。不忍下嚥。清晨起。傷心淚。濕透床邊。既是想娘。每煮飯。兒把米。偷藏點點。共湊得。三升正。送與娘餐。娘有吃的。送米來。也算兒。微盡孝心。還望娘。同孩兒。一路回還。兒呀娘是逐出的。回家受氣。數年間。我母子。纔得相見。教孩兒。空自回。娘心何安。三春看兒不肯自。打死兒。兒也甘願。要生離兒。情願。死到娘前。你這樣不聽說。非孩兒。敢這樣。忤逆大胆。娘未想。兒到家。有誰哀憐。你祖母要。我祖母。好似那。閻王坐殿。不是打。就是罵。實哉。

難堪。你父總要我的父。雖未曾把兒看賤。姑回家。看見兒。多出惡言。你小
心順他可兒穿的破衣服。前補後爛。出門去。戰梭梭。難立人前。也是兒命
爲討方便更還有苦楚事。兒不敢嘆。又恐怕。娘聽得。心內痛酸。兒的苦楚娘是
恐。娘設有暫時禍患。倘有個不測處。兒心何安。娘正強壯之年。素又
娘憐兒。依依戀戀。手捶胸。足蹬地。口喊蒼天。講安安在娘面前。越哭越慟。忽
然一陣。惡血上湧。哭死在地。三春把他抱在懷中。連喊數聲。不見甦醒。不禁
放聲大哭。宣兒死猶如刀割胆。抱在懷中。口喊天。哭聲我兒快醒轉。娘的心
事向兒談。非是娘不痛心。念恐你婆知受顛連。多把好言將兒勸。不肯獨自
轉回還。無奈假意把兒趕。咬住銀牙出惡言。不解其情把娘怨。將兒氣死地
平川。我兒若不還陽轉。絕了姜門後代傳。三輩靠兒一苗綫。怎教爲娘心不
慘。急速煎來薑湯灌。口中不住喊安安。兒呀痛心。姣兒快醒轉。情願與兒同

回還。講安安死有半個時辰。睜眼一觀。在娘懷中抱定。不由又哭起來了。三春無奈。只得假意相寬曰。兒哪。不必慟切。娘情願與兒一路同回。安安聽之。心略寬然。母子同路。走至深林。三春假言小解而去。安安亦無處找尋。無奈只得含淚而歸。再說陳氏自從逐出三春。何曾一日安享。又操持邱姑出閨。只操持的心血如悴。還說少這無那。仍受女兒怨言。既出閨以後。每來看親。便說他家太窮。屢求囑給屢把娘如棕樹樣剮耗的。姜宅凋零已甚。全靠姜詩教學度日。邱姑看娘家窮甚。恐娘反求他囑給。自此不來。陳氏又得癱瘓之疾。不能舉動。與邱姑送信數次。並不來看。一日想起媳婦。自悔錯誤。欲咒罵其女。奈他不來。心生一計。又令人送信。就說老母已死。邱姑聽之。無可推辭。前來作弔。進堂見娘未死。反動怒曰。你真乃張精。誤我許多活計。陳氏聽之心如火發。指之大罵。宣罵邱姑。真乃狼心狗胆。見老娘好不該口吐此言。

患癱症。年有餘。不能轉動。屢次裡。通音信。並不來觀。看也。不知我家太忙麼。縱來
我只說。你在家。瘟疫所染。不事奉。生身母。味盡心田。我有公婆在堂。豈能替你受罪。當
年。做的事。肝腸悔斷。好不該。嫌兒媳。慣聽女言。我的話是那句不趁你。心處你還悔甚麼。把三
春。逐出門。非我主見。起狠心。唆哄我。你圖妝奩。也非我一人所爲。你怨你會說。
我年邁。勤來照看。還許我。辦食物。送與娘餐。往年來那回。不帶些食物來呢。我往年家業豐。
來有盼望。把私積。盡侵去。娘受貧寒。你受貧是你命該如說一句。彈一句。不
讓半點。生把我。活氣死。你可心甘。死了也好免。受這些罪苦。但願你。遭天譴。方遂我願。氣
的我。無奈何。口喊蒼天。講邱姑曰。人教人死。天不肯。咒也是枉然。陳氏哭咒
一陣。心中暗生一計。口呼女兒。娘雖咒罵。也是氣的急了。切莫記心。未想我
膝下。別有何人。仍是終身靠你。我這席下。還有幾兩銀子。拏去兌換些錢文。
與我買些食物。送來娘吃。餘錢與外孫做幾件衣穿。邱姑信以爲真。即向席

下找銀。被陳氏抓住右手。一口咬定食指。怎肯鬆口。咬有半個時辰。安安放學歸家。纔把他扯開。邱姑切齒曰。你真乃昧天良的狠老婆。你縱死倒生蛆。我再不來看你。遂懷恨而歸。安安問祖母。咬姑何故。陳氏垂淚曰。好賢孫。那曉如今追悔何及。把始終情由細訴一遍。安安也不禁淚下。看祖母悔心真切。就以實言告之。陳氏說。既知何不早說。即命姜詩。把三春急速搬回。姜詩遂到菴中。與妻說明。三春辭拜尼僧。同夫歸郡進堂。跪倒母前。垂淚曰。兒數年未侍堂前。多有罪過。望其寬恕。陳氏見了媳婦。只覺面熱如熾。不由淚下。宣見賢媳。只覺得面有慚愧。想當年做的事。後悔遲延。你公公臨終時。囑咐一遍。好不該當空話。反把你嫌。賢德媳。千般樣。盡其孝念。我怎該昧天良。慣聽女言。也是我識見淺。一時志短。莫把我糊塗蟲。記在心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兒豈敢呢。自那日把賢媳。逐出宅院。至今日何曾得安享一天。患癱症。臥牙牀。一

年有半。想是我狠毒報。天理循環。想茶湯不到口。無人照管。屎與尿不能送。實在悽慘。我妹妹能提起他。該天殺。狠心狗胆。屢次的通音信。並不來觀。你兒能不事奉你麼家淡泊。全靠他。教學吃飯。怎能夠。常守我。不離牀邊。想賢媳。真乃是。如活眼見。夢相會。醒來時。不在面前。怎麼真切心想吃新鮮物。誰來供獻。虧隣母送鯉魚食物我餐。那是我賣綫子錢買的聽此言。我自把肝腸悔斷。又多虧老尼師送來衣衫。那也是我織布長錢做的你這般受折磨。還盡孝心。像我這狠心人。活着眩天。講陳氏看了媳婦。這樣盡孝。越想越後悔。越說越慚愧。就要撞死牀邊。被三春阻攔。勸解多時方息。三春又焚香禱告神明。求其默佑。陳氏病症。不藥而愈。自此得了團圓。再說邱姑。被娘咬了一口。借端生疔。把手漸漸爛完。家本淡泊。又兼手爛難堪。困苦之際。想起父之囑言。也知悔之自悞。無奈仍向娘家。求其調給。陳氏聞之。不準進門。三春念他夫君

同胞。背着婆母暗給他米麵。後邱姑之夫結交匪黨。犯法遠逃。差役竟把邱姑帶到。當官問罪。死於絞刑。迨後安安十三歲入泮。十四歲登鄉試。十六歲中狀元。歸郡祭祖以畢。居家同往京城。天子聞之其故。深嘉其孝。封安安爲都察院。封姜詩爲大郡國。封三春爲節孝一品夫人。卽勅陽德縣知縣。建立節孝牌坊。其有陳氏。看他媳孫面上。亦賜誥封。奈他不能安享。偶得暴疾而亡。試看此案。爲婆姑者。當細思之。各宜速省。慎之慎之。

還陽自說

附仁慈增壽

清道光年間。湖廣黃梅縣。西鄉荆棘嶺。一人名周士純。妻李氏生一子。名喚呆兒。一女名喚蘭香。士純夫婦素性樸實。家屋貧寒。別無營運。以肩挑貿易爲生。克勤克儉。居家四口。衣食無缺。呆兒漸長成人。娶姜姓之女爲配。不料姜氏不賢。爲人奸刁。貌慈心惡。初過門來。三天出房。禮拜公婆云。宣姜氏女。

進草堂。使禮答躬。尊一聲。二公婆聽兒稟明。初進門。識不到。二老之性。全仗着恁二老把兒調停。百樣活替恁做。不敢使性。若有些。不周備。切莫從容。曰。咱這貧窮人家。有甚麼。活路。不過是織彈而已。巨細活。也不是孩兒誇口。只要恁吩咐。出無所不能。婆曰。可憐咱這窮日子。怕你過。隨夫賤。隨夫貴。各自認命。就無有一毫地。兒不嫌窮。富與貴。貧與賤。原無一定。重勤儉。苦操持。能把家興。運氣轉。把田園。治下二頃。恁落個老來福。快享榮華。在家中。二爹娘把兒叮嚀。要與俺。娘家人。掙個美名。講士純夫婦。聽見媳婦。又巧又孝。又不嫌窮。喜不自勝。且說姜氏自過門來。果然殷勤孝敬。未上三月。性情就變了。屢次把公婆不是。向丈夫訴說。呆兒初還不肯聽。他便每日晚間。哭哭啼啼。就有月餘。哭的呆兒心軟。遂問妻曰。你有甚麼冤屈。說來不妨。何必終日悲啼。姜氏曰。你是鐵打耳朵。說也無益。咱夫婦決乎不能到頭。呆兒聽見此言。恐他尋死。急口應曰。賢妻。

有話只管說來。無不聽信。姜氏曰。丈夫既聽。尊坐牀邊。聽我道來。宣尊一聲。知心夫。床邊且坐。細聽我。把屈情。對你來說。咱這個窮日子。實在難過。又遇着。不省事。嚴公惡婆。叙過嘴。成天家。數來數過。吵的我。心焦燥。不得安樂。進廚房。缺油鹽。又少柴伙。從未會吃過恁。一根菜顆。做出飯。不說鹽。便要說淡。每日間。咒罵我。費用太多。辦茶飯。洗衣裳。春碓磨磨。小蘭香。終日間。曾不幫我。小賊科。好吃嘴。懶惰做活。編假話。屈枉我。對他娘學。他那娘。慣聽他。無影假話。成天家。黑起臉。心中惱我。他偏要尋不是。來把我挫。我若還。舉一句。大棍來科。說不盡。受過了。多少苦楚。知心夫。耳似鐵。不聽我說。這日子。在刀尖。實在難過。惱上來。不懸梁。定要投河。我死了。你再娶。那遷勝我。手段巧。性溫柔。貌似嫦娥。不怕你。心似鐵。不順從我。到那時。後悔遲。哭死哭活。講姜氏說出這片言語。嚇的呆兒心驚。即與妻曰。以前不聽你話。不知你有這大的窰。

枉。從今以後。再莫提尋死之話。凡事任你施爲。我再不誠諭一語。姜氏聽得這話。心中暢快。就更加潑薑。每日比雞罵狗的謚氣。連飯也不做。叫呆兒背地買些蒸餅他吃了。呆兒自此把天良就喪盡了。憂的公婆也是急了。破着生場大氣。要調停他一番。方纔婆說幾句。他就鬧個不了。便哭哭啼啼。跑到娘家說一片無影假話。教娘與他出氣。偏他爹娘也不省事。就命他兄弟伯叔。好像一夥強盜。來與他出氣來了。士純看見。嚇的渾身打戰。衆族人就要與他打架。士純阻之曰。不可。設致其大事。也是難了。不如忍耐。我就上前陪禮。何妨。即迎其親家陪禮曰。宣尊聲親公切息怒。我當陪情把頭磕。你今暫且容過我。聽我把話向你說。是我年老多顛倒。得罪媳婦。我認錯。從今以後。再不敢。任他施爲我聽着。講親家曰。你既認錯就是了。我這姪女自小至大。就沒受過一點委屈。以後再要如此。教你老狗自覺。士純曰。親家只管放心。

以後再不敢了。那人回轉。他夫婦忍氣吞聲。坐在草堂。叫聲呆兒。好沒良心。哪。宣周士純。坐草堂。長吁短嘆。叫了聲。周呆兒。昧了良心。盤養兒。實指望。把俺養膳。不料想。成人後。反遭禍愆。你爹娘。受辱罵。全然不管。只爲你。耳根軟。聽信妻言。呆兒曰。是你自招之禍。豈是我教他來的。不說你。妻兇惡。反把我怨。像你這。忤逆兒。枉在人間。呆兒曰。你就把我打死。也好免在你面前惹氣惱上來。把狗奴。一棍打死。又恐怕。絕先人。一派香煙。你睡到。五更鼓。摸心盤旋。老天爺。豈肯容。忤逆兒男。正然間。二老口。把兒恨怨。姜氏女。轉回歸。來到家園。講正然講話。台頭看見姜氏回家。便不敢發聲。只得把這口悶氣。按在心頭。姜氏看公婆也畏懼他。他就越加兇惡。把這春碓磨磨。煮飯漿洗等事。盡付與婆婆辦理。取水檢柴鋤田栽秧等事。盡付與公公照管。公婆再說不受。又恐他嘔氣。約那夥強盜來鬧。無奈只得領受。自此呆兒夫婦。游手好閒。抱起孩娃。串東轉西。便說孩娃鬧。人不得做活。

買食物吃嘴。假說乳食缺少。皆是喂孩娃的。若有父母之親到家。他就黑起臉來。不是打雞。就是罵狗。或者推病憂着飯也不做。公婆也不敢多言。若是他娘家人來了。不是殺雞。就是宰鴨。裝酒買菜。還嫌菜飯太薄。且說蘭香看娘辛勞太甚。替娘做些活路。姜氏觀之心中不悅。又生險心。塾害對他公婆獻曰。宣姜氏女。開言來。尊聲公婆。把你這好閨女。細向你學。好吃嘴。懶做活。猶還則可。串隣舍。說假話。把人調唆。偷東西。向外賣。背着你我。偷米麵。又去換。燒餅油果。偷我的房中物。層層數數。且忍耐。我不肯。對你來說。更還有。苟竊事。親眼見過。將來咱。門風敗。皆爲賊科。我若還。有一句。冤枉與他。道教我。死陰司。難過奈何。講他爹娘聽見這話。心中又苦又悲。似有半信半疑之意。至晚間。把此話對蘭香細訴。蘭香聽之。心如火發。就要與他見證。娘曰。兒哪情知屈你。若要與他見證。又該爹娘遭殃。不如就忍耐了罷。蘭香無奈。就遵

父母之言。忍氣吞聲。各自安寢。且說蘭香臥在牙牀。暗想道。若要與他見證。一則與爹娘惹氣。二則他那銅舌鐵嘴。證他不過。教我如何見人。越想越惱。噯。不如我一死方休。免我終身之穢污。主意已定。待爹娘睡沉。手拏一條帶兒。暗暗出了房門。向後園桑樹底下。尋死去了。宣小蘭香。出房門。淚如泉湧。想起來。姜氏嫂。咬碎牙關。你說我偷東西。我也不惱。好不該。裝排我。苟竊事端。仔細想。從未曾。錯待於你。想必是前世裡。結下仇怨。在陽世。不勝你。銅舌鐵嘴。到陰司。把冤訴。冥王案前。闍王爺。若準我。冤枉大狀。命惡鬼。把爾魂。勾到陰間。到那時。咱二人。把賬清算。任憑你。舌如劍。難以隱瞞。口中恨。心中惱。來到後院。台頭看。小桑樹。就在面前。把帶兒。只拴到。樹枝以上。挽個套。盤口大。如賽月圓。將頭伸。不由的。一口氣。嘆。忽想起。二爹娘。養育艱難。可憐娘。扶養我。十五六歲。說不盡。受過了。多少。顛連。似海恩。我未曾。報答半點。怎忍心。

尋無常。離了娘前。不是我。如虎狼。肯把娘捨。皆只因。無良哥。聽信妻言。哥呀。莫怪我。小妹妹。把你恨怨。你沒想。咱爹娘。怎把咱盤。不念其。同胞情。當看娘面。費苦辛。盤養咱所爲那般。蘭香女。手扒套。越哭越嘆。眼睛黑。把身兒。跌到平川。忙跑起。回內室。再把娘看。扒窗戶。看爹娘。正在夢間。二爹娘。若早醒。還能相見。娘呀。晚一刻。咱母女。不得團圓。臨轉身。把爹娘。再看一眼。好難捨。母女情。口喊蒼天。我但願。老天爺。早把靈顯。收忤逆。免爹娘。少受熬煎。心腹中。如刀扎。復轉後院。手扒套。拴住項。命歸黃泉。講蘭香一命歸陰。他爺娘何會知曉。睡到五更時刻。如夢似醒。聽見蘭香喊一聲娘呀。兒與你訴冤去了。只覺一驚而醒。遂叫蘭香怎起的甚早。連叫數聲不應。卽起不見。尋至後院。見女自縊。上前抱定。大放悲聲。驚醒呆兒夫婦。姜氏反說老賤婆。又作甚麼精的。起而視之。是蘭香自縊。假意也哭了幾聲。叫聲婆婆。不哭他罷。死了也好。

免敗咱的門風。他婆婆也不敢再哭。遂把蘭香尸骸。送埋荒郊。姜氏每見婆婆吊淚。便說他張精憂氣。每天做出飯來。先把好的偷藏。歹的還不令吃足。每頓只發二個饅首。反說二老吃的太多。又唆呆兒與他分家。呆兒暗想。再說不從。又怕他尋死。就說任憑你意。姜氏就對公婆說。你也未曾丟田產與我。俺掙錢財。也養不得這些閑人。咱把家分開。各掙各吃罷。二老聽見此言。猶如涼水潑下。想道。若還分了。如今是吃得做不得的時候。再說不分。又怕他吵鬧不了。少不得就與他分了。二老也是年老無能所分物件坐食日盡只得乞化過活。就忍飢受餓。呆兒夫婦。全不過問。不幸天降大雪。不能下鄉討飯。又冷又餓。老兩口坐在草堂。悽涼相吊。曰。宣父曰。咱夫婦坐草堂。對面相嘆。想起來。盤養兒。好不甘心。我只說養兒如積穀防飢。到此時。好比從城地種田。母曰。實指望成人後。把咱養膳。不料想到如今。還受飢寒。下大雪。不能去。下鄉討飯。咱夫婦。恰

似那囚犯坐監。父曰身無衣。凍的我。渾身打戰。母曰腹少飯。餓的我。頭暈目眩。父曰忽抬頭。看那屋。呆兒吃飯。母曰聞飯味。比往日。分外香甜。父曰我有心上前去。問他要飯。母曰只恐怕他不給。也是枉然。父曰設或的念情常。天良發現。母曰亦或者。念其咱。年邁老殘。父曰老兩口戰梭梭。門口立站。母曰叫一聲。賢兒媳。細聽我言。姜氏曰人家老子都死呢。闔王爺。不要命。怎麼得死。怎不會上吊投河呢。尋無常。恐與你。丟下禍。只要恁死無命。我。田產。那該養活你。不成。整。未曾吃飯。是。好。忍。性。有。把殘飯與俺些當當飢寒。我。田。產。那。個。該。養。活。你。不。成。叫一聲。周呆兒。親生之子。你飽煖。俺飢寒。心中何安。呆兒。有。心。與。他。些。飯。吃。不。應。聲。母曰不念娘。懷孕你。十月辛苦也。念其乳哺情。劬勞三年。姜氏曰。當。媳。婦。子。家。養。個。孩。子。這。算。甚。麼。出。奇。也。挂。在。嘴。上。來。說。說。耶。父曰不念你母子情。也看父面。担柴草往街賣。苦把兒盤。姜氏曰世上人皆不養兒世間可無人烟了。念情常。捨與俺。殘飯半碗。不枉我。盤養兒。

辛苦艱難。姜氏曰把話留幾句打發老兩口。哀告夠。口乾舌燥。小兩口。只管吃。不應一言。二老年。無奈何。只得回轉。進草堂。面對面。叫哭連天。人都說盤養兒把親養膳。並不勝。絕戶老。快樂天年。哭一聲。老天爺。怎不睜眼。看看這不孝媳。忤逆兒男。講且說隔壁。有一張隣老婆。正做針綫。忽聽他二老啼哭。不知何故。且到那院勸解。來到草堂。見他夫婦對面啼哭。問其何故。他把要飯情由細述一遍。張母曰。我到他家勸解。教他與恁送飯。張母來到他屋。見了呆兒夫婦。欣然勸解。姜氏看見張母勸恁老人家張曰。宣愚伯母。到此際。不爲別件。叫賢姪。與賢媳。細聽我言。有何指教吃罷飯。坐草堂。正坐針綫。忽聽得恁爹娘。叫哭連天。也。不知怎麼了。到草堂。我把他。細細盤旋。他向你。來要飯。不與他餐。他可是年老忘事方不念他。年高邁。別無能幹。也念他。養你時。辛苦艱難。姜氏曰我可不是他生的盤養兒。娶媳婦。所爲那件。不過是。望衰老。供

養幾天。不丟田產與我無田產。丟與你。願你福淺。未曾想。養育恩。似海淵深。只得使命供養他了。休說是親父母。鶴髮蒼髯。縱乞化。居此年。也可方便。這方便施行罷。你膝下。也有兒。姣生慣養。到衰老。不養你。心中可安。與他丟下田園不孝。他照樣。一正一反。猶如那屋簷水。點點不偏。只要有好心田就見。烏鴉鳥。反哺老母。羊羔兒。吃乳時。還跪娘前。禽獸不如不怕你。忘恩情。失却養膳。到陰司。受苦刑。後悔遲延。只見活人帶枷沒見死鬼你夫婦。心似鐵。不信我勸。惡慣盈。忤逆滿。必遭天譴。我就被雷打死也不與恁甚我懷着一片的好意相勸。勸不醒。迷途漢。反受怨言。是恁自己尋的嚶兒哪。六尺軀。男子漢。懼內護短。枉吃了人間穀。二十餘年。口口怨。你爹娘。無丟田產。你的妻。曾與你。多少田園。怎知道。抱孩娃。姣生慣養。你爹娘。抱你時。如此一般。重賞財。薄父母。不成人子。聽妻言。乖骨肉。豈是兒男。講張母勸他不醒。只得回轉。

到家。拏些殘飯饑饉。與士純夫婦充飢。凡遇風雨雪霜。不能討飯。就與他送些米麵糊口。再說姜氏懷胎十月將滿。忽覺腹疼。自料兒欲降生。越疼越甚。執持不住。暈倒在地。死去數日而甦。自述被鬼卒扯去。押到案前。冥王一見。怒氣冲天。罵道好個狗奴。因你前生是驢。馱米命喪軍營。纔施你人身。你就背天喪理。調唆丈夫。不孝公婆。冤枉你小姑一命。種種惡孽。罪實難饒。押令入各獄受盡刑法。再押阿鼻地獄。永無輪迴。旁有掌案判官啓奏曰。奈今陽世之人。不信因果。報應命他還陽自言。所爲之事。所受之刑。以警世人。冥王准奏。又令冤鬼變鬼胎。投其腹中。若肯不說。鬼胎翻身。疼痛難忍。又命他勸轉丈夫回頭改過。竭力孝養。能免他雷擊之苦。姜氏仗他銅舌鐵嘴。這一切昧心之事。總是不肯招認。命鬼卒扯到孽鏡台前。以照往日所爲之事。盡現於鏡裡。姜氏也不敢強辯。速押還陽。來到陰陽界間。鬼卒當頭一棍。只覺一

暈而轉陽世。腹中仍是疼痛難忍。睜眼看見夫君。只是垂淚。呆兒問其何故。嗳夫君呀。你把我扯到大門外邊。再向你說明。呆兒就急把他扶出大門。衆隣族見他死又復甦。齊來看問。姜氏一見衆人來看。卽垂淚曰。嗳後悔遲了。宣姜氏婦。開言來。先把泪淋。尊一聲衆親隣。細聽我云。千後悔。萬後悔。悔之不盡。至如今。纔肯說。自昧良心。好不該。嗳丈夫。不把孝進。反說我。公與婆。待我狠心。鄰族問他恁怎麼初然。嗳我丈夫。不肯深信。道有男子之志氣呀。每悲啼。說他是鐵打耳根。不聽恁再不聽。我的話。就要尋死。真嗳夫之良策怕我死。他亦就昧了良心。呆兒在旁自覺面愧教他把春碓。與磨磨。付與婆母。把檢柴。並担水。盡付公身。你公婆若大年二公婆。若不做。我便嘔氣。惹着我。到娘家。搬人來臨。你也算這一切。忤逆事。全不算。很萬不該。與蘭香。坎上尿盆。你也張他怕的。臭難担。尋了自盡。公婆哭我使些。惡言相吞。好歹飯。未令他。飽吃一頓。反

嫌他吃的多。要把家分。他二老年高邁。別無營運。無奈何把飯討。四鄉去尋。老天爺下大雪。遭了苦困。只餓的老兩口。眼黑頭暈。在草堂受凍餓。我全不問。奈二老戰兢兢。倚靠我門。任憑他苦哀求。好話說盡。我不肯。把殘飯付與他吞。你也能忍得心他無奈。回草堂。心氣悶悶。面對面叫皇天。兩淚紛紛。隔壁的張伯母來此相問。那二老對他訴。饑寒原因。講姜氏說到此間。抬頭看見張伯母在此。自覺羞愧。便不肯說了。那鬼胎把身一轉。疼如心割。說就不疼。少不得還說呀。宣張伯母把我勸。我不肯信。那知道虛空中。暗有鬼神。把好話說多端。不惟不允。好不該。背地裡。反罵老人。張母曰你氣罵我我也不生氣也是我惡貫滿。罪孽造盡。小蘭香在冥府。又把狀伸。隣族問曰蘭香在冥府怎麼樣告你他冤魂在冥府。久已懷恨。登望鄉。家庭事看得分明。含住淚。下台去。森羅殿進。見冥王。始終情。一一訴真。冥王怎麼樣批法呢憐念他。被冤死。封爲玉女。張伯母施仁慈。增壽二旬。你怎麼死了呢

趁我懷。十月胎。腹中疼痛。命惡鬼捉拏我。一命歸陰。你到陰司冥王爺見了我。怒氣忿忿。罵狗奴。前生驢。辛得人身。逆公婆。欺丈夫。狠毒心很。又屈汚。小蘭香。一個冤魂。地獄裡。衆惡刑。樣樣受盡。再打入。阿鼻獄。永不翻身。陰間多少地獄。多少刑法。每殿下。設地獄。十有六種。共總計。一百六。俱是惡刑。你一人怎能受一次。死一次。魂魄已散。執扇鬼。鉄扇煽。復聚原身。你怎麼又掌案的。判官爺上殿。奏本纔命我。還陽說。以警世人。闔王爺准了本。還不消恨。命冤魂變鬼胎投入我身。這一切昧心事。不肯招認。命惡鬼。扯我到。孽鏡台跟。抬起頭。鏡中看。心中胆戰。一件件。照的清。不差毫分。遂把我。扯下台。又打幾棍。送我到陰陽界。復轉還魂。講衆隣族又問曰。你都是受甚麼刑法。說來俺們聽聽。姜氏又不想說了。鬼胎又要翻身。噯你且莫動。我說就是了。宣陰曹府。衆惡刑。甚是兇狠。細聽我。一條條。向你訴真。只因我。咒公公。挖了雙眼。罵婆婆。剛

嘴唇。還拔舌根。說到此間。噯。噯。一聲就死了。片 峻丈夫。不盡孝。抽腸破肚。不
 遵從。夫主教。定要抽筋。長違背公婆。訓大鎚攢耳。仗勢強欺姊妹。火坑焚身。
 又死轉來看他耳。孔周身俱出青烟。 着碓搗。只爲我不敬尊長。罵夫君。入鉄磨。鮮血淋淋。打東
 隣。罵西舍。刀山受苦。舌頭尖。峻是非。鋸鍼分身。見他身上。現出傷痕。 下油鍋。審問我。瞞
 心昧己。臥鐵牀。只因我。奸刁邪淫。輕父黨。薄母黨。割鼻削耳。蛇狗咬。皆爲我
 不守閨門。他身上果 在廚房。棄油鹽。拋散米麵。打到那。寒冰獄。長受浸淋。我
 不信。神聖靈。呵風罵雨。到陰司。用火炷。烙其周身。噯。噯。一聲就 起一身紫泡。用殘書。夾鞋
 樣。衣物繡字。十指尖。釘大針。實在疼心。編假話。把人咒。鋼汁灌口。貪口腹。殺
 牲靈。倒挂其身。好隣舍。把我勸。不惟不信。背面來咒罵他。不是好人。若有人
 教我聽。講演聖訓。反說他。故意的。抽人底根。有人勸。不回頭。閻君深恨。打到
 那湯涂獄。不得翻身。也見那。孝順人。金橋行走。像我這。墮奈河。蛇狗爭吞。我

受這衆惡刑。若還不信。請看我傷痕迹。鮮血淋漓。勸親隣。有女兒。趁早教訓。莫學俺。二爹娘。姣慣女身。受行譴。可與俺。娘家稱棍。二爹娘。若在此。面目何存。再勸上衆大嫂。各自孝順。切莫告枕邊狀。調唆夫君。看我這。受惡刑。狠也不狠。若怕受地獄苦。急早回心。又勸我衆弟兄。志向擊穩。切莫聽枕邊言。輕慢雙親。養育恩。如天高。若不孝順。閻王爺。鐵面情。豈肯饒人。勸罷了。衆親隣。又尊夫君。暖夫君呀。閻王爺。命我來。細向你云。聽妻言。失養膳。天良喪盡。論法律。也就該五雷劈身。只因你。非天性。真不孝順。閻王爺。還望你。改過從新。你若能。急回頭。竭力孝順。老天爺。不肯殺。悔過之人。呆兒說你怎不。急回頭。盡孝呢。我這是。惡貫滿。回頭不准。早知道。有今日。割股奉親。講姜氏。說出這些惡刑。聽者無不寒心。以後有人來看。他要說一遍。如是數日。受苦不過。自拿剛刀。破腹而亡。呆兒自此回頭。竭力盡孝。又割股奉親。做出一切刼外之孝。竟免雷擊之

苦。依此案看來。爲男者切莫聽信妻言。爲女者切莫調唆丈夫。急早回頭。竭力盡孝。莫待報應臨身。悔之無及矣。

◎逆倫急報◎

蓋人生在世。當知父母恩如天地。孝敬宜深。兄弟猶如手足。反愛宜篤。若不孝不悌。則天倫已虧。報應必速。今舉湖北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白家臺。一人名白克振。妻黎氏。其人性情偏僻。輕義重財。平日最不孝父母。不敬兄嫂。於咸豐七年四月初五日。偶患顛狂。言語雜亂。自表平生不孝不弟之罪過。終日不休。妻甚駭然。卽請巫師來醫。振云我疾。乃雷神執掌。非爾所能醫好。旁有表兄聶振德。友人曾廣清來看。振呼之曰。我不孝之罪甚重。上天責罰。不得免焉。二人問曰。有何罪過呢。振曰。一次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做豆餅過年。父見之欲食。我不與之。父無奈於我三弟討來藁豆一大碗。來

掉換豆餅。與之二個。父吃了。還欲再吃兩個。我說一碗菘豆。就能該換許多。終不與吃。父垂淚而歸。一次是去年八月十一日。長兄貿易未回家。無用度。父在我家多供二日。至十九日。又該我供養。父扶杖而來。我遂問父來何事。父說該我供養。我說前日多供二日。今日又來無飯你吃。遂推出門去。父無奈。涕泣而回。又一次。母親死時。鄉鄰作吊送紙錢甚多。被我偷賣三次。四十餘斤。得錢二千四百。言畢。遂跪於曾聶二人面前曰。請二兄將我頭來割下。以免雷擊之苦。兄不必憐惜。我生平不孝之惡。盡在雷神。手執簿內。此時曾聶二人。命他妻黎氏。設香案跪懇。雷神恕罪。容他速改。再不忤逆。振略清白一時。又看見長兄克伸曰。弟罪終不可免。速來把我雙目挖下。免我地獄之苦。兄遂問何至於此。振曰。因去年陳氏嫂嫂亡故。那時兄不在家。我代辦衣棺。只費九千文。兄回我報十二千文。是我瞞兄欺嫂之罪。言畢忽然手足

並行於地。學驢走驢叫。曾聶與克伸三人。問其何爲。振曰。做驢子呀。雷神說。我不孝不悌。轉劫該變驢。報我生平之罪。言畢。又學鷄鳴犬吠。三人又問何爲。振曰。驢死還要變雞變犬。又向三人說道。我病要得做雷醮。方可免死。其妻不肯。於四月十七日。自行河中溺死。尸終未獲。在陰府受地嶽之罪甚苦。冥王恐陽世不知。命他靈魂附其妻身。將自己罪惡。親自編歌。求曾廣清提筆謄出。刊送施行。以警世人。宣勸人生。在世間。莫昧天性。莫像我。白克振。悖逆人倫。想父母。養兒女。辛苦受盡。餒乳哺。洗屎尿。晝夜勞神。憂痘疹。防跌傷。時刻謹慎。教耕讀。置產業。恐兒受貧。過童關。十五六。身體壯盛。備酒簫。請媒妁。娶媳完姻。到此時。父與母。心勞力盡。無非是。到衰年。靠養終身。兒長大。理當該。誠心孝順。竭其力。養親體。悅從親心。冬宜溫。夏宜涼。昏定晨省。問親安。侍親寢。視膳維殷。也不枉。父與母。心思操盡。方可算。報親恩。不忘本根。我父

母康壯年。家屋貧困。盤養我。比他人更覺苦辛。我成人。分當然。竭力孝順。也不過萬分中。報得一分。爲甚麼。妻和子。吃穿過甚。好衣食。忍著心。不奉雙親。對父母。言合語。總是忿恨。嫌二老。無用處。願他沒身。憶那年。十二月。新年將近。念五日。做豆餅。一家齊吞。父見之。羨不過。我不奉進。父無奈。拿菘豆掉換。嘗新。不要豆。任吃飽。也是應分。吃兩個。我不該。怒氣生。噴些須物。就認真。未曾思忖。二爹娘。養兒時。靠過誰人。去年間。兄貿易。未曾回郡。他屋裏甚淡泊。無米奉親。我多供。父二天。甚麼要緊。至次輪。父到家。卽推出門。說前日。多供了。今該折算。父垂淚。扶杖去。傷了天心。我母親。臥牙牀。病體重甚。事湯藥。奉飲食。全不關心。是我母。大限到。壽終內寢。造棺槨。辦衣衾。多吝錢文。愛奢華。制服禮。從不禮論。萬不該。偷紙錢。三次賣人。不孝罪。卽撮髮。難以數盡。又況且。失弟道。不敦人倫。幼小時。兄與弟。長短無論。無非是。念同胞手足情分。無

園墻。翁和樂。古人傳訓。長者前。次者後。隅坐隨行。兄則友。弟則恭。相讓相近。從不敢瞞兄長。多取錢文。我何爲只顧己。不存公道。陳氏嫂亡了命。我反欺心。兄在外。我代買衣棺要緊。九串錢我多報。三串錢文。遇事中。討奸利。罪孽甚重。自生來。孝弟情。未盡毫分。因此上。惡氣衝。上帝惱恨。處治我。就差

了。雷部火神。降我災。迷心竅。自把過認。說變驢。又變狗。轉劫非人。投河死。把命斃。罪還不盡。尸漂流。終未獲。魂拘幽冥。閻王爺。一見得。大罵忿恨。定我罪。命鬼卒。更加嚴刑。丟刀山。穿劍樹。疼痛難忍。剜了眼。抽了腸。還要割心。倒捆起。着鋸鉞。確磨更狠。滾油鍋。火炕牀。煎熬焚身。血污池。寒冰嶽。波浪滾滾。拔舌根。破胆腹。鮮血淋淋。攢耳獄。抽筋所。罪更嚴緊。更還有。墜奈河。蛇狗爭吞。把地獄。衆惡刑。樣樣受盡。轉陽世。不能夠。復得人身。變雞犬。只爲我不忠不信。變驢子。拷磨我。不孝雙親。恐世人。不知覺。陰律嚴緊。纔命我。附妻體。以

警世人。我跪央。曾賢弟。代錄正韻。付梓人。刊成板。多多傳聞。若勸醒。世間人。誠盡孝順。方可把我罪孽。減一二分。衆鄉隣。把此事。仔細思忖。莫學我。白克振悖逆人倫。講曾廣清頃刻錄畢。克振魂去。其妻方醒。遂問前項事故。一毫不曉。廣清曰。可見陰果報應。絲毫不爽。據實錄出。刊板施行。以爲不孝父母。不敬兄嫂者警。如有虛言。神明鑒之。從此案看來。人有大惡。天必有顯報。凡世之不孝不弟者。觀於此案。即速改悔。則天必不加罪於悔過之人也。不亦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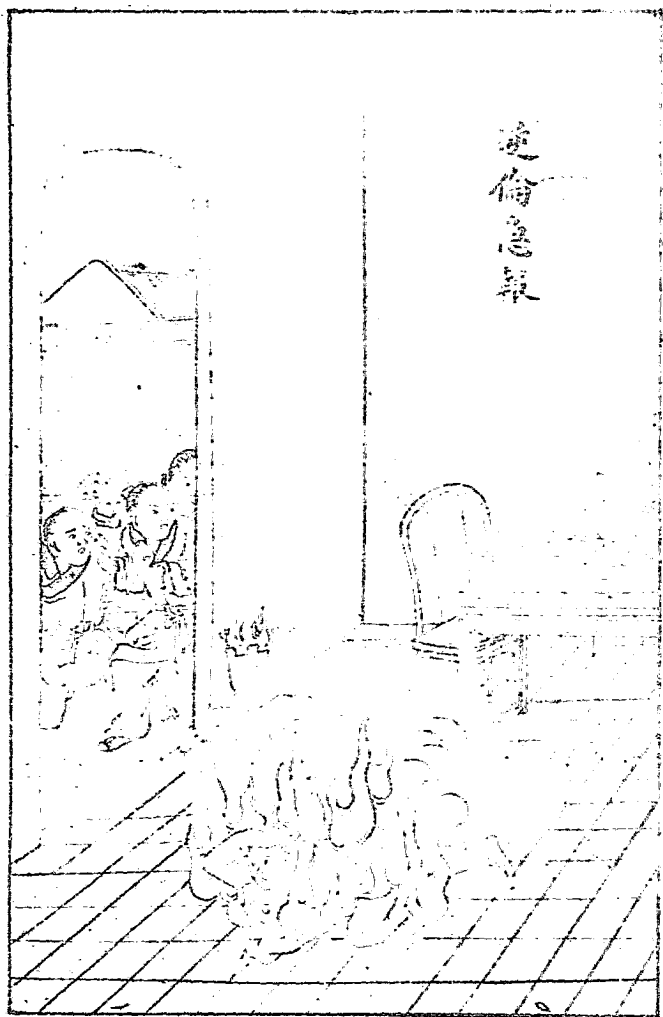
宣
講
拾
遺

賢孫孝祖

宣講拾遺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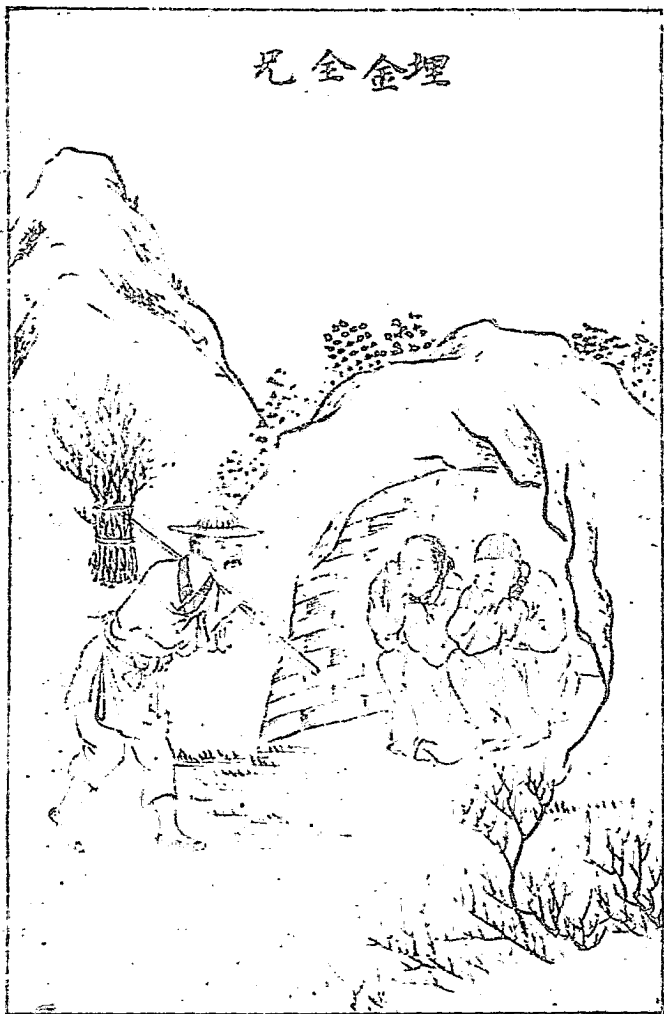


逆倫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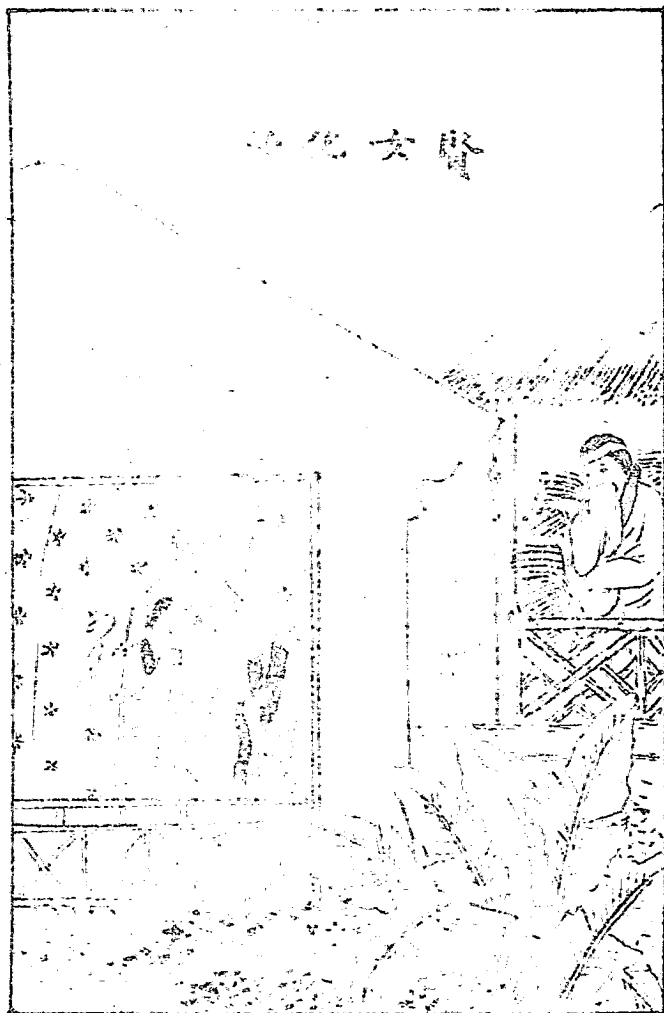


埋金金兄

宣講拾遺 卷上



賢女范



◎尊敬長上◎

聖諭云。如何是尊敬長上。許大的世界。許多的人民。都只是一個名分。收管得定。只是一個禮體。安排得定。名分就是這個長上了。禮體就是這個尊敬了。長上不止一項。如叔伯祖父母伯叔姑姑兄姊之類。便是本宗長上。外祖父母。母舅母姨。妻父母之類。便是外親長上。鄉黨之間。有與祖父同輩者。有與己同輩。而年長者。便是鄉黨長上。如教學先生與百工技藝的師傅。便是受業的長上。本處親臨公祖父母官各上臺衙門。及學校師長。便是有位的長上。這些倫理名分。若天上地下一定擺列。都該尊敬他。嘗聞先輩家風。凡百事。長者說了。卑幼唯唯聽命。近來風俗薄惡。多是少年狂妄用事。任意胡行。見親長有衰弱。落薄者。便不伏氣。稱謂他。見年高老成人。便說道。是古板子。不要放在眼裏。見達官長者。便說道。休要畏縮奉承他。只管作大模大樣。

不該抗禮的。也強與他抗禮。以爲有氣岸。殊不知他年紀大似你。行輩先似你。識見多似你。名位高似你。你是卑幼。他是尊長。如何敢褻慢他。如何敢欺侮他。假如他人輕忽你的祖父。你必不喜。下面人犯你。你亦不堪。何不將你自己的念頭。轉想一想。再行著這點驕傲的心。眼底無人。必至越理犯分。做出放膽事來。決非保身。全家消息。所以人生天地間。除了孝順父母。第二件。就是尊敬長上。尊敬如何。行則隨行。坐則隅坐。有問則謹對。有命則奉承。當揖就揖。當拜就拜。逞不得一毫聰明。依不得一毫勢力。這尊敬兩字。又不是外面假做得的。是一點謙謹畏懼的真心。即如今日你們心裏。真有一點敬官府。遵宣講聖諭的心。纔叫做尊敬。若只隨班胡混。沒有這一點真心。便聽些講演。總是故事。口裏尊敬。心中傲慢。如何成得。必要心中真有這尊敬長上的心。外面纔有這尊敬長上的禮貌。假粧不得。又有一等人。外面假粧像

個謙恭。心中其實強很。便要尋長上一個破綻。定要與長上做一個對頭。咬文嚼字。無所不至。這等樣人。人面獸心。到底于名犯義。成了名教中罪人。你們各各思量。快要拔出那不尊敬長上的真病根方好。且我能凡事守禮。加謙謹一分。尊長必然愛重。鄉黨必然稱譽。後生必然效慕。終身纔做得個好人。若帶些傲慢輕薄。鄉里誰不惡你遠你。那個服你。雖然才高發達。去了亦然。做不得人品。古人說得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今日雖是子弟。他日就是長上。我也將受別人的尊敬。今日我若不肯尊敬人。後日人亦決不肯尊敬我。將如之何。

賢孫孝祖

世人當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子所宜報。未思祖父母之恩。原同父母之恩。而孫亦所宜報者也。想祖父母創修產業。辛苦一生。雖爲子計。未嘗不爲孫

謀也。且祖父母之愛孫。甚於父母之愛子。何以見之。未見孫面以前。終日盼望。或焚香以禱神明。或積善以求感應。欲得一賢孫。接其宗嗣。既得之。視如掌上明珠。每日叮嚀兒媳。好生看顧。卽製褥被。以閉風寒。處安穩以防驚悸。若聽孫孫啼哭。悚然心動。卽雪霜冷夜。必起身探問。自滿月至週歲。每日抱之。教言教行。自不必說。及能言能行後。而祖父母喜不自勝。却又出入防匍匐之災。衣食量飢寒之節。卽遇憂悶之境。愁面皺眉。若聽孫孫喊聲。爺爺不由暢然爽快。把一切憂悶全然忘去。或趕集或赴會。必辦買食物耍器歸家。別不及問。便叫孫孫令其歡耍。若一時不見。卽遍處尋問。或兒媳供以新鮮異味。必與孫孫同食。孫若不在膝下。寧與減口。要與孫孫留些。及少有知覺。便教以禮義。令其曉進退之節。訓以詩書。望其入聖賢之途。若受責罰。必多方庇護。設有錯誤。必婉言遮蓋。至弱冠時。當婚娶。雖屬父母主持。而祖父母

也操理大半。更有一等幼時不幸。或喪父喪母者。其受祖父母之恩。更屬加倍。見下案
証詳明卽極其衰老。一日不瞑目。一日與兒孫經理事務。一刻不斷氣。一刻與兒孫操持家計。觀此而祖父母之愛孫。不更甚於愛子乎。所謂恩同於父母者。不亦信不誣乎。今世之爲孫孫者。當摸心自問。受祖父母如此之恩。而不誠心孝敬。豈不天良有虧哉。果能誠心孝敬。則報祖父母之恩。卽所以報父母之恩矣。豈不誠大孝也哉。今舉一人。誠心孝祖。而得榮顯者言之。西蜀健州一人。姓陳名清華。乳名春山。其祖名永年。祖母趙氏。俱年邁。春山生六個月。父卽早逝。母周氏。因家貧子幼。志節不堅。意欲改嫁。不便出唇。終日嘔氣。不敬翁姑。不恤嬰孩。公婆窺知其意。心甚悲痛。若要許他出姓。孫孫無人乳哺。若不許他。終日嘔氣。如何度日。於是把兒媳喚到草堂。用好言相勸。見媳婦不由我淚流滿面。你聽我把苦情細向爾談。爲養兒把俺的肝腸

操斷。寔指望成人後。事奉殘年。萬不料。正青春。短了壽算。撇下咱孤寡獨。寔

在可憐。也是俺老命鄙累你運蹇。望賢媳扶老幼志節要堅。此話不消說。家貧如洗難

道跟到你餓死不成。你丈夫臨終時囑咐一遍。至于今萬不該說出此言。若無後你

改嫁我也不管。既有兒。又何須另上別船。雖然有後老幼數口。一人怎能養活許多。俺夫婦。雖

有年非無能幹。豈靠你一個人要吃要穿。小孫孫若成人早把名顯。到那時

豈不是節孝雙全。我也就無此妄想。真不能等着享他的福。小孫孫。至今日週歲未滿。怎忍心離

故廬。撇兒一邊。縱改嫁待孫孫扒動飯碗。或三年或五載。決不阻攔。講周氏

改嫁之心已定。公婆枉說這片良言。那裏肯聽。怎奈公婆不脫口。亦無人敢

娶。他便終日禱告。願兒早死。免其掛脚。又生兇心。毒害嬰兒。一日不與乳食。

夜間放在被外。凍餓將斃。天明報于公婆。說是兒得暴病。只恐難愈。祖母忙

把春山抱在懷中。放聲大哭。宣見孫孫氣將斷。如刀割胆。想一生命運乖。不

禁淚漣。幼年間。常疾病。並無生產。四十二。纔生下一個兒男。把孩兒養育成。辛苦千萬。備聘禮請媒。纔把親搬。到那時。把俺的肝腸操斷。纔能夠。把媳婦。娶到家園。寔指望他夫婦。同盡孝念。不料兒三十二。命赴黃泉。兒死時。哭得俺。幾次氣斷。哭不活。苦命兒。痛叫蒼天。幸還撇小孫孫。一根苗線。若不然。竟絕俺。後代香烟。我終日。囑媳婦。好生照看。咱居家。全靠他。送老歸山。暖孫呀你的母。要改嫁。苦口相勸。強攔他。在家中。把兒養盤。又不幸。偶得病。氣息將斷。若不甦。生把俺老命哭捐。到衰老。靠何人。把俺養贍。老夫婦。受飢寒。誰人可憐。餓死在。古道旁。無人殮殮。只落得。撇荒郊。虎狼分餐。老天爺呀憐念俺孤寡獨。施恩半點。若不然。定與兒同赴黃泉。講趙氏抱住春山。哭的要死。春山得此溫暖之氣。復甦轉來。趙氏遂命其母乳哺之。春山吃乳一陣。那還有病。祖母觀此情景。始知是媳婦謀害。即把周氏大罵一陣。逐出家門。周氏遂

改姓。撇下春山。全賴祖母扶養。晝間抱起鄰家討乳。夜間移濕臥乾。幾次餓飯。洗屎洗尿。終無厭心。其情更甚于愛子。家本淡薄。又兼年老無能。日加困苦。後遂無奈。抱着孫孫乞討。鄉鄰可憐。春山自那日受了凍餓。得下食疾。身體軟弱。九歲方能舉步。此數年間。所受苦楚。不可勝記。春山漸長。至十二三歲。頗知人事。看二老辛苦太甚。不忍坐食。于是幫楊越公府下。放牛營生。每年得工錢二千文。供養二老。凡主人賜有葷腥新鮮異味。自不忍食。必攜歸奉與二老。每晚必回家問安。二老見人家幼童。都上學讀書。後來有個盼望。想我家貧孫孫不能讀書。何日可以發達。日久憂慮成疾。臥牀不起。春山告白主人。討錢五百。買些糕餅茶食。代回到家。見了二老。問得何病。待孫孫請醫調治。二老見孫孫有此孝意。不禁淚下。宣見孫孫不由我聲聲歎氣。思想起貧窮人。好不慘淒。俺夫婦終日間打盡主意。怎能似富貴家。身體安逸。也

咱的命該如此。何須悲歎。小孫孫。今纔夠一十三歲。道還知理家計。苦把錢積。兒生來。身體弱。力氣不給。幫人家。去放牛。時時憐惜。貧窮人家下力找錢還不知。主人家怎樣待你。又恐怕在荒郊。傷于牛蹄。更還怕與人家。牧童鬪氣。思想起。淚雙流。操壞心機。主人待我頗厚。衆牧夥道也。和氣二老又何必掛心。雖掙人兩串錢。也非常容易。五更起。半夜眠。費盡氣力。當牧童。終不能成其大器。枉費俺一片心。不能發籍。只要有富貴命。富豪家。讀詩書。盼望有指。咱家貧。雖讀書。怎步雲衢。因此情。何患不能發籍。富豪家。讀詩書。盼望有指。咱家貧。雖讀書。怎步雲衢。因此情。俺夫婦。終日憂慮。到晚來。思想起。睡不安席。二老好好安養疾病。不必爲孫這樣遠慮。今歸家。問何症。從何而起。只爲爾難發達。憂慮成疾。爾果能苦立下沖天志氣。二老病不須醫。自然安逸。二老既如此盼望我。若不立志誓不甘心。聽孫孫出此言。又歎又喜。但不知此志向從何而立。家貧苦又不能誦讀章句。把爾的心腹話細向俺題。晝放牛掙錢供養二老。爾雖幼。頗有些浩然之氣。立志向讀詩書。苦用心機。要

體貼。俺二老。終身爲你。孫孫呀非金榜題名時。心不安逸。講春山聽了。心中自想。人生天地。以孝爲本。家貧不能安養口體。再不能體其心志。恩何以報。于是立志苦讀。以隨二老心願。等侯祖父母病痊。仍歸主家。借殘書幾卷。跪央主師教誨。白晝放牛。將書掛牛角上。以便誦讀。晚間歸來。每夜讀至三更。常恐昏倦。將髮繩繫于梁上。沉昏頭墜。髮繩必緊。醒而再讀。楊越公看他苦心發憤。必成大器。因發仁慈。收爲門徒。又命永年夫婦看守柴山。每日砍柴賣錢度日。春山自此心得安妥。晝夜苦讀。至十七歲入庠。其後鄉會連捷。二十二歲得中狀元。上聞其孝。欽賜內閣學士。春山念祖父母年高。不忍就職。遂跪金殿懇乞終養。宣陳清華跪金殿百叩謝恩。謝萬歲將狀元。欽點小臣。賜內閣爲學士。感恩不盡。思想起苦楚情。不禁淚淋。自生來命運鄙。一言難盡。乞萬歲怒臣罪。細聽臣云。有甚苦情。但說何妨。恕你無罪。臣方生。六個月。父即命殞。祖

父母。只哭得數次昏沉。臣的母因家貧節志不穩。撇下了。臣與祖。老幼三人。臣祖母。嚼飯喂。晝夜幾頓。屎與尿。污被褥。終無厭心。祖年老。臣尙幼。度用饑饉。無奈何。措着臣。乞討鄉隣。臣幼時。身體弱。舉步不穩。累二老。措九歲。受盡辛苦。省人事。因二老。勞苦太甚。十三歲。當牧童。去掙錢文。祖在家。憐聞幼。心常憂悶。當牧童。怎能夠。步上青雲。憂慮久。得了病。眠牀臥枕。臣歸家。事湯藥。問病來音。祖曾說。這病症。別無他論。恐爲臣。難發達。憂慮在心。臣當時。寬祖心。無須憂悶。名不能。登金榜。誓不甘心。祖病好。歸主家。借書幾本。快主師。教誨臣。晝夜諷吟。放牛去。把殘書。牛角掛穩。至夜讀。頭懸梁。效法古人。楊越公。看爲臣。苦志發憤。纔收臣。爲門生。大發慈仁。臣所受。苦楚情。一言難盡。至今日。步青雲。方悅祖心。又賜臣。爲學士。就職接印。若違背。萬歲命。罪該焚身。臣跪懇。萬歲爺。放臣歸郡。多憐憫。臣的祖。年整八旬。血氣衰。常疾病。眠牀臥枕。

事庭幃。奉茶湯。靠臣一人。祖把臣。撫養大。辛苦受盡。臣把祖。若遠離。能無愧心。想人生在世間。以孝爲本。况聖朝律例載。孝治乾坤。臣尙幼。事陛下。久遠得很。祖年老。縱盡孝。能有幾春。望萬歲。把苦情。仔細思忖。若失却。一孝字。怎管萬民。講皇上聞之。更嘉其孝。遂賜誥封。又賜奴婢二人。白米千斛。歸以奉祖。春山謝受。自此歸郡至家。跪見二祖。二老甚喜。修墓祭祖畢。遂治厚禮謝楊越公。越公深慕春山孝德。遂將女兒秀蘭許配春山爲妻。秀蘭亦甚賢淑。夫婦虔事二老。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凡飲食茶湯。必親身奉進。出入必親身就件。靜坐談今講古。必令二老暢懷。夫婦皆與二老同室。以便事奉。如是數年。毫無倦怠。一日祖母得疾。春山夫婦更加虔心。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片刻不離左右。至數日壽終內寢。其祖痛念夫妻之情。氣不轉來。遂相繼而逝。春山夫婦悲哀至極。以禮厚葬。七七做齋。守墓三年。服滿夫婦同赴京就職。

皇上甚喜。欽賜禮部尙書。再說其母周氏。自改姓以來。並無一日福享。前房子媳。皆不尊服。面呼淫娘。長短終日嘔氣。心常憂悶。一日忽聞春山成名。捶胸追悔。宣聞春山成了名。自己悔恨。想當年做的事。抱愧在心。我原夫臨終時。咐囑要緊。他教我守貞節。孝養雙親。我那時仗性傲。不遵夫訓。因家貧。畏勞苦。遂至生心。二公婆戒勸我。終不應允。只說是另嫁人。靠養終身。誰料得前子媳。皆不服順。老與少。沒一個把我當人。又當面呼淫娘。悶氣難忍。憂的我無奈何。暗把淚淋。所受的齷囊氣。一言難盡。仔細想這些賤。是我自尋。若那時守貞節。志向拿穩。到此時。誰不稱誥命夫人。因前生少修積。福薄得很。至於今後悔遲。瞞怨誰人。講周氏追悔一陣。自縊而死。奉勸世間孀婦。當知婦道從一而終。不幸夫死。立志要堅。孝親扶幼。縱受貧勞。終有好處。一朝子若成名。誰不稱揚。縱然無後。當憐公婆年老。痛念故夫恩情。亦當守節盡孝。

雖受苦楚。却爲美名。給婆娘兩家增光。建坊入祠。受皇恩。流芳萬古。豈不美哉。若畏貧勞。而改嫁。不惟名節有虧。且使公婆痛于世上。故夫切齒于九泉。況後娘之名。是最難當的。如周氏者。非深可鑒乎。試看此案。楊越公。非施仁慈。豈能得此佳婿。春山非盡孝苦讀。豈能名傳千載。世之爲孫孫者。當以春山爲法。爲孀婦者。當以周氏爲戒。

勸夫孝祖



附逆倫慘報

聽信妻言。古書所戒。蓋婦人之性。每多悍嫉。或道父母不是。或談兄妹長短。一聽其言。必致誤事。故古書戒以勿聽也。然或自性偏僻。忤逆肆橫。妻以良言勸懲。何嘗不可聽從。若逞兇悍之性。全然不聽。任意胡爲。忤逆百般。後之顯報慘罰。殆有不可言者矣。今有一案。不聽妻之良言。而遭慘報者。講與太衆細聽。四川重慶府一人。姓郭名丙南。幼時父母早逝。賴祖父母撫養成成人。

娶賈氏之女。名桂英爲妻。桂英天性賢淑。事祖敬夫。毫無懶怠。怎奈丙南不理正業。被濫友引誘。嫖賭嚼搖。無所不爲。祖若誠諭。而抵抗。良言勸懲而不聽。田產本多。被他典當殆盡。一日在外嫖賭。欠下債帳。又要典田。祖父阻道。如今剩田無多。眼看日食難度。爾心終不回。若把家產耗盡。難道叫我老夫婦餓死麼。丙南抵觸曰。父母與我遺下田產。由我擺弄。你餓死不餓死。與我何干。其祖聽之大怒。宣聽奴才吐此言。不由動氣。想起來。辛苦情。兩眼淚滴。遭不幸。爾父母相繼早逝。我夫婦盤養你。操悴心機。盼望你勤讀書。成其大器。誰料你不聽教。發風不息。我就食些玩耍也。不爲之發風。怎不體。我夫婦怎麼養你。看待爾。如掌上明珠。一粒痛憐你。孤苦兒。因纒慣起。萬不料。至如今。你把心欺。就典田還債也。不爲之欺心。雖置這幾石田。也非容易。五更起。半夜眠。費盡氣力。貪嫖賭。把家產。一旦拋棄。累我們受凍餓。心豈無虧。我不生心害你就不爲之虧心。蠢奴才。你竟敢肆橫無

忌。逞惡言。抵觸我。百般忤逆。要把你送當官。嚴刑處治。不留你。敗家郎。玷我清基。講其祖越說越惱。遂邀族人。把丙南摺起。決要送官。桂英看此光景。暗與祖母曰。若不上前懇恩。你孫孫難免受責。祖母心也痛憐。遂引桂英進堂。懇恩曰。你孫孫此等耍乖。本當處治。若送當官。設有不測。豈不負二老一片婆心麼。其祖沉意半晌。念桂英賢淑。方纔息怒。族人把他解下。與祖父母叩頭已畢。氣忿忿的回房而去。晚間桂英把二老安睡以後。回到房中。見夫君倒臥在牀歎氣。遂把他喊起曰。夫君何須憂悶。祖父責懲分所當然。妻有幾句鄙言。夫可願聽。丙南說。只要能與我還帳。講到天明。我都願聽。桂英說。只要你聽。我就與你還帳。丙南說。請講。桂英遂欣然相勸。宣賈桂英坐燈前。把夫解勸。有幾句愚蠢話。仰記心間。凡處世也。無論富貴貧賤。各須當理正業。孝弟爲先。父母已經早亡。還講甚麼孝道。父生子。子生孫。世代皆然。祖父母猶如那木根水源。

依此情。二老前。當盡孝念。論恩德。比父母更重幾般。祖的恩德。怎比父母還重。養我父。娶我母。辛苦千萬。父母亡。又養夫。操悴心肝。體二老。辛苦情。所爲那件。不過是望夫君。事奉衰年。我也未說。不事奉他。既孝敬。你就該專務正幹。好不該學浪蕩。典當庄田。憂的祖。無奈何。把你教管。你怎該抵觸他。出言不堪。只因賬目要緊。逼的沒得法子。不回頭。把家產。一旦耗散。累二老。受凍餓。罪孽彌天。做此等逆倫事。自心盤算。恐上天不肯容。忤逆兒男。講丙南聽得這片言語。自悔錯誤。遂與妻曰。只要把帳還完。以後再不敢如此了。桂英道。夫君更還有五種大毛病。若不剪除。只怕身家性命。都難保全。丙南聽之心甚駭然。還有甚麼毛病。這樣利害。賢妻快快講來。桂英說。瞧樓鼓打一更。夜已深了。恐夫君不願聽。丙南說。只要能剪除毛病。保全性命。終不煩心。桂英說。夫君靜坐聽我。一道來。宜一更裡。勸夫君。口腹宜減。且不可在場店。日食肥甘。進館去。一席菜。浪費幾串。

羅雜糧。足夠咱。盤費半年。憐二老。一生苦。創立家產。經年間。那有點。新鮮肉
餐。祖父母。恩愛你。如寶重看。你獨自。享口腹。心中何安。見幾個。好吃者。不敗
家產。困苦時。想山糧。難到口邊。君曾見。浪蕩子。大街叫喊。立正業。怎至于。受
此苦難。賢妻此理講得不差這個毛病二更裡。勸夫君。酒也要減。好飲者。最
至于。壞事百般。喝醉時。露機密。遺落器件。甚至于。惹起禍。累坐牢監。富有時。
携朋友。推杯換盞。困苦時。無一人。到你面前。更有等。害酒病。娘親叫喊。死不
死。活不活。罪苦難言。設不辛。害酒病。早把命染。負二老。扶養你。二十餘年。到
衰老。靠何人。供給養膳。你縱死。九泉下。能無罪愆。依此說來酒也一定要
戒還有甚麼毛病講來三
更裏。勸夫君。莫宿娼院。那妓女。俱都是。心毒口甜。用巧言。把你哄。心腸調轉。
若貪戀。必設法。騙你銀錢。櫻桃口。咬破你。家業田產。三寸脚。踢倒你。樓房百
間。展青絲。帶殘花。照魂之傘。腰懸劍。暗殺君。命喪黃泉。若無錢。他必定。把你

作賤。浪蕩子。在世間。人人憎嫌。最可怕。循環理。報應靈顯。不在女。即在孫。就
把賬還。只知圖一時之歡。不知有這。四更裏。勸夫君。賭莫久戀。見幾個。賭博
漢。身命保全。不回頭。若一日。輸盡家產。祖與婆。妻合子。以何養盤。到那時。無
奈何。胡爲亂幹。結匪黨。犯國法。捉拿到監。餓死了。妻合子。那還算淡。累二老。
受凍餓。罪孽彌天。望夫君。把此情。仔細盤旋。不回頭。到那時。後悔遲延。賢妻
四款是吃喝嫖賭我都五更裏。勸夫君。洋烟宜斷。惟此物。比毒藥。更毒百般。那怕
能一概全戒。還有那件你。六尺軀。英雄好漢。能吸的。骨如柴。面如土顏。聳着肩。就着脊。髮長遮眼。皺
雙眉。涕淚流。醜態百端。廢經營。失家計。典賣田產。敗祖德。賤自身。惹人憎嫌。
拿銀錢。買罪受。所圖那件。晝與夜。顛倒顛。不離牀邊。久而久之。把氣血。精神耗
喪。甚至于。絕後嗣。早喪黃泉。凡敗家。多因這。五等起見。不早醒。困苦時。悔斷
肝腸。夫果能。盡剪除。理正勤儉。管保你。身性命。一概保全。講丙南說。賢妻所

勸之言。句句金石。無不遵服。望賢妻。把賑還完。以後再犯。天神誅之。桂英看他悔心真切。把衣服首飾典當錢文。把賬全還。丙南果然安分。整理家務。孝敬二祖。毫無倦怠。祖父母甚喜。如是年餘。祖得癱瘓之疾。命丙南街市請醫。偶遇故友李心華。推讓酒樓。飲至半酣。心華說賢弟近來。怎麼這樣安靜。並無場上來游。莫非那個冒犯賢弟麼。丙南遂把桂英所勸之言。細訴一遍。心華乃發笑曰。聽信妻言。諸書所戒。男子漢大丈夫。却被妻子管倒。外人若知。豈不羞死。丙南自此舊病復發。比從前所爲更甚。桂英又加百般苦勸。再也不聽。反說好唆夫者。不是好婦人。聽妻言者。豈是大丈夫。自後任你說的天覆地轉。我也不肯聽了。祖患流連之疾。不能管束。他每背祖典田。祖母得知。要約族人把他責罰。他便懷恨在心。一日又邀李心華到家飲酒。至三更時。快心華設謀。心華低頭一想曰。易得易得。夜至靜深。撥門入室。把祖母殺壞。

略遲片刻。高聲喊叫。衆人起來看時。謬言賊盜所害。此計神鬼莫猜。再典田園。豈能阻你。丙南就要依計而行。未知暗室私語。天聞若震。上天豈肯少容。丙南正在燙酒。忽然壺崩酒撒。灑他二人滿身火。酒勢連衣燃起。燒的二人慘聲難聞。驚動桂英到前廳一看。即高聲喊叫。衆鄰來看。用水潑之。火勢愈盛。人不能近。箇箇束手無策。一直燒到天明方息。燒的皮枯髮焦。心華早已死了。丙南氣息不斷。衆問何姑。丙南卽發顛言。宜郭丙南。出言來。惡氣恨恨。罵一聲。李心華。狗肺狼心。我正自。在家堂。操持農務。好不該。引誘我。去入匪羣。也是我。識見淺。志向不穩。就隨他。學浪蕩。欺瞞祖人。從不思。父與母。早把命殞。賴二老。扶養我。萬苦千辛。貪嫖賭。欠下債。心中憂悶。典田產。去償還。如割祖心。責懲我。不遵服。抵觸過分。我賢妻。看此境。時刻憂心。將良言。解勸我。五更殆盡。那時節。知悔悟。方欲回心。李心華。譏誚我。識見愚蠢。被妻子。管得

倒實屬羞人。又反心。比從前肆橫更甚。我祖母要責懲。設計逆倫。把祖母扶養恩。一概昧盡。不料得暗室語。上天早聞。也是我惡貫滿。神鬼惱恨。玉皇爺。卽差下炎帝真君。借酒勢。燒的我疼痛難忍。李心華。只燒的身如灰塵。只因他誘人家子弟胡混。在其中圖酒食。誑騙錢文。忠厚子。學浪蕩。多被他引。至傾家敗產者。一十三人。又與我設險計。罪加萬仞。燒斃命。墮地獄。不得翻身。以我等作式樣。警世誥訓。勸世間浪蕩子。及早回心。或是耕。或是讀。安守本分。再不可貪風流。忤逆雙親。不可說祖父母。不當孝順。若忤逆。比逆親罪孽更深。多準我。活三天。罪過表盡。也打入阿鼻獄。永墮沉淪。講凡有人來看。他要細說一遍。果至三日而死。桂英央人把他葬埋。家產已被丙南耗散將盡。眼看日食難度。祖父母恐連累孫媳。便吐開張之言。桂英聽之。卽跪二老面前。垂淚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况你孫孫不孝。遭此慘報。我若再醮。二

老必要餓死。我之罪過。豈不更甚麼。祖曰。惜乎家業已空。我又患此流連。死不死。活不活。恐累你受苦。故出此言。桂英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足憂慮。二老聽之甚喜。自後桂英事祖更加懇懃。晝夜紡織。找錢供養二老。若找不得來。自食藜藿。又焚香祝上。默佑祖翁全愈。願減壽以加祖。遲之三月。產生一子。取名寄生。祖見曾孫一喜。而病遂愈。比從前更康壯。居家克勤克儉。久之衣食無缺。寄生漸至少壯。送學讀書。才識過人。十七歲入庠。鄉會連捷。官至都察院副使。居家皆受封贈。同享無限之福。豈非孝之感應乎。試看此案。報應何等顯速。世之爲孫孫者。當以郭丙南爲戒。爲孫媳者。以賈桂英爲法。凡與少年子弟相處。宜談有關世道之言。不可妄談淫亂。誘人爲非。想李心華一生作爲。遭此慘報。可不慎歟。

感親孝祖

附體親養育歌

嘗聞國有諫臣。君不。至于不仁。家有諍子。親不陷于不義。語云。事父母幾諫。聖人嘗以諫親之道示人。而爲子者。獨未之聞耶。倘父母少有所失。人子豈忍坐視。聽父母陷於非禮非義之境哉。是必怡聲柔色。幾微進諫。見志不從。不可因親之怒。而即止。或指此以示彼。或借人以鏡己。待父母悅服而心始安也。若父母執迷不悟。甚至鞭撻以勞。亦不可生疾怨之心。伸己之是。言親之非也。仍起敬起孝。委曲婉轉。感其親心。必待改悔而後已。今舉一案。賢孫而能感親孝祖者言之。荊州枝江縣。一人名趙本固。爲人忠厚。與人傭工。甚是懇勤。積些錢文。娶妻何氏。生一子。名喚松華。後來與人佃田營生。克勤克儉。治有六七畝地。松華漸成人。娶湯姓之女爲妻。初產一女。名喚貴廉。次產一子。名喚貴安。松華夫婦素不盡孝。兼之父母年老無能。本來持家之主。好談勤儉立業之語。每日早晚。必把兒媳誥誡。且把兒媳喚堂前。持家之

事向兒言。當初傭工受苦難。後來與人佃田園。母曰每日三餐辦茶飯。割草放牛到坡前。偷閑織布紡棉線。縫聯補綴三更天。父曰一點血來一點汗。吃穿儉省耐饑寒。纔置稻田六七石。望兒常守勤耕田。母曰體親苦情重勤儉。黎明即起晚遲眠。縫聯補綴心莫厭。敬老慈幼要耐煩。父曰關門必自親檢點。夜間勤起防不然。無事不可趕場店。切莫貪酒學賭錢。母曰進廚莫拋米合麵。當思農夫耕田難。水缸宜令常常滿。柴草不可堆灶前。父曰親朋鄰族宜和好。招多因憊出妄言。謹守本分耕田產。國課早完自得安。母曰睡時廚下走一遍。吹燈看花落那邊。夜夜防賊日防患。小心謹慎聽自然。父曰處事莫把便宜占。吃些虧處要耐煩。居心做個無用漢。頭上朗朗有青天。母曰事不隨心切莫怨。恨天怨地造罪愆。同心協力長田產。忍讓自不起禍端。父曰還望爾等行方便。救急扶危憐貧殘。存心切莫起惡念。子孫自然得昌延。講

二老每日以此誥誡。松華

夫婦嫌他語多重叙。心中生厭。於是山坡修一茅屋。造一小車。將父母送至其間。以免厭故。貴安自館歸家。不見二老。問其姐姐。始知其情。姊弟二人心皆不安。又不敢阻攔。於是跪倒父母面前。幾微進諫。宣九歲男。十歲女。齊跪堂前。尊一聲。雙父母。細聽兒言。父母答曰。兒呀。有話但說。不防何必行此大禮。問父母。盤養兒何等。歎歎。把始終。養育恩。細向兒談。若問養育之恩。懷胎十月。乳哺三年。關煞痘疹。條條關心。把孩兒養成人。辛苦累萬。但不知。痛合愛。是何意焉。望其衰老之時。慙懃奉庭。幃論恩情。理當該誠盡孝念。兒若學。忤逆郎。親心可安。受我天大之恩。若不誠。無誠心。盡孝道。該遭天譴。莫非是忤逆報。天理循環。正是此理。論父母。講此情。不差半點。兒心中。有句話。不敢明言。有話只管說。來想兒無罪。祖父母。養父時。不知何然。量其情。與養兒。慈愛一般。你只管盡孝。就是。談那些妄言。做甚。怎僅知。望孩兒。盡其孝心。祖父母。盤養父母。所爲那般。我受父母之恩也。未失了養膳。每日間。雖然有三餐淡飯。孔夫子。告子游。何等之言。哦。你這兩

說我之不。豈敢說父母不孝過犯。因何故。把二老送上荒山。因他話。雖孝來了麼兒。豈敢說父母不孝過犯。因何故。把二老送上荒山。因他話。雖多所說的。不是別件。俱都是教子孫持家良言。我即不孝也。不當你說呀。孔夫子曾示人事親幾諫。親有過。兒豈忍袖手旁觀。說的父母無言可。對發怒。拿棍要打。勸父母。且息怒。莫把兒趕。講一輩古聖賢。平心細參。你這小小毛娃。曉得甚麼。古人昔仲由。負白米。供親養膳。曾子與。奉酒肉。萬古稱賢。這都是聖門中。大賢誰人能及。老萊子。穿花衣。悅親開展。晉王祥。臥寒冰。求魚母餐。他孝該怎的。賢孝名。留黃卷。何等光顯。忤逆郎。被雷擊。遺臭萬年。你這奴才胆可包。非孩兒。敢這樣。忤逆大胆。恐外人。道父母不孝不賢。因此情。俺姊妹。前來進諫。望父母。把二老。搬回家園。你這兩個鬼崽講來。講身上有。何功德。貴安曰。論二老。愛孫孫。如寶重看。怕兒冷。怕兒餓。怕兒驚懸。爲兒孫。苦耕種。治下田產。咱居家。纔能夠。不受饑寒。貴廉曰。得兄弟。兒方夠。一歲餘。間。娘把兒。付祖母。同榻而眠。屎與尿。污被褥。心無惡厭。替梳頭。替纏脚。整理

容顏。咱居家。受二老恩。皆不淺。若不報。海深恩。逆理滅天。講松華曰。爾欲報恩。爾去事奉。若想搬二老回家。是萬不能的。如若再向我面前胡吵胡鬧。定要打死你兩個鬼崽。貴安姊妹也不敢做聲。只得前去事奉。二人行至中途。計議曰。到山坡。見了二老。若說明此情。不惟更助二老之歎。且彰父母不孝之過。如何是好。貴安曰。到山坡。且用好言寬慰。令二老暢懷。豈不兩全其美。貴廉曰。可也。且說趙本固老夫婦。居于山坡。自辦飲食。冷冷淡淡。想起當年事故。不由自歎曰。宣老人苦楚。寔可憐。苦在心頭。向誰談。白髮夫婦同悲歎。青春兒女不跟前。氣衰力弱行難走。菜梗無牙食不全。問舊怡情星落落。自悲孤子淚漣漣。體心後嗣理還可。橫意子媳忤逆焉。愛上不如愛子厚。事親那敵待妻虔。歌舞境內反成苦。喜慶堂中亦觸煎。事故不周歸長輩。治家弗力怨高年。蛇腰豹面形非壯。鶴髮雞皮無能焉。近聽無聲怒不理。覷面不識

責爲愆。言語歷落。嗟神散。衣帽塵垂不堪言。其情不知因何故。把俺二老送
荒山。想起當年淒切處。大放悲聲叫皇天。講二老正然悲歎。貴安姊弟走至
近處。聽的真切。急忙進前。雙雙跪下。巧言寬慰曰。宣雙雙跪面前。二老聽兒
言。何必發悲歎。孫孫來承歡。也是二老年高耳目失常孫女叫貴廉。孫孫小
貴安。謹遵父母命。前來事高年。可是命你來事奉吾俺來事二老。父母耕庄
田。持家重勤儉。興家長財源。爲何把吾等送因祖年紀老。時值六月天。持家
事務多。恐祖心太煩。恐我勞心太甚麼山坡修涼亭。送祖到此間。乘涼來避
暑。清閑且安然。可是送了我來享清閑之福休說不願居。此處最可羨。舉目觀
山景。四面風來參。依你說來此處最無事談今古。悶來聽鳥喧。興時且高歌。
猶如自在仙。且問你怎麼渴了烹香茶。捧遞涼榻前。飢時就羹飯。葷蔬爛和
鮮。每日有飯有菜道夜間捕蚊蟲。白晝來搖扇。洗澡燒溫湯。預防受風寒。熱

之時涼衣裳勤漿洗鋪蓋令軟棉。若還有夜起便桶送牀前。果能如此孝敬不負我疼愛你

場清晨晚晚起困倦午上眠。晚間無瞌睡乘涼月下玩。這福分享過了

喚貴安。婆婆喊貴廉。斟上兩杯酒。裝上一袋烟。乘涼二更後。携孫去安眠。每日是如此。何等不安閒。待到立秋日。二老轉家園。居家聚一處。同享快樂天。

講 姊弟二人。一片巧言。哄的二老暢然欣快。不由自樂云。宣 誰人終樂樂幽閒。惟有老人自在天。勤耕稼穡歸稚子。孫孫姊弟事堂前。往來事故勞何用。隱居山林養性天。月下多醉三杯酒。無事常啣一袋烟。閑時談善講今古。悶來山前聽鳥喧。携孫自樂誰知曉。適體清晨午尙眠。未下牀頭飲且食。既臨席上爛和鮮。涼亭洪福享不盡。世間豐隆用已全。興至高歌喜得意。恰似蓬萊自在仙。白髮夫婦同安享。不負持家在當年。講 貴廉背祖與弟曰。暫把二老安寓虛樂之境。至秋涼之日。若父母仍不準二老回家。可該怎的。貴安曰。

姐姐在此。事奉二老。弟歸家。窺父母意見。再作道理。往返月餘。父母毫無回轉之意。一日回家。行至中途。遇一半跛道士。授以體親養育歌一篇。費安拜授。誦讀一遍。其中情理真切。於是貼在中堂。令父母見讀。使其自悟。其歌曰。
宜體父母養育恩。如地如天。爲人子。雖竭力。報答不完。今且把。始終情。細訴一遍。勸諸君。存心聽。靜坐啞言。娘懷兒。十個月。提心弔膽。只恐怕。有失錯。如臨深淵。仰望兒。只操的精神困倦。茶不思。飯不想。百病相纏。腰膝酸。手脚軟。眼睛黑暗。只瘦的。骨如柴。面如土顏。食娘肉。飲娘血。隨娘氣轉。十月滿。兒降生。痛苦難言。週身間。骨節處。都要動散。腹如割。心似落。性命相關。與閻君。如隔紙。纔見兒面。赤條條。尺餘身。抱在懷間。頭又暈。眼又黑。容顏改變。不像人。不像鬼。罪犯一般。過三天。離牙牀。猶如世轉。恰似那。出血海。得見青天。新鮮物。恐碍乳。不嗜半點。通乳的。即屎尿。娘也能餐。乳若缺。嚼飯喂。晝夜幾遍。三

九天夜煮米。併不說寒。說不盡。坐月間。一片苦難。再說說。劬勞恩。乳哺三年。娘就濕兒臥乾。股常當枕。兒啼哭。娘心酸。何曾安眠。屎一把。尿一把。心無惡厭。怕兒冷。怕兒餓。怕兒驚險。飯到口。看見兒。不肯下嚥。與孩兒口對口。吐與兒餐。出天花。合痘疹。心驚胆戰。只恐的。過關煞。性命難痊。爲父的。請醫巫。腳腿跑軟。戴星月。取藥回。急忙去煎。把孩兒。抱在懷。口對口。灌坐牀邊。謹守護。晝夜不眠。父與母。跪中宮。虔心許願。焚清香。求籤卜。禱告蒼天。恨不得。替孩兒。受疼受癢。只待到。痘疹愈。親心少安。盤養到。少壯時。送入學館。還怕兒。不聰明。又恐師嚴。但願兒。勤讀書。早把名顯。卽不然。學手藝。另拜師範。爲孩兒。苦耕田。吃穿自儉。恐後來。家淡泊。兒受貧寒。費辛苦。盤養到。年將弱冠。備聘禮。請媒妁。纔把家搬。辦酒席。造衣衾。全不打算。還望爾。夫婦和。生女育男。到此時。把父母。肝腸操斷。竟有那。不肖子。昧却心田。未曾想。恩愛你。所爲那件。

無非是靠着。你事奉衰年。也不是天生人。性本不善。皆只因習相遠。嗜慾所纏。不孝的通毛病。也有幾款。大半是耳根軟。聽信妻言。見妻子欣欣然。笑容滿面。聽父母嘆一聲。愁鎖眉尖。也有等怨父母。無丟田產。也有的怨父母。心性向偏。兄弟們分了家。輪流養膳。總不肯留父母。多住一天。只管他妻和子。安樂飽暖。看父母恰似那路人一般。二爹娘看此境。心中悽慘。無奈何。暗悲傷。淚珠不乾。怎知道抱孩娃。嬌生慣養。二爹娘抱你時。如此一般。睡到了五更鼓。摸心盤旋。將親心比己心。便知酸甜。爲人子。體此情。早早孝念。奈此老年高邁。享無多年。在堂前勤事奉。心無惡厭。勝似你步河海。拜頂朝山。孝順人。定還生孝順之子。若忤逆。必還生忤逆兒男。也有等到衰老。兒不養膳。痴痴然。切齟齒。恨地怨天。未想你待父母。何等樣款。這正是逆報逆。天理循環。若有人譏之曰。自覺愧慚。頭低下。長歎氣。悔斷腸肝。因當年不盡孝。受此嫌。

賤人談論。子抵觸。張口無言。勸世人。父母前。誠盡孝念。莫待到。忤逆報。後悔遲延。此篇歌。雖然是言薄意淺。爲人子。常體會。子孫綿綿。請松華夫婦見之。誦讀之後。仍若泛常。貴安自思曰。父母終不醒悟。如何是好。不若把送祖之車。反而精藏。故使父知。父怪而問曰。爾安用此。答曰。留此以待親老耳。此言一發。松華夫婦愕然感悟。自悔錯過。卽迎父母歸養。終成孝子。後貴安十三歲入庠。連捷科甲。官至御史中丞。貴廉亦配顯宦。福祿榮身。試看貴安姊弟。不惟能安祖父母之心。以令其樂。又能警悟父母。誠心盡孝。實不愧於福祿榮顯耶。世之爲孫孫者。不當以此姊弟作榜樣乎。

仁慈格天

附賣身養老

河南汝寧府。有一善士楊公。諱萬里。字鵬程。丁酉科拔貢。妻朱氏。夫婦素性仁慈。好善樂施。年近五旬。膝下無子。朱氏再三勸諫娶妾。以接後世。公曰。想

是前生未修。兒女有分。不可強求。老娶少妾。多造罪過。不可不可。朱氏亦無可奈何。忽然想起表弟陳好德。善於言語。素與夫君情意至厚。不若把他請來勸解。夫君可也。即命人去請。及好德至。勸解多端。公仍不然。好德曰。表兄曾讀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自古四十無子。理當娶妾。況恁夫婦有年。康健之際。猶可設有病疾。眠牀臥枕。延年數月。是何人扶持事奉。你沒細思到那時。悔之何及。公自思多時。勉強應曰。就依賢弟之言。誰人與我辦理。好德曰。弟願效勞。朱氏見夫應允。隨取紋銀一定。交付表弟以爲辦人之費。公再無言推託。切囑咐表弟一番。官尊聲。表弟聽原音。心腹之話向你云。前生未把善事做。上天罰我絕後根。試想兒女各有分。強取強求造孽深。娶妾之事非心肯。只爲賢弟下好心。切莫刁娶閨門女。悞了他的好青春。少配老夫心中恨。莫教他一生悶在心。活人之妻不可娶。莫教他夫婦兩離分。結髮

夫婦前生定。破人婚姻傷天心。公婆在堂不可娶。切莫教他失孝心。不幸兒死靠媳婦。媳婦改嫁靠何人。丟下嬰娃不可娶。莫使母子兩離分。母若改嫁誰乳哺。捨兒猶如刀割心。甘心守節更不可。強娶節烈惱上神。若守苦節受貧困。可欽可敬可憐憫。無依無靠過門女。再無田地養他身。問他甘心可改嫁。把我年紀向他云。今年五十二歲整。可是二房當妾身。心肯意願毫無悔。方可把他娶進門。不圖養育生兒女。只要事奉啗夫婦們。爲兄囑咐這片話。表弟呀

一一可要謹記心。

好德曰

表兄且把心放下。要遵你命娶進門。講好

德就此告別。一路行程不提。且說泌縣廩生王好謙。妻李氏生三子。長子守仁入庠。娶妻薛氏。次子守義。妻秦氏。三子守信。亦入庠。妻羅氏。名愛廉。其家有田園半頃。居家數口。父慈子孝何等安樂。噫可憐。連荒三年。五穀不收。糧米極貴。無糧糊口。典賣田產。那有售主。無奈把器具衣服等件。盡行賣完。眼

看居家人等。生要餓斃。一日晚間。好謙坐在草堂。長嘆云。宣王好謙。坐草堂。長吁短歎。呼一聲。合家人細聽我言。盤養兒。實指望。供養年老。遇此境。子雖孝。難度荒年。至今晚。三日整。未曾吃飯。餓的我。腰膝酸。頭暈目眩。那一個。設方法。糴米半碗。不枉我。盤養兒。千辛萬難。講三個兒子在旁。聽見這片言語。無計可生。一個個只是垂淚。這纔是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長媳薛氏。跪到堂前。稟曰。宣薛氏女。跪堂前。雙淚齊弔。尊一聲。二公婆。細聽分曉。兒心中。有一計。不知從否。兒有何妙計。只要能餬口無不依從。如不然。把兒賣。供堂高年。可是把你賣了。供養俺二老。養二老。也算我。撇盡孝道。爲孩兒。適他鄉。也把命逃。俗言人窮智短。也是從了。且說第二媳婦秦氏。仗他娘家富足。私自拿些東西。背着公婆。與他孩兒同吃。還叮嚀孩兒。切莫做聲。素性驕傲。見大嫂有賣身養老之話。反說是想逃活命。另嫁二夫。喪恥之甚。三媳羅愛廉。見公婆準大嫂賣身。上前去急忙

跪下稟曰。宣羅愛廉跪草堂。兩淚稜稜。尊一聲。二公婆。細聽兒說。與其這賣大嫂。不如賣我。大嫂的年紀大。能直幾何。況且我小姪兒。正要乳哺。把大嫂賣他鄉。誰人養活。我今年二十歲。值錢又多。不過是減一口。何分他我。講况你三子。年紀尙幼。轉過荒年。婚姻也易定。好謙就準賣三媳。與愛廉曰。把賣兒之錢。分些與你生身父母餬口。也不枉他養兒一場。愛廉曰。憑二老之意。嘆秦氏又說。他二人搶着逃命。爭着改嫁。真是不顧廉恥。焉得爲孝。合家主意已定。各自回房安寢。且說三郎夫婦回到房中。眼看夫婦分離。心中好似刀扎。止不住傷心淚下。忽聽瞧樓起更了。宣一更裡。坐洞房。淚珠點點。濕胸膛。再說不把賢妻賣。寔寔難顧二爹娘。我只說永偕琴瑟直到老。不料半路分兩行。好比打散鴛鴦鳥。又比孤雁不同行。愛廉曰二更裡。天氣寒。夫君不必淚漣漣。少年喪妻往往有。只當爲妻染黃泉。常言說烈女不配二夫主。不

過誑人幾串錢，轉過荒年重婚配。好好奉養二高年。守信曰三更裏，淚雙傾。

賢妻真稱女豪英，捨身救我雙父母。轉生難忘這片情，欲尊節義同喪命。負

我二老養育情。可恨我六尺身軀失孝養，枉來世間走一程。愛廉曰四更裏，

淚悲傷。口中不住喊上蒼，莫非前生多不孝，就是燒了斷頭香。結髮情腸從

此斷。自今以後不相當，要俺夫婦重相會。夫君呀除非是南柯夢一場。守信

就能捨了生身父母不成五更裏，東發亮。夫君提起二爹娘，昊天罔極恩未報。死後怎麼

見冥王。嗚能孝公婆難孝母，不能忠孝兩無妨。今世不能把恩報，轉生再來

侍高堂。諱守信曰：把你賣了。你爹娘若還不依，我用何言相對呢。愛廉說：不

然煩你送我再走一回。我與父母說明，免其以後事故。急去早回，勿令二老

知道。你看可否。守信曰：亦可。來回不過數里。回來天料不明，急忙起身。二人

暗暗出了大門，以奔東南而去。不多時，來道娘家門前叩門。他爹娘正在夢

間。忽聽叫門好像女兒聲音。卽起秉燭視之。乃是賢婿夫婦。請到草堂問道。天纔五更時刻。有甚急事快快說來。宣夫婦們跪堂前。半晌無言。父曰有甚不妨爲何。不言不語。止不住。傷心淚滴濕腮邊。有甚事情啜娘呀。我公婆已餓了二日。三晚。哦莫非是與不是。我借糧來了啜的呀。把孩兒賣他鄉供養高年。哦可是把雙媳婦。單說賣孩兒。也是我甘心情願。你肯把爹娘捨了麼。賣兒錢。分些來。糴米恁餐。賣你兩重父母也。聽說能渡荒年不枉恁盤養兒。千辛萬難。講他娘聽見這片言語。一把抓住女兒。慟哭不放。愛廉看見母親。這樣悲切。心中好似箭穿。眼看東方發白。無奈只得用好言相哄。尊聲母親。不必過慟。兒雖賣他鄉。相離不遠。不久還來認親相看呢。他娘聽見此言。略少安然。就勉強應允。愛廉夫婦趁此機會。告辭外行。二老隨後相送。來到庄頭。母女分手之際。又叮囑女兒切莫忘恩啊。女曰。兒豈如虎狼哉。他夫婦以奔西

北而歸。二老望不見形影。只得含淚而回。他夫婦行不多遠。回頭一看。不由傷心淚下。宣回頭望不着爹娘面。不由一陣好心酸。這蹉好比來辭路。從此

一去再不還。至今三天未吃飯。腰又疼痛膝肱酸。頭暈眼黑難行路。一跌栽

到地平川。夫曰不然我這就措着你再說教你措着我。旁人看見惹笑談。這可怎麼走呢跌跌

跄跄前盼。爲妻言語聽心間。你切看著愚妻面。千萬莫忘二高年。儉間勤來

把他看。爲他少女又缺男。有心好言把夫勸。眼看東方太陽懸。閏年閏月往

往有。老天爺呀睡不閏這五更天。眼淚汪汪望前盼。大門不遠在面前。講夫

婦進了大門。到了洞房。居家人等何曾知曉。愛廉只走的遍體骨軟。通身是

汗。臥倒牀上歇息。忽聽草堂二老嘆氣。且說好謙夫婦腹中饑餓。一夜輾轉

反側。何曾睡著。忽然想起孝順媳婦。不由落淚。宣王好謙在牙牀。長吁短歎。

止不住。傷心淚。滴濕枕邊。親生的三個兒。不能顧俺。孝順媳。把身賣。供養高

年。老天爺保佑我荒年過去。與我媳。立牌坊。還把匾懸。老兩口起的身。草堂坐下。來了個張媒婆到了堂前。講媒婆進堂與二老請安。問道。昨日晚間你老令人喚我。有何指教。王母曰。我有一言。不便出口。媒婆曰。哦。是了。你老不言。我也有幾分明白。可是打發媳婦否。王母曰。正是。媒婆曰。處此荒境。賣媳女者。並非一家。請問那位令媳。王母曰。三媳。媒婆曰。店中來了一個陳客人。正要娶人。年貌正當。可聘與他。王母曰。我這孝媳。是捨身救俺。千萬莫使墜於下流。媒婆曰。豈敢。隨告辭。到店中與陳好德說明。隨發二十兩銀子。併帶二人小轎。進了王宅。把銀交付。王母急請三嫂上轎。愛廉正然歇息。忽聽一聲上轎。猶如涼水潑下。打了個寒戰。無奈只得上堂辭拜公婆。宣羅愛廉出洞房。淚珠如雨。頭頂上。真靈魂。三分歸西。進草堂。見公婆。躬身使禮。從今後。再不能。堂前孝立。切莫把。不孝媳。常挂心意。憂起來。思慮病。自受悽慘。轉荒

年。與你兒重婚再娶。莫教他守孤單。常常自立。二老也勸解拜罷了。二公婆。轉身一禮。尊一聲。我大嫂。細聽心裏。薛氏即一同跪下你三弟。衣合裳。勤要漿洗。念其他。守孤單。房下無妻。你只管放心不與待你大咱今日。姊妹們。再會一會。從今後。再不能。同爲妯娌。薛氏只是拜罷了。我大嫂。再拜二嫂。秦氏必多禮我先居家。將離散。喜從何來。你又另嫁新郎豈我心中。如刀扎。你還耍嘴。又當二次新人割恩愛。還說便宜。你這啼哭俱是假意見了。我二嫂。傷情之話。好似那。滾油煎。又惱又悲。羅愛廉。只哭到。傷心已極。媒曰急速上轎罷再哭也是枉然。張媒婆。在一旁。聲聲連催。噙住淚。只上在小轎以內。好比從起亡靈。合家齊悲。好難捨。一家人。情義恩惠。又可憐。奴夫君。自守庭幃。沾沾淚。把居家。再看一眼。這一去。從今後。再不回歸。講羅氏上轎起身。居家悲哀不提。再說媒婆同小轎來到店中。交付好德。好德又外送謝儀一千文。好德

就此隨定小轎而歸。來到楊府，楊公夫婦見之甚喜。羅氏自進楊府，悲哀不止。水米不餐。老母勸解曰：「人生一世，不過飽暖終身，何必終日悲啼呢？」羅氏曰：「伯母所勸之言，固然如此。」囉真難捨俺一家好人啊。楊老母曰：「你有甚麼緣故，但說何妨？」囉伯母聽稟。宣羅愛廉跪流平兩淚漣漣，尊一聲老伯母，細聽根原。家住在泌縣城二十里遠，東南角禮讓村。祖居家園，王好謙廩生公。是我阿翁我大哥王守仁，身也入庠。我二哥王守義，外辦生理。我夫君名守信，亦列鬻門。楊氏曰：果算一家好人。妾父名羅文讓，母親黃氏所生我。一女身。無有兒郎。你怎麼到這光景，可憐這老爺爺，遭了大旱三年整，不下雨。年境大荒，衆黎庶一家家飢寒叫苦，多有的不賣女，便賣兒男。你家可是甚麼光景？我家中無米糧，何以餬口，把器具與衣服一概賣完。我公婆只餓了三日三晚，無奈何，把我賣。供養高年。這也是你一番孝意。自古來，貞節女不配二夫，不過是誑你老。幾串銅

錢。我有心中途路，尋了自盡。又恐怕陳大叔受恁怨言，再兩天不吃飯，就要餓死。到來生變騾馬，把恁錢還。這是我來由事。情情實話，向你老。何敢說半句虛言。講朱氏聽說，是真節孝婦。不由心中贊歎不已。想我一生少男缺女。夫君常言，是前生未修。我想妄求兒女，割他結髮恩愛之情。心中何忍。與愛廉曰：你既不肯失節，認我膝下爲義女。你意下如何。愛廉正在危急之間，忽聽老母吐出此言，猶如吉星降臨。急忙跪下，口稱母親。你真如救苦救難觀音菩薩下凡一般。兒焉有不從之理。朱氏曰：既從，隨我進堂拜見你父。二人來至堂下。楊公正在堂中，自思此人到家，終日悲啼，其中必有緣故。不忍與他成婚，意思收爲妻女。正思慮之間，忽見二人進堂叩拜。母曰：這就是俺的女兒。與你父親叩頭。公欣然答曰：正合吾之意也。宣愛廉跪倒地流平。親爹親娘口內稱，好比觀音救八難。渡出苦海免災星，更比生身恩情重。割股難

報二老情。堂前事故兒侍奉。煎茶煑飯兒照承。二老百年歸世後。披麻帶孝送墳塋。講朱氏把愛廉苦楚。向公細訴一遍。公曰。既然如此。我明日帶上銀兩。救你居家人等。愛廉聽見此言。即叩謝不已。心中略安然欣快。用飯已畢。各自安寢。次日早起。公命人套車。以奔泌縣而去。中途自思。到彼若要一直說明。又恐他面上有愧。不如轉灣應酬。一日來到王宅。好謙父子出迎。進庭叙禮已畢。好謙請問先生貴姓。公曰。久未晤教。先生把我忘記。往年當書客時。常在寶館打擾。敝處汝甯姓楊。今販賣六陳。路過寶府。前來看問。好謙曰。多承美意。公曰。令三公可曾高遷。好謙曰。前年僥倖。又問入贅否。一言問的他半晌無言。勉強應曰。嘆去年三月間纔娶過門。也是三小運低。早以喪故。公曰。傷情。好謙曰。命也。公曰。欲請少先生寒舍設教。不知駕願臨否。守信曰。欲往寶府伴讀處。此荒境。去之放心不下。公即取出紋銀一錠。以爲安家之

費。守信即使禮謝受曰。多承照應。遂告別好謙。二人上車起程。來到楊府。公把鄰佃家小兒請了幾位。號書入學。一日陳好德至。公把愛廉夫婦來由說明。命好德進館。與他提媒。好德即進館。見先生曰。余聞先生失家未娶。就與東家結爲朱陳。余願爲冰媒。守信曰。婚姻之事。未曾稟命父母。不敢自專。好德曰。令尊與東家合厚。料無不應允之理。先生不必推辭。選擇良辰。就此拜堂。取其臨回之時易行。守信亦無言推辭。勉強應允。公即另設一院。拜了花堂。至晚間。愛廉坐在洞房。喜歎交集。守信如在夢中。進房舉目視之。若熟其貌。愛廉即使禮拜迎。守信一時如癡如迷。緩口問曰。你可是羅氏賢妻麼。答曰是也。你怎麼到了此處呢。愛廉曰。夫君聽稟。我今晚坐洞房。又喜又歎。見夫君如撥雲得見青天。楊老父五旬餘。膝下無子。娶妾房。把爲妻。買到家園。既娶二房。咱夫妻怎能重逢呢。進門來。我終日悲哀不止。三日整水共米。半點未餐。楊老

母。他把我。細細盤旋。把咱家。苦楚事。細對他言。他不肯。與爲妻。結爲姻眷。願收我。爲義女。侍奉堂前。我口中。稱爹娘。女兒拜見。我恩父。帶銀兩。又把你搬。重定婚。俺夫婦。纔得相見。這是我。真來由。並無虛言。守信曰只聽得我賢妻。講說一遍。好比從。潛蒼龍。出了深潭。我只說。咱夫婦。情腸永斷。又重逢。好似那。兩世姻緣。我只知。楊老父。請我坐館。結婚姻。拜花堂。如在夢間。受二老天大恩。即當拜見。咱夫婦。肩並肩。倒跪堂前。百叩首。口中內。不住稱贊。恁二老。如重生父母一般。救的俺。夫婦們。結髮不散。又救俺。居家人。性命保全。我別無。甚功德。把恩來感。我情願。在膝下。當爲兒男。講公曰。王相公。不必過獎。你有父母在堂。不可久停寒舍。明早送恁夫婦歸郡。守信曰。我受二老天大之恩。情願在膝下。長久侍奉。公曰。真要如此。恁夫婦。回去稟過你父母。再回方可。免其二老掛念。守信曰。遵命。次日公命人套車。送他夫婦。同回至家。見了

父母將楊公恩情細訴一遍。好謙夫婦稱謝不已。居家得了團圓。守信夫婦自此是三重父母。來往輪流侍奉。且說秦氏見他夫婦回還。自覺愧慚。忽生一舌疔。把舌頭爛掉半截。服藥不效。數月不愈。受苦不過。自尋拙志而亡。再說楊老婦人。年五十一歲。不意身懷有孕。愛廉慤懃扶持。十月胎足。產生雙男。長名多福。次名多壽。廉愛也生一子。取名孝感。皆聰明過人。漸長成人。守信設教。三人同學讀書。未幾同登金榜。楊老夫婦享壽百餘歲。善終。愛廉後受誥封爲一品夫人。試想此案非仁孝所感。焉能如是乎。

埋金全兄

古云。兄弟猶如手足。妻子恰似衣衾。衣衾旣敝。猶可更換。手足若折。無可復得。是兄弟更切於妻子也。旣爲兄弟。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過失相勸化。享福祿。共患難。友恭宜篤。情義宜重矣。雖然人之稟性。各有不同。

或我寬彼刻。兄敗弟成。又或兄弟不立正業。自陷於困苦之境。卽百般非禮加我。也當念同胞之情。退讓感化。婉轉助濟。彼縱有忿怨之氣。可以解釋。果能感得兄弟改悔務正。以後之美報。有不盡言者矣。今講者。江西吉安府。一人姓趙名邦伸。妻劉氏。生二子。長名雲彥。次名雲霄。二子方十餘歲。邦伸亡故。遺妻劉氏撫養二子。不料雲彥長大成。人。被近鄰王狗兒引誘在外嫖賭招搖。無所不爲。數年家業漸漸凋零。劉氏心中煩怒。嚴刑處治。雲彥終不改心。他母親無奈。只得約請親族。到家用酒。將雲彥灌醉。着人捆起。又將磨子一付。擲在身上。要把他丟堰塘溺死。雲霄心中不忍。跪倒母親面前。痛哭流淚。百般苦勸。切莫把哥置死。怎奈他母親總是苦諫不從。雲霄卽跑起而去。時衆族亦勸解。其母也不允。少時忽家中人報曰。雲霄在後樓自縊。趙母聞知。卽忙跑至後樓。把雲霄救下。用薑湯灌醒。問他何故。雲霄又跪地泣諫。其

母。宣趙雲霄跪母前。垂淚相勸。尊一聲。慈心母。細聽的端。不幸得兒的父。壽元甚短。丟下了咱母子。好不悽慘。只想是兒兄弟。同耕田產。兄披星。弟戴月。齊掙家園。誰料得兒的兄。正經不幹。每日裏。好嫖賭。浪費貪玩。老母親。一見了。心中憂患。要儆戒。不孝子。理所當然。或是打。或是罵。由娘教管。娘如何。要把哥。性命傷殘。兄弟情。原是那。排行同伴。若是我。兄長死。我也孤單。惟願母。聽兒勸。心回意轉。看兒面。開天恩。把兄寬涵。母不準。兒勸諫。替兄情願。兄若在。縱敗產。兒也心甘。母不信。再把那。書籍細看。虎雖毒。不吃兒。古人嘗談。母若是。再不準。兒的勸諫。兒一定。要把那。屋梁來懸。問母親。到衰老。靠誰養膳。百年後。有何人。送老上山。望母親。把此情。仔細盤旋。只恐怕。錯悞了。後悔遲延。講雲霄勸畢。趙母心想。此時若把雲彥處死。雲霄亦要自斃。豈不絕了趙家後代。遂叫雲霄曰。爾既不忍爾兄之死。但爾父所遺田地錢項。爾若經理。

出入不使爾兄亂支。有此擔當。吾卽釋放。爾能否。雲霄一面承許。兒願效力。趙母將雲彥解放。自此後家務事等盡由雲霄管理。雲彥所作所爲。仍然如故。累累搞下債來。雲霄背母暗地用錢填還。惹出禍來。雲霄則私下陪禮暗消。復爲委婉勸導。要兄改過。奈雲彥爲酒色所迷。總不回心。雲霄看兄終不改心。若不替兄打個主意。到他衰老困苦之際。如何結局。不若把每年所餘錢項。暗地買作銀子。預防兄衰殘困若之費。幾年中。就積有三百四十餘兩紋銀。其兄與母俱不得知。忽然趙母得病在牀。日加沉重。諒不能愈。想道這雲霄。到知積錢。但雲彥不立正業。若見我死。越發大膽。搞得家業傾敗。豈非連累雲霄。不如趁我在世。命他分炊。日後或有個好點。遂把親族請來。到家付托遺囑。宣衆位親族細聽講。謹將我言記心旁。不幸夫君命早喪。丟俺母子好淒涼。二子年幼無人養。因此我堅守孤孀。如今二子年已長。力也壯來

身也強。不料雲彥好游蕩。胡作亂爲。實猖狂。雲霄却還有志向。勤扒苦掙守倫常。今日爲我得病恙。只怕一命赴黃梁。別的事業都不想。但怕雲彥敗家郎。因此請來衆族長。把我家計細勘量。倘若我辭塵世上。伯伯呀叔叔呀。與他分家莫徬徨。轉面又望雲彥講。兒呀只怕爲娘不久長。不幸娘若歸泉下。快些改換前心腸。後來再不學浪蕩。娘在陰司也安康。雲霄也須要會想。爲人總要學大方。兄弟分家要忍讓。莫爭房屋與田庄。本待與兒長商量。怎奈無常催人忙。講趙劉氏。囑咐一遍。不覺一命歸陰。衆親族遵其遺囑。就要與他兄弟分家。雲霄預將所存之金。窖在後院。然後將田地穀米。概行均分。拈鬮爲定。自分家後。雲彥更加肆行無忌。不數年將一分家產。盡行耗散。又遇是年大旱。糧米極貴。雲彥竟至衣食難措。屢次向雲霄討借。甚至設法詭騙。雲霄無不委婉助給。後到困苦之時。欲將妻胡氏出嫁。雲霄得知。欲將兄

嫂接回。誠恐兄未曾受過琢磨。必然故態復萌。只得暗出錢文。託厚友詐娶嫂嫂。暗助衣食扶養。雲彥將嫁妻錢項領去。不上兩月。花得罄盡。膝下一子。幾乎餓死。無奈只得抱與別人。雲霄又暗托鄰近名師。假意撫爲義子。每年又暗出學錢送米。供姪兒在館讀書。雲彥落得日間沿門告化。夜間巖洞安身。忽然天降大雪。雲彥又冷又餓。想起當年如彼。今日如此。追悔無及。不覺放聲大哭。宣猛然受風雪飄。想起不由淚豪啣。悔從前不學好。作爲全不由正道。又好賭。又好嫖。搞得今日沒下稍。我的父。死得早。我母也曾把我教。我當時。心猶高。反說母親太牢淘。我的母。氣急了。用繩把我捆得倒。虧吾弟。苦討保。母親纔把我恕饒。我就該。遵母教。自後改邪歸正道。那知我。心性傲。仍然如故把氣淘。每日裏。耍滾刀。不是撞禍就招搖。憂我母。心焦燥。不覺一命赴陰曹。臨終時。開言道。叫我家計各理料。自分家。更胡搞。弄得一家無斗筲。

到如今。把化叫。受盡苦楚。與煎熬。風又大。雪又高。叫我怎麼過終朝。這罪苦。是自討。大料今夜赴陰曹。講雲彥大哭一陣。自料必死。忽有一鄰砍柴過此。見之問曰。爾弟尙好。何不求其周濟。雲彥說。我今想去。奈這等光景。有何面目見吾弟乎。鄰曰。我且先行通知爾弟。當不拒也。雲彥說拜拜托拜托。其鄰即奔告雲霄。且告以雲彥有悔心之意。雲霄聞之。急把兄接回。兄弟相見。甚是悲慘。同居數月。雲霄見兄果然悔心真切。勤儉自持。一日叫兄開墾後院荒地。雲彥挖土。陡然得金一穴。歸告雲霄。雲霄曰。此天賜兄也。即替兄作主。將銀換錢。置買田宅。修理房屋。復將伊嫂與姪兒一同接回。遂得團圓。雲彥見兄弟這樣費心。替他保全妻子。不禁眼淚滴下。自責曰。我無用。如此係累兄弟。罪莫大焉。遂率妻子。同跪雲霄面前。叩頭謝恩。雲霄阻之曰。兄嫂不必如此。我不過痛念同胞。少盡弟道耳。惟雲彥終不知檢銀之故。一日雲彥身得

重病服藥不效。夜夢其母告雲彥曰。吾兒身病重染。大恩未報。病體難痊。醒告其弟。雲霄纔示以簞金情由。雲彥更爲感激。遂置酒醴。父母墓前祭奠。祝曰。願保兄弟福壽雙全。兒死也心甘。由此漸漸病痊。後復同爨。自是兄弟永敦和睦。後雲霄二子皆登仕版。壽享九十六歲善終。雲彥亦享高壽。依此案看來。爲兄者。當以雲彥浪費爲戒。爲弟者。以雲霄悌愛爲法。

賢女化母

烈女傳曰。婦人愛女。其天性也。女事兄嫂。當倍加親愛。溫和謙讓。豈可自圖便利。相傾相軋哉。每見人家癡女。不知兄嫂之爲親。稍不如意。則於父母面前。播弄長舌。論說是非。使母氏嗔怒。致怨於兄嫂。視若仇敵。父母既歿之後。兄嫂恨已入骨。惡之如鴟梟。一家之親。乃至於此。深可痛也。昔宋時湖廣一人。姓鄒名廷林。常在左陽湖捉魚爲生。娶妻李氏。生一子乳名春元。李氏

身故。繼娶余氏生一女。名喚瑞瑛。余氏素性不賢。恐丈夫偏愛春元。屢次刻虐。奈丈夫性傲不肯從容。每下湖捉魚。必將春元帶上魚船。余氏道無計可施。春元漸至十二三歲。方能幫父捉魚。不幸父又病故。余氏便加刻虐。自此春元食不得飽。衣不得暖。仍命下湖捉魚。與之破網斷網。若不捉得魚來。即打罵不休。瑞瑛屢諫。其母不從。時值殘冬。余氏暗將船棹刻損。春元不知。到湖中使船方用力。棹折墮水。幸有漁夫數人。救起送回。淹淹凍斃。瑞瑛與母討乾衣更換。余氏不與。瑞瑛脫自棉襖與兄換之。母責止之。瑛竟不從。春元因得寒疾。臥床不起。余氏假請巫婆。暗造毒藥。要毒死春元。瑛知其故。卽跪諫其母。宣瑞瑛女跪母前。幾微進諫。低着聲。下著氣。細向母言。兒今日所論的。不是別件。爲的是苦命哥。時乖運蹇。是他自作自受。娘還會薄看他。娘還說。從未曾把他看賤。爲甚麼與孩兒不似一般。兒在家同母坐。安樂飽暖。哥終日在江湖。饑

寒不堪。他是男子。應該吃苦。娘就該把他憐念。娘爲何暗損棹。使他脫船。若不遇衆魚夥。把他救轉。苦命哥。豈不是竟喪黃泉。是他自不小心。怎見暗損船棹。哥被淹。凍將斃。不與衣換。兒自脫。小棉襖。娘還阻攔。哥因此得寒疾。不能動轉。娘不該請巫婆。暗造毒丹。余氏聽之大驚。罵道：死妮子。怎出此言。哪娘不必把此情。隱昧不獻。難道說兒不知。其中的端。問母親。毒死哥。是何意見。把娘的心腹話。細向兒談。將家財置厚奩。賜你豈不妄。便老母親說此話。真乃偏見。女命窮。何在那。賠送厚奩。未想你到衰老。靠誰養膳。百年後。有何人送老歸山。我將家財付你。女婿豈不養我。不過是勤來瞧看。指女婿。好比那。執棹趕船。依此情。萬不可把他看賤。娘將來要靠定他的身邊。他又非你同胞。在世間。爲姊妹。講甚界限。雖異母也同父。豈不顧憐。也不是專爲哥。纔來進諫。恐外人道。母親後娘不賢。諱余氏說你這死妮子。真乃性蠢。娘一心爲你。你要苦苦扯他何故。再要如此。決不寬恕。瑞瑛

也不敢多言。即囑哥謹防。故未就其計。自此煎藥熬湯。瑛自一人經理。既病愈後。凡飲食勝於哥者不食。衣服勝於哥者不穿。余氏道無可奈何。待春元道比從前稍好。當年父在之時。曾與春元定婚於荆姓。暨至娶荆過門。其母又深惡之。稍有些須不是。即打罵不堪。飲食常不給。瑛私以已食繼之。母每以非理役荆。瑛必婉言庇護。荆有錯誤。瑛必已認代遮。一日荆氏刷鍋。悞將冰盤打破。母知決要重笞。方舉棍。瑛急趕進阻之曰。冰盤是我打破。與嫂無干。母氏不准庇護。定要笞荆。瑛曰。兒願替嫂受笞。嫂實無罪。余氏當時無法。因把荆氏逐出內宅。不準夫婦同室。命荆後院柴棚安歇。還唆囑春元。逼壞荆氏。娘與兒另娶佳妻。瑛看不過意。即跪諫其母。勸母親切不可。這樣偏見。聽兒把後來事。細向娘談。強壯時把媳婦看作下賤。未想你到衰老。身靠那邊。就到他何用。設得下。流連病不能動轉。靠何人捧茶湯。事奉床前。送屎。

脫與穿。要人照管。一步步離媳婦。舉動艱難。你豈能不爲孩兒。出了閨婆家。教管焉能夠。常事奉。在娘堂前。若公婆。明大禮。能來勤看。婿性乖。就不準。多坐一天。講來講去。苦爲他何故。勸母親。須要把事情看遠。兒將來。是門客。能住幾年。久以後。全仗我。哥嫂請看。情義疎。來往看。有甚香甜。你還盼望。他請你麼。卽不然。勸母親。當必自反。將人心。比己心。便知酸甜。娘怎知。待孩兒。姣生慣養。到婆家。受折磨。娘心可安。爲婆教媳。理所當然。媳有錯。娘責教。理自當然。好不該。每非禮。打罵不堪。非孩兒。敢這樣。大膽進諫。恐外人笑罵咱。母女不賢。只要責罰有。理誰敢笑罵咱。母女在屋內。安樂溫暖。逐嫂嫂。宿柴棚。寒冷怎耽。逼的他。無了奈。設尋短見。傾家產。惹煩惱。後悔遲延。講余氏說。你這死妮子。天將二更。還與我胡吵。我就逼死這個賤婦。例該何罪。再要如此。定要打你。瑛也不敢做聲。各自安歇而去。再說荆氏自坐柴棚。寒冷難忍。想起自己命鄙。不由大哭。宣坐柴棚。冷難耽。淚

如雨點。想起我。命運乖。痛斷心肝。三歲時。父與母。相繼命染。跟姨娘。長成人。受盡顛連。我只說。出了閨。得討安便。不料得。比姨娘。更甚百股。終日間。受打罵。不得飽飯。舊瘡殼。尙未脫。新傷又添。洗碗時。悞將個。冰盤打碎。非賢妹。護佑緊。難逃皮鞭。觸怒了。老婆婆。逐出宅院。獨命我。孤單單。柴棚安眠。暖不溫。流平地。難禁打戰。還餓的。腹腸鳴。頭暈目眩。爹呀 爹娘在。豈能夠。不來瞧着。可憐我。無娘兒。苦向誰談。娘呀 願母親。在冥府。快把靈顯。接女兒。早歸陰。少受熬煎。仔細想。無生路。不如短見。把帶兒。栓梁上。口喊蒼天。夫君呀 結髮情。從今後。一刀兩斷。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賢妹呀 枉爲我。受打罵。苦口進諫。卽轉世。忘不了。你的心田。荆氏婦。手攀套。越哭越嘆。頭又昏。眼又黑。跌倒平川。講 再說瑞瑛。臥床自思。我睡煖榻。猶覺寒冷。嫂在柴棚。棉片俱無。如何過得。教我心中何忍。於是即起的身來。細聽娘已睡沉。遂携被褥。悄悄出了

寢門。來到柴棚近處。照看嫂嫂倒臥地面。嘆道。嫂嫂真乃耐冷。就能睡得着。連問數聲不應。進前摸之。氣息微細。週身如冰。悄悄叫喚。不見醒來。心中大驚。昔聽父言。凍死的人。只可用溫衣煖之。不可用火烤。即將貼身小袄。脫下與嫂穿上。又將溫被。溫褥。鋪之。蓋之。荆氏得此溫暖。頃刻復甦。看見妹妹。這樣照顧。嘆道。賢妹晚來片刻。我命休矣。不由大哭。瑞瑛纔知他是上吊墜下。即良言勸道。宣勸嫂嫂。你不必啼哭悲傷。聽我把俗情理。細向你談。膺媳婦。誰不受些須磨難。若公婆不嚴威。不顯孝賢。任憑娘心性。敖。忍耐婉轉。咱只管盡孝心。意憑青天。千年河熬成路。自古所講。將來有安樂期。何須愁煩。萬分屈。再不可尋此短見。喪了命。還造孽。聲名不賢。累婆婆。與丈夫。傾敗家產。上撒老。下撒少。豈無罪愆。閻王爺深惡的。這樣罪犯。嫂嫂呀必押到阿鼻獄。受苦難言。錯悞了。受那些陰刑磨鍊。就不如在陽世。苦熬幾年。從今後。你只

管放心大膽。凡事情自有我。與你遮攔。每晚間。娘睡沉。前來作伴。至天明。歸寢房。與母同眠。我還要設妙法。把母苦諫。他將來要有個悔心之天。到那時。得飽飯。何等安便。嫂嫂呀勝似你。尋無常。難把身翻。講這片言語。說的荆氏心稍寬然。曰賢妹放心。自此永絕此念。姊妹就此同宿柴棚。天明瑛歸母房。每日如此。荆氏道不受苦寒。瑞瑛自思。雖能護佑嫂嫂。母親終不回心奈何。不若設下一計。每日啼哭。母若問着。自有道理。於是啼哭二日。每問不答。至三日晚。余氏心疼不過。叫道。姣生女兒。端的啼哭爲何。說來娘好與兒出氣。瑞瑛假意嘆道。宣瑞瑛女。跪母前。淚流滿面。想起我心服情。猶若箭穿。我再說。將實言。對娘細講。又恐怕娘聽着心內痛酸。爲娘看見如寶如玉。莫非哥嫂嫌賤於你。慈心母待孩兒。姣生慣養。我哥嫂他豈敢把兒憎嫌。並不是有屈情。終日愁嘆。但只怕出了閨。苦楚難担。楚道。怕他怎的爲媳的。受苦磨兒所親見。經年間。受饑

寒。痛苦難言。少有錯。打又罵。不得飽飯。媳若還強一句。就挨皮鞭。那是有錯無錯豈能如此。世間人。誰能無些須過犯。婆待媳。不同娘待女心田。打嫂嫂。兒看著。嚇破肝膽。兒出閨。豈不與嫂嫂一般。是他有錯。娘纔打他。並無非禮。誤責娘還說。無非禮。把他磨煉。殘冬時。獨令他。柴棚孤眠。兒出閨。照此樣。娘可心願。况祖母待娘時。就似這般。若遊教訓為婆。的也不肯輕待。母親在。兒受苦。勤去請看。最怕的。母棄世。無人可憐。兒越想越驚怕。娘呀要尋短見。斷不去。膺媳婦。被人憎嫌。娘費千辛萬苦。養你成人兒呀。怎說出這短命話來。非孩兒忍得心。肯把娘捨。恐後來受打罵。苦磨不堪。娘若還怕兒死。許我一件。若不然。兒一定早赴黃泉。只要兒不尋死三件四件。娘都能許。是那件。只要娘待兒。與兒同看。從今後。再不可把他憎嫌。要與兒留後程。免遭陰險。咱母女落賢名。萬古流傳。講瑞瑛一番假言。嚇的母親到也心驚。叫道兒呀。只要你不要死。後來總要慈愛他。就是。於是把媳婦喚進屋睡。自後若有嫌媳之意。瑞瑛

就要尋死。竟感成慈母。後瑛適爲士人妻。居家皆知其賢。都敬重他。迨其後歸寧。抱數月嬰娃。荆氏喜而抱耍。誤墜火傷額。母與兄俱怒。要重責荆氏。瑛阻之曰。是我抱娃與嫂室。自不小心。嫂實不知也。荆免受責。嬰兒竟死。荆氏悲悔不食。瑛寬慰曰。嫂非故然也。我夜夢凶兒當死。不然我將大不利。嫂聞而後食。及歸見翁姑丈夫。以實告曰。兒已死。徒怨無益。不如早施。其情也。居家皆無怨言。後瑛病甚險。嫂爲素齋三年。逐日往看。殷勤扶持。毫無厭心。瑛病愈後。數年連生五子。皆登黃榜。瑛爲一品夫人。壽享九十三歲善終。依此案看來。居姊妹者。當以鄒瑞瑛爲法。名流黃卷。永垂不朽。

惡婿遭譴

嘗思三父八母。俱有恩惠。原當孝敬。外有岳父岳母。亦未嘗不當敬愛。想他養女。移濕臥乾。梳躔教誨。備辦粧奩。花錢費鈔。操悴心機。嫁與你家爲媳。事

親宜家。生男育女。同偕到老。細思豈非岳父母之恩惠乎。更有一等乏嗣的。岳丈平生。只有一女。到衰老困苦之際。婿若殘忍。不相憐恤。則孤獨饑寒之苦。殆有不堪言者矣。此等悍婿。豈能無罪。今舉一案。悍婿刻虐岳父母。而遭慘罰者言之。西安府。有一人。姓陸名振德。娶妻馮氏。雖然田產不多。頗有貲財。只生一女。名喚桂蘭。幼時聘與高華林之子。名青彪爲妻。培送足值二百餘金。既嫁女後。無人事奉。夫婦相商。過堂姪名純孝爲子。以便事奉。其婿高青彪得知。遂備禮物。携妻探親。進堂見了岳父母。用巧言勸阻。宣見二老。使一禮草堂坐穩。有幾句機密話。細向你云。想二老。置家產。辛苦受盡。何須要過繼嗣。讓與別人。只恐衰老之時。無人事奉。親生兒。娶媳婦。多不孝順。繼嗣子。他豈能事奉慇懃。凡有事。吩咐他。不遵教訓。惹着他。便使性。腫嘴掀唇。受我若大家私。豈能不尊敬訓。把家產。付與他。由他乖舛。只恐你。不當家。毫無趣心。見了他。妻合子。玩耍歡

欣。若看見恁二老恰似路人。若不過繼靠一女婿。半個兒理當孝順。至親近。何人事奉呢。再莫過女與雙親體二老。養女時。辛苦過甚。俺豈能不事奉。報你深恩。你有父母在堂。豈能常來事我。有父母。俺豈能忍心忘恁。即不然。把二老搬我寒門。凡供養與父母。一般看問。俺婦夫同孝敬。四位尊親。常在親戚家住。倒有甚麼趣味。閒暇時。與我父。古今談論。悶來時。攜外孫。同遊散心。每三餐。有酒肉。與父同飲。享幾年清閒福。何須勞神。到了衰老。臨危之際。可該怎的。到衰老。俺夫婦事奉要緊。與二老預備下棺槨衣衾。臨危時。再送恁婦夫歸郡。到那時。自然有承重之人。說的道好。欲把家財付你。只恐久後變心。恁若肯把家財。付我承認。我豈能如禽獸。負義忘恩。久以後。若變心。違今談論。道教我。遭天譴。火坑喪身。講陸振德聽婿這片言語。心中猶疑不定。桂蘭又加巧言哄母。其母馮氏。就要依此而行。振德曰。咱這家財。猶如命根一般。若付與他。久後欺心擺弄。咱婦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如何結局。馮氏說。老漢

何必多言。親生女兒。豈能昧心。沒看堂姪純孝。生來無福。他的家業。都被他敗盡。若繼嗣與他。只恐難守。若去跟他受罪。不如靠定女身。說的振德無主意。長嘆一聲曰。任憑你意。馮氏聞此言語。遂把銀兩暗運女家。約有二千。青彪得此銀兩。置買田產。自此發富。遂接岳父母到家事奉。果然殷勤。如是三年。毫無厭心。振德看他事奉頗好。又把田園賣盡。儘留坐場。却把紋銀暗自藏埋三百兩防身。餘皆付婿。族人看不過意。遂哄純孝曰。你伯的家產。應繼與你。今都付婿。豈不虧你。純孝說。已業被我敗盡。心常抱愧。若受伯業。只恐難守。不如由他付婿。使妹丈替我事親。豈不妥便。族人聽之。皆稱他爲忍讓之人。青彪看岳丈家產已空。再無可侵。事奉不如從前。便命振德割草放牛。使馮氏舂糠磨磨。若不領受。吃飯都不香甜。可憐振德夫婦。一生清閑。至今受此苦勞。心中好不難過。桂蘭看爹娘受勞。心中不忍。以良言勸夫。青彪不

依理論。反出惡言。甚至打罵。憂的桂蘭氣鬱成疾。不能動轉。凡請醫調治。煎藥熬湯。合家人等。皆不過問。全賴振德夫婦照管。如是年餘。病仍不愈。振德囊空。與婿討錢取藥。青彪分文不與。振德無奈。只得回家。去取所藏之銀。挖地找尋。杳無踪跡。料必被人檢去。只得暗悲復往。桂蘭在病床看爹娘受此苦勞。不由痛哭。宜桂蘭開言淚漣漣。看見爹娘可心酸。是我年幼識見淺。誤中丈夫巧機關。承許終把恁養膳。纔去同夫加巧言。誑恁銀錢置田產。至今殘忍昧心田。吃他兩碗眼角飯。若不做活不香甜。因此與他把理辯。聽他許多不堪言。氣鬱成疾把病染。累恁二老受顛連。只要女兒病好。累死俺也心甘。父母受累雖不怨。只恐兒病難保全。兒在能把恁憐念。兒死爹娘靠那邊。家產俱被夫誑騙。累恁老來受饑寒。丈夫心懷狼狗膽。久後必不把恁憐。屢爹呀吃穿二字誰照管。屢娘呀衰老何人事床前。二老在世受苦難。兒死九泉心何安。桂蘭

哭的肝腸斷。嘆壞衰殘二老年。

講

父女三人哭的如死。青彪聽之。進房惡言

嚷道。自恁進我宅院。至今並未平安一天。仍是終日啼哭。實在可惡。桂蘭見

夫動怒。爲爹娘在此。遂轉笑顏。口尊夫君。念咱結髮之情。且坐牀邊。妻有幾

句不盡之言。望夫君細聽。青彪接口應曰。還有甚麼盡命話。快快講來。桂蘭

說請聽。

宣

夫君不必怒滿面。爲妻言語聽心間。父母啼哭無別件。只恐妻的

病難痊。

冥王要命
哭也枉然

我死別者無掛念。可憐二老年衰殘。望夫慈悲施恩典。念

咱夫婦結髮緣。

你若死了
那還有緣

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每與二頓餐。全當惜老行

方便。爲他少女又缺男。

無兒怨他命
獨誰該養他

好話說夠千千萬。暗着天良出惡言。六

尺身軀男子漢。爲何言語不照先。

有甚麼言
語不照先

不記那時把銀騙。承許養膳到

衰年。今喫兩碗瞪眼飯。恰似兩個老長年。

誰家能以
坐吃現成

把俺母女作下賤。與你

理論出惡言。氣鬱成疾把病染。從來未曾到床前。

難說教我
守倒你麼

夫婦情長都算

淡。不談刻薄。二老年。不想當年發誓願。久若昧心火坑眠。我也未會不養活他不怕犯
誓。遭天譴。竟自殘忍。昧心田。縱不與你把理辯。只恐上天不從寬。講這片言
語。說的青彪大怒曰。說我昧心。真個昧心。看上天其奈我何。上去抓住振德
夫婦。就往外扯。桂蘭意欲阻攔。奈久病在床。不能舉動。只得喊天叫地的痛
哭。青彪竟把岳丈夫婦扯出。又將大門緊閉。可憐時值殘冬。天將三更。二老
年力衰殘。無處可奔。少不得戰梭梭的依門苦口哀告。宣老兩口。戰梭梭。依
門叫喊。尊一聲。賢佳婿。施恩從寬。在貴府供養俺。恩德不淺。恕無識。失檢點。
冒犯尊顏。收我回。全當你積福行善。可憐俺。年高邁。孤獨衰殘。即不然。暫留
俺。今宿一晚。待天明。即出門。決不要奸。老兩口。苦哀告。好話千萬。恨心賊。忍
着聲。不應一言。罵一聲。高青彪。狠心狗膽。我過繼。你不該。巧言阻攔。那時節。
承許我。供給養膳。也是我識見淺。上你賊船。設計謀。把俺的。銀錢誑騙。至此

時家業豐。昧却心田。到你家。僅住有五年之半。雖吃你兩碗飯。恰似長年。看女兒病難愈。垂淚發嘆。觸怒你虎狼心。推出門前。想當年有財產。何等安便。刮的俺淨悄悄。赤手空拳。殘冬時三更候。天如墨染。推出俺老夫婦。何處安眠。老天爺又降下鵝毛大片。西北風吹的俺透身骨寒。喊天高叫地厚。肝腸哭斷。今夜晚生把俺老命來捐。夫曰叫老妻在此處無可久戀。少不得忍着冷。慢慢回還。妻曰凍的我週身木。不能動轉。睜愁眼。看不見夫在那邊。夫曰叫老妻手按地。漫漫立站。上前來。摸着手。我把你牽。妻曰看不見高與窪。怎知深淺。夫曰遇坑死。遇河亡。聽命由天。妻曰哭女兒病在床。無人照管。俺母女再相逢。除非夢間。夫曰逼得俺無奈何。移身外轉。走一步。跌一跌。口喊蒼天。妻曰深一脚。淺一脚。苦望前盼。頭又暈。眼又黑。倒在平川。夫曰這就是盡命人。爹娘叫喊。願冥王早勾簿。免受熬煎。妻曰願惡婿犯誓愿。快遭天譴。此

等惡不顯靈。誰還信天。講振德夫婦同倒雪地。自料必死。轉睛視之。面前乃是一座破窰。老夫婦遂扒進窰內。停身。高青彪把岳丈夫婦推出門去。遂回內宅。把妻病房落鎖。父母勸懲而不聽。傍人懇情而詆觸。桂蘭在病床哀告的舌燥音啞。青彪殘忍。終不開門。竟自餓斃。遂即葬埋。振德夫婦居於寒窰。大雪三日方止。又冷又餓。淹淹將斃。幸遇姪兒純孝。賣柴徑過窰側。聽有人聲。進窰視之。乃是伯父伯母。正在對面啼哭。上前問曰。二老何至於此。振德夫婦見是姪兒。自覺愧慚。不禁大哭。純孝曰。有話但講何妨。何必悲啼。振德說。噉後悔遲了。遂把趕出踏雪進窰情由訴明。純孝說。二老何不奔家。振德說。至今有何面目見你。純孝說。二老何出此言。願二老同我到家。終身供養。振德說。意欲前往。奈三日水米未餐。頭暈眼黑。不能舉步。純孝把担子丟在窰門。先把伯父措送里許。復轉又措伯母。再回取担。離家本有五里。往來足

有三十里。把二老措到家中。見妻何氏。說今接伯父母到家。可急辦飯。何氏亦甚賢淑。把二老安寓草堂。即時進廚。把飯羹起。捧至堂前。二老見姪媳這樣恭敬。自覺慚愧。宣見賢媳。盡孝道。自覺慚愧。想當年做的事。悔斷腸肝。也。是我年高邁。失却檢點。好不該聽讒言。累恁貧寒。母曰早過繼。怎至於受此苦難。我怎該昧着心。上他賊船。做此事。死陰司。難見祖面。這碗飯。眞乃是無顏下咽。純孝看二老不吃。即以巧言寬慰曰勸二老都不必。因此追嘆。那財產不在兒心腹之間。若原無兒。豈能不供養膳。你只管放寬懷。快把碗端。媳曰親受苦。卽是兒不孝過犯。若知道他昧心。早把恁搬。俺雖窮也不斷。兩頓粗飯。何必去在他家。惹人憎嫌。有一七歲孫娃。就知孝敬二老問二老不吃飯。所爲那件。莫非是嫌飯劣。心不願餐。我卽去買糕餅。煮個雞蛋。願二老快吃了。哄俺去玩。女娃謹有五歲。也知上前去讓走上前。喊老祖。模模飯碗。抓祖衣。飯飯飯。要乖不堪。老兩口。看此境。又喜又嘆。

端起碗。小孩娃喜笑連天。講振德夫婦見得此境。又喜又嘆。遂即用飯。逾旬日。聞高宅失慎。命純孝往探行。至中途。但見高宅院內火光觸天。家人同高華林。老夫婦越牆逃出。喊叫不休。衆人來救。火勢愈盛。人莫能進。只見高青彪在火光之內。高聲喊道。此火人莫能救。因我殘害岳丈。餓死病妻。犯誓遭譴。我該火坑斃命。頃刻之間。燒的合宅草芥不存。純孝聞鄉鄰傳說。始知伊妹於數日前已死。回稟二老。二老方消心頭之恨。自後純孝夫婦事奉懇懃。每賣柴回。必稍些食物奉進。冬溫夏涼。昏定晨省。終無厭心。一日純孝偶往伊伯舊宅。後院開荒地。得銀一罈。報與二老。振德嘆曰。是你孝心所感。此銀已理數年。若前日我來尋着。今日那可復得。自得此銀。貿易爲生。遇事亨通。無不趁心。未幾遂成巨富。及二老臨終。純孝夫婦盡禮盡哀。後子入宦。途夫婦同享九十善終。試看此案。純孝若不存心盡孝。未必能得榮顯。青彪若不

昧心。豈能遭此慘報。奉勸世之爲繼嗣者。當以陸純孝爲法。爲子婿者。當以高青彪爲戒。

忍讓睦鄰



排難解紛



盛德感天

宣講拾遺



縱
虐
前
子



第二訓和睦鄉里

聖諭云。如何是和睦鄉里。宇宙間茫茫大塊。千村萬落。何所紀極。偶然與這些人。生同一時。住同一鄉。豈不是有緣。古人云。八百買宅。千金買鄰。可見鄉里是要緊的。雖不是親眷。到比那隔遠的親眷。更相關切。雖不是兄弟。到比那不和好的兄弟。更得幫助有力。有等不知事的人。只道各家門別家戶。有甚相干。不知田地相連。屋宇相接。雞犬相聞。起眼相見。一塊土上。脫不去。躲不開。那一件能瞞得他。那一个能子然獨立。況且是非。也是鄉里間易得生。冤家對頭。也是鄉里間易得結。大凡人家災禍。多從與人不和睦起。親戚不和睦。他還顧些體面。只有那鄉里不和睦。決定有災禍。所以鄉里關係最緊。決要和睦。鄉里卻有不同。也有做官吏。極富極貴的。這是個強似你的鄉里。安你貧賤的分。小心尊敬。不可得罪於他。也有極貧極賤的。這是不如你的

鄉里存你一點憐恤的心。常常要看顧賑濟他。就是趁工做小生理的。寧可與他足錢。不可剋剝了他。遠年債負。還不來的。宜寬讓他。也有一種極凶極惡的。這是不好的鄉里。要謹慎防避他。却要以禮待他。憑一點至誠心感動他。化導他。凡百事讓他忍他。中間或有一等賢人君子。爲善積德的鄉里。這是一方祥瑞。百家師表。在你比鄰。更要日日去親近他。事事去請教他。待他要如父母一般。敬他要如師長一樣。又有一等。爾我尋常一般樣的鄰里。都要你往我來。如兄如弟。早晚相見。必須謙恭。四時八節。婚葬慶弔。必須成禮。有事相託。有話相商。必須同心。有患難。必須扶持。有疾病。必須看問。有詞訟。必須盡心解和。不可搬弄扛幫。有盜賊火燭。必須協力救護。不可幸災樂禍。勿使六畜踐人食禾苗。勿容兒輩侵壞人墳墓。勿輕生以人命傾人。勿廢業以賭博相戲。小有觸忤。置之不聞。稍有過失。勸之使改。這便是休戚相關。一

團和氣。纔成一個鄉里。這等樣人。鄉里中。那個不愛你敬你。稱贊你。你家有事。那個不來帮你。官府見你尚義。必要嘉獎你。況你出去相逢。個個是相好的。不消用得一毫心事。何等快樂。若你用一點機械的心待人。人亦用一點詐害的心待你。時時提防憂慮。何等苦惱。今人不能和睦鄉里。只是一個私心。惟恐他人高似你。殊不知你只該去作好人。自己向上。何必妒忌他人。若一村都好了。更有益。又有一等人道。讓了這個鄉里。皆欺負我。便作不得漢子。定要爭勝你。試看那受用的人。多是能吃虧的人。又有一等人。見鄉里待我不好。就去怪他。古人說的好。他讐你不讐。冤家到底結不成。他不和睦。你只管和睦。一個愚一個賢。到底也有悔心的日子。若他讎你。你讎他。冤深害結。唇齒相連。必有一場大禍。豈是保身全家之道。我今且與你們說。人在家裏相處。猶不覺得。常想出外的人。聽得一人似鄉里的人聲。不問貴賤。便相

親密。又如自己在他鄉。見一人從吾鄉來。便不勝喜歡。此點心就是和睦的真心。人若能以出外的心。待鄉里中的人。安得不好。聖諭上教和睦鄉里。曉諭你衆百姓。各自知悉。處鄉里。要謙讓。謹遵禮義。切不可逞驕傲。自仗勢力。常言道。官居一品。不壓鄉里。又說道。滿招損。謙者受益。富貴者。未必能長久富貴。貧窮者。亦未定終不發籍。見鄰長。當恭敬。他自重你。遇窮鄰。多謙讓。閑隙自息。勸窮鄰。須守分。自把命依。切不可。見富豪。自把心欺。倘困苦。以仁義求其周濟。萬不可。喪廉恥。訛騙不一。總宜立男子志。剛強之義。莫學那。無恥徒。不論高低。貧無諂。富無矯。和睦不已。有事情。兩相助。莫不安逸。長幼序。友與朋。一團和氣。自然能同歡樂。千祥雲集。

忍讓睦隣

心存忍讓。鄉鄰無睦否矣。夫鄉鄰貴乎睦也。若能忍能讓。鄉鄰豈有不睦也。

哉。今舉一案。忍讓陸鄰。而受福榮者言之。清朝乾隆年間。叙州府南溪縣。一人姓何名大榮。膝下三子。長名禮堂業商。次名昌堂務農。三名學堂。攻讀詩書。尙未成名。大榮素姓仁厚。忍讓爲懷。但恐三子都在幼年。性情驕傲。有冒於鄉鄰。因將三子喚到廳堂。教訓一番。宣爲父的。喚你等各立廳堂。囑咐爾幾句話。細聽端詳。各自要心常存一片忍讓。處鄉鄰要和睦。莫致參商。聖諭上講的。有和睦鄉黨。爲百姓要謹遵。不可猖狂。干置業。萬結鄰。自古所講。有急事全仗着鄰。近助幫。同鄉者俱可作宗族看望。切不可分彼此。爭短論長。見年長。稱伯伯。叔平稱兄長。要恭敬。要謙讓。言語溫良。從不聞詬誶聲。快活景象。自釀起。太和氣。何等吉祥。縱有那無義徒。做事強梁。切不可逞橫性。爭競弱強。事臨頭。當三思退一步想。心頭火。按又按。百忍無妨。若一時不能忍。拿棍弄棒。打傷人。坐牢監。典賣田產。父與母。妻合子。無所靠養。到那時。後悔遲。

空自着忙。總不如學忍讓。和睦鄉黨。以德行感化人。終落善良。此片言。望爾等謹記心上。若遵依管保爾福祿榮昌。講大榮以此言教子。三子皆曰。遵從。大榮心中道也暢快。時值冬月初旬。大榮送三子學堂應試進府。時有鄰人劉成華。強佔何家山界一丈餘寬。四丈五尺多長。界內有大柏樹五顆。成華率人盡行砍去。又將山地開作田園。何昌堂出外看見。不由心頭火起。高聲大罵。宣罵一聲。黑心人。令人生怨。平白的佔山界一丈餘寬。又斫我五顆樹。所謂那件題將起。不由我心頭冒烟。自古道。朽本柴各人所佔。那有個恃強暴動要橫磚。論柏樹。賽得過。維周圍轉。祖宗手。培植夠百十餘年。統衆人來。到此膽敢作亂。我與你一無仇。二則無冤。明明的佔住我。父子柔軟。難到說任由你。滅理欺天。我今日要與你情理分辨。請了人。一定要搶回家園。縱然是此一去有凶有險。你就是大牯牛。要把角搬。講何昌堂大罵一陣。決要率

人把樹奪回。其兄禮堂不肯爭鬪。意欲告官。雖然也不敢自尊。遂修書一封。命人送去稟告父親。大榮拆書念曰。不肖男禮堂。跪稟嚴父大人尊前得知。父送考在府。鄉鄰劉成華。強佔山界。一丈多寬。四丈多長。又伐柏樹五顆。二弟昌堂。一心率衆奪回。不孝不肯相鬪。意欲告官。不知可否。特修數字。百叩上呈。大榮念畢。心想回家。又念三子年幼。考試無人照管。恐做出壞事。再說不回。又恐家中鬧事。轉思次子。雖然性傲。劫不敢犯我家法。乃作忍讓歌一篇。命來人帶回至家。交與禮堂細閱一遍。遂命二弟昌堂看。昌堂說。大哥情知爲弟未多讀書。何不念與我聽。禮堂捧書念曰。宜爲父寄爾訓。爾曹須當字字仔細瞧。從前已曾把你教。竟敢把我囑言拋。爲人還是忍讓好。不可做躁逞橫豪。牢內犯人有。多少皆因氣暴把禍招。自古聖賢垂教訓。誰個不言忍字高。至聖孔子抱大道。偶遇桓魋逞凶刁。孔子未將仇記倒。只得原天把

他嘲殺身之仇猶撇了。爾等何故要心焦。這點山界值多少。與其爭鬪不如拋爭鬪。那有一個好。不是弄棍就動刀。打傷人命禍不小。人財兩空如雪消。縱然不把人打倒。告狀也要把神勞。官司輸贏未可料。銀錢又失一大包。見了差人就稱表。老總房書要抬高。典爺老師連聲叫。低三下四把光叨。一步禮儀有不到。他的嘴吧就亂招。說的言語真可惱。令人想起淚號啣。受了辱罵不能了。總要銀錢方開消。與其這樣自卑小。不如忍讓計更高。任他強梁性驕傲。一忍閒隙自然消。以德感人終落好。鄉鄰尊重氣量豪。昔日張公歌百忍。永垂萬古把名標。這輩古人要體效。我今將此訓爾曹。爾等要遵我訓教。切莫逞性把禍招。倘若不遵父誡誥。歸家定打不想饒。講禮堂念畢。向昌堂說。父親這封書信。寫得明明白白。你可聽清否。昌堂說。我聽得明白。禮堂說。你還率人鬪搶不鬪搶呢。昌堂說。父親這書上寫得明白。我豈敢鬪搶。大

哥還告狀不告呢。禮堂說。我怎敢告狀。咱們只得遵命而已。過了幾日。大榮回家。走到宅近。遇着劉成華。仍然如平常相親相愛。把爭界伐樹之事。如同忘了。第三日趕場。又遇成華。遂請進茶園吃茶。說道。弟近日未在家中。聞兄台前日伐樹之事。此物本是兄台的。小兒愚蠢。少讀詩書。看契上界限不明。妄以爲己之物。錯出了些言語。實則無禮。但兄台與弟。乃是近鄰。又係故交。還望兄台寬恕。萬勿見責。劉成華見大榮這樣謙和大量。不覺天良發現。便說。何兄不必這樣講。山界本是你的。說甚麼是我之物。兄台既是這樣待我。我決不要你的。明日將原物送還。此是我錯。還望何兄海涵。大榮說。你我兄弟。又是近鄰故交。財物原要相通。何分你我之物。兄台如若送還。我決不收。成華說。兄台似這樣說。你物勝如我物。自今以後。再無人敢來強取一點。你只管放心收下便了。吃茶已畢。各自回家。次日成華果將栢樹如數送還。親

來何府謝罪。大榮還要命人與他送去。成華再三不允。口稱何兄莫疑。咱二人間隙已竟說明。你務要送到我家。就是把我看作小人了。咱二人豈不又有仇恨了。大榮見說只得應允收下。遂留成華進廳。卽設酒筵歡飲一天。至曉而歸。自此二家和好。第二年劉成華又逞其勢。去伐東鄰趙平山的大栗樹三顆。平山不知忍讓。不由心頭火起。指而大罵。宣罵一聲。劉成華實則混賬。屢次的逞橫性欺壓鄉隣。皆只因好隣舍。能存忍讓。慣起你牛皮氣。兇過虎狼。我山界大栗樹。竟敢亂搶。咱今日一定要論論弱強。任憑你率衆人。拿棍弄棒。若懼你。算甚麼。丈夫志剛。這一次。我若還。再把你讓。恐後來衆鄉隣難把頭揚。卽不然。告當官。清理面議。見官府。不怕你。丁多口強。盤住你。扯下堂枷打笞杖。從自後。不準你。任性猖狂。平下你。兇悍性。衆鄰景仰。縱至我敗家產道也無妨。講他二人當時大鬧一場。各自進衙稟官。劉成華不得好批。

被官責懲。自此二家仇氣難消。各自懷恨在心。次年平山的牛索扯脫。跑到成華祖塋。擦倒碑石三塊。成華將牛牽回。遂投地保。決要告狀。不意是夜成華之媳小產。落一孩娃。就怨是墳上之犯。遂鳴於官。害得平山花錢四百餘串。二家仇恨自此更深。凡有些須小忿。不是打架。就要告狀。共打官司五場。二家皆負重債。未過十年。二家田產。概行賣與何姓。成華全家俱害瘟疫而死。平山亦至乞討。後何學堂名登甲榜。大榮壽享八十善終。依此案看來。凡處鄉鄰。當以何大榮忍讓爲法。以劉趙二家橫暴爲戒。

排難解紛

附經驗良方

嘆世之愚夫。只知刻薄成家。望求富貴。從不以方便存心。若有人來激勸他。便推托家貧不能。未想方便事也多端。亦不盡在錢財上做起。或傳方以療疾。或排難以解紛。或指迷以歸正途。或下力以補道路。一言一動。一念一時。

凡濟人利物者。無往不是方便。何言家貧不能。而甘棄失前程乎。今舉一案。不費錢財行方便。而竟證仙籍者。諸位請聽。武昌府大邑縣。一人名沈萬言。妻顏氏。家業不甚豐足。每年所收之糧。僅可用度。夫婦二人全仗一雙嘴行方便。善能排難息爭。若遇士人。說些至情至理。若遇愚人。講些陰果報應。設遇兇悍之徒。不識勸解者。就使惡言抵觸。他也不以那爲羞。旁人與他送號。爲方便嘴。呼顏氏爲慈悲舌。那日忽聞本村東鄰李茂林。李華林。兄弟二人。爭競家產。終日吵鬧。幾幾乎有欲興詞之意。於是先把李茂林請到家庭勸戒云。宣尊一聲。李賢姪。庭堂坐定。有幾句。愚蠢話講與你聽。令尊翁重勤儉。苦苦耕種。纔置下這田產。家業頗豐。茂林曰。老人家的辛苦我是曉得的。生下恁二弟兄。心中喜幸。盼成人定婚姻。各把親成。盼望你理正事。不履邪徑。但願恁相和睦常常同耕。老人家恩德的。實是報不盡的。因些須。小事故各自任性。你不種。他不耕。去把氣生。他

二老。看此境。心何安寧。憂的你無奈何。暗把淚傾。只因人口煩衆你又說。願分居。各耕各種。那二老無其奈。與你分清。他恐以後又肯聽。枕邊口吽。他的多。你的少。鬪鬧相爭。衆親族解勸你。執迷不醒。一個個欲告狀。去把詞興。我豈有告狀之意見怎不體二爹娘。養育恩重。到此時。熱心腸。猶如寒冰。假如你令尊翁。他不理正。若不置這田產。恁有何爭。可不是的。再譬如。這財產。皆是你掙。你身體。從何來。誰人盤成。你也曾讀詩書。文意頗懂。有一筆古聖賢。講來你聽。可是那輩古人昔伯夷。與叔齊。兄友弟敬。尊父命。重人倫。兩不相爭。他弟兄。餓首陽。封爲神聖。皆只因。一讓字。萬古傳名。那是何等人品。咱豈敢比他呢那江山。不比你。家業頗重。他不肯。違父命。傷了倫情。因些須離手足。又違父命。你自思。怎逃這。不孝罪名。講這片言語。說得李茂林。低頭無言。自悔錯誤。即使禮告別曰。多承指教。次日又把李華林請來。也如此相勸。華林也知悔悟。他弟兄自此漸漸

的就和睦了。且說他妯娌二人。見他兄弟和睦。家也不分。各自心懷不平。仍是說長道短。一日顏氏進李府。把他妯娌用好言各勸一遍。曰。你妯娌不和。多惹公婆憂氣。理當進堂陪罪。二人同至草堂。拜罷公婆。見禮已畢。顏氏曰。你妯娌今已和睦。同着公婆。聽我再勸一番。宣你妯娌相和睦。同拜高堂。細聽我傳你個興家良方。事公婆宜和順性。莫傲上。凡事情。遵教訓。言語溫良。一人個心常存。一片忍讓。待妯娌如姊妹。一樣心腸。待姪男與姪女親生一樣。莫因些口頭物。爭競弱強。家務事不可對。丈夫學講。切莫向公婆前。說短道長。誰有些言語差。要放寬量。有活路。同去做。莫辭奔忙。小孩們來學話。就把他囑。切謹記莫護短。各訓兒郎。凡衣布與財物。同用同享。萬不可分彼此。自積私房。靜坐時思己過。莫虧心上。閑叙間。又不可道人短長。兄弟和。妯娌睦。家口興旺。居家人。同孝敬。二位高堂。賢德名。傳出去。誰不敬仰。各與你娘。

家人增點餘光。講一片言語。把他妯娌二人。勸的歡天喜地。遂告辭而回。偶遇鄰家小兒。被滾湯傷身起泡。疼不可忍。顏氏即傳其方。曰。用石灰半碗。兌井水攪勻。澄清水半盞。與香油停兌。再用槐條攪如鷄蛋清樣。敷患處即效。其鄰就依此方果愈。再說沈萬言。一日在官道補路。見路下濠水將乾。其中有小蝦蟆亂攘。萬言嘆曰。皆性命也。用手一捧一捧送至深淵。所救之命約有數萬。累的身體困倦。坐在路旁歇息。忽見王某牽一老牛。後跟一屠夫。萬言窺嘆曰。此牛必傷屠夫之手。心中不忍。於是讓他歇息。王某曰。急忙赶路。沈曰。此牛殺之可惜。王某停步曰。此牛已十餘年矣。老了不能耕田。所以賣殺。沈曰。不可。宣尊一聲。王大兄。費步停站。把老牛。真來由細向你談。畜生之類。還有甚麼由只因他前生的。把人債欠。這一世變耕牛。纔來償還。到你家。十餘載。耕田耙產。也不知受過了。多少顛連。他生就是耕田之物。豈可惜他。從五更。措上套。晌午不轉。累的

他氣力盡。腰疼腿酸。通身上。出血汗。又渴又飢。若張嘴。吃口草。就挨皮鞭。怕挨打。忍着疼。苦往前奔。只熱的。如火熾。口吐沫涎。從春天。只耕到。十月之晚。把五穀。盡收回。共與人餐。說不盡。炎熱天。耕田苦難。到冬月。拉腳車。去掙銀錢。主人家。穿皮襖。呼寒道冷。那老牛。披星月。鋪地蓋天。凍的他。骨如酥。渾身打戰。冰凌地。扎皮肉。痛苦難言。他與你。掙銀錢。十有餘載。怎忍心。賣屠夫。去挨刀懸。他雖然。是畜類。性情無二。你何必。圖孽錢。與他結冤。不信他。懂人事。轉面觀看。那老牛。跪流平。兩淚漣漣。講王某轉面一看。猛然醒悟。與屠夫曰。此牛與我萬金。也是不賣了。遂牽牛而回。屠夫即怒怨曰。好容易買此一牛。被你一陣話。把生意打破。真乃可惡。沈曰。你且息怒。聽我道來。宣屠夫哥。你不必。反把我怨。我把這。殺生報。細向你談。我這殺牛也是生。意有何報應呢。現報應。你也曾。眼所親見。我並未見過。一點報應。玉皇爺。差紅巾。所爲那般。反叛賊。住相隔。千餘里。遠不

相識。他與誰。有何仇冤。燒房屋。搶妻女。又把入砍。因前世殺生賬。冤冤相還。
這世間非我一人殺牛呀你只管你不殺。不把債欠。修者修。造者造。報應不偏。若不信。你
向這世間觀看。也有的坐八抬。也有打磚。坐轎的。因前生勤修苦煉。兇惡徒。
把孽造。轉生打磚。二八月祭聖人。怎孔夫子。在當時。列國流轉。今稱爲萬世
師。道行滿天。三國桃園結義。殺白馬。宰烏牛。豈無罪過。關夫子。在三國。忠義保漢。財不貪。色不迷。
性剛志堅。那祭牛。身雖死。還把恩感。他感何恩。感其他。能超度。轉生奇男。你無功。
超渡他。把他債欠。或今生。或來生。必要償還。若不然。到陰司。把賬清算。殺一
命。還一命。方能解冤。我這冤孽已造還。有甚妙法解救否。只要你。能改業。別作正幹。老天爺。不
肯殺。悔過之男。甚麼生意可做。諸生意。皆可做。在你主見。切莫做。虧心事。少遭禍端。
少遭甚麼禍端。我儼鄰。當屠夫。勸他不轉。經年間。疴鮮血。百藥難痊。屠夫聽見此言。更信報應。即跪沈老
三年前垂淚曰。難怪我得河血之疾。已有講。沈曰。只要你發誓改業。多行方便。我就傳。

你妙方。問曰何方用鴨蛋子四十九粒去皮。圓肉七枝。每肉包七粒。開水送下。數服保愈。屠夫叩謝而去。至家焚香發誓。自此改業。心存善念。就依此方服三劑而愈。沈老亦從此歸。遇一幼童在路旁啼哭。遂問何故。童曰我母起一惡瘡甚險。紅腫高大。又兼心疼難忍。無錢買藥調治。因此啼哭。沈曰不必啼哭。我傳你一方。用荒埜中乾貓兒眼一把。煎湯結糖爲引。無糖亦可。幼童叩謝而去。就依此方二症並癒。時值中秋。顏氏之室姪來送節禮。有活鯉魚數尾。顏氏不忍食之。送至深淵放生。來到河邊。將魚放去。回頭上岸。遇一幼婦。面帶憂色。遂問何往。那婦垂淚不語。顏氏便知端的。曰。你有何冤屈。向我說來無妨。何必悲啼。婦曰。老伯母呀。我命苦如黃蓮。幼時父母早亡。跟定哥嫂成人。所受苦楚。難以盡言。盼望出閨。可以造活。誰料嫁過門來。與哥嫂大不相同。公婆性烈。小姑恠害。丈夫嫌醜。終日打罵。實難過活。不瞞你說。前來投河。

尋死。顏氏曰：你的主意錯了。宣你居年幼識見淺，拿的主意實哉錯。人在世間爲婦媳，怎能不受些須磨。只要聽教莫言語，那怕嚴公與惡婆。小姑多用好言哄，凡事須當先認錯。將來他是一個客，還能再住年幾何。丈夫嫌醜要忍耐，總宜色溫聲柔和。事事謹慎順從他，縱然嫌醜待怎麼。千年黃河熬成路，將來你也爲婆婆。若還投河尋自盡，不孝罪名難逃脫。上撒老來下撒少，有何言語對閻羅。冥王問你不孝罪，下到地獄受折磨。與其陰司受苦楚，不勝在世苦熬著。果能成孝賢名出，雙親九泉也安樂。勸你卽速回去罷，聽我言語總不錯。講那婦始知悔悟，卽跪地垂淚曰：我回去。夫君若知其情，豈肯與我干休。顏氏曰：不然同我到家，央我老伴與你寫書一封帶回。許你不至受氣。於是二人到家，見了沈老，說明此事。萬言遂提筆寫書，宣上寫着沈萬言頓首拜問。先勸解高堂上，二老安人。媳若還有過錯，從容教訓。切不可出

惡言罵他雙親。媳與女。都是兒仔細評論。女出嫁。受嫌賤。未必甘心。未想你。到衰老。眠床臥枕。奉茶湯。事庭幃。所靠何人。你的女。來學話。不可盡信。須勸他。與嫂嫂。相近相親。嫌嫂嫂。落不賢。被人談論。未想在娘家。能住幾年。再勸解。賢少君。性莫太蠢。結髮情。天定就。前生緣分。論淑德。也不在容貌醜俊。只要他。孝公婆。敬重夫君。誰不想好容貌。令人可欣。雖醜陋。也都是父母遺身。譬如你。容貌醜。他的貌俊。反把你。來憎嫌。你豈甘心。若娶個。美貌妻。不遵教訓。逆公婆。慢丈夫。不守閨門。終日裏。愛打扮。活路不問。惹着他。便嘔氣。尋死嚇人。憂的你。無奈何。終日裏。憂悶。怎勝似。醜陋的。賢德婦人。你的妻。雖醜陋。道還孝順。經年間。受打罵。天良何存。折磨他。無奈何。去尋自盡。幸遇着我。老婆。救回寒門。把好話。勸多端。方纔應允。他猶恐。回家來。難見夫君。因此情。提竹筆。寫此一信。望賢契。從今後。把妻當人。若不然。你的妻。尋了自盡。他娘家。

豈干休。要把狀論。打官司。把家產。一旦花盡。到那時。後悔遲。怨得誰人。此片言放心下。仔細思忖。若遵依。管保你。快樂長春。講萬言將書寫畢。交與幼婦。幼婦遂謝活命之恩。而回。顏氏送至莊頭。忽聽鄰婦。分娩胎衣不下。卽傳其方。曰。用蓼子四十九粒。明雄黃一錢。同搗成膏。敷腳心下。衣落卽去。其鄰就依此方。其效如神。時遇陰雨綿綿。水聚當途。行人至此。涉水甚難。沈老遂順着路邊開一小溝。將當途之水撒乾。用磚石一墊。却成小路。似乎能行。時來陳宋二位學生。問其何往。生云前去會賭。沈曰賭場卽是禍場。不可前去。陳生曰俺們急去趕賭。你有許多嘍叨。沈曰。宜尊一聲。二相公。切不可去。我把這賭錢事。細向恁提。賭博場。猶如那殺人之地。或輸錢。或惹禍。難以下席。陳生曰你說這敗幸之話何用可笑。怎不思。二爹娘。怎麼養你。出痘疹。過關煞。劬勞罔極。爲孩兒不惜力。苦苦耕地。五更起。半夜眠。身披汗衣。陳生曰你把話留些打發閻王爺吧。治下這。幾石田。

亦非容易。盼望你常守業勸耕勸犁。實指望到衰老。終身有倚。恁竟然不聽教。浪蕩胡爲。貪嫖賭。把家產。一旦拋棄。到那時。無度用。怎樣結局。陳謂宋曰。莫聽他這些閑話。宋曰到底聽再走。父與母。妻合子。吃穿問你。無奈何。結匪黨。作反爲非。敗祖德。違父訓。喪壞心志。不早醒到那時。後悔延遲。講陳生怒口呼名號曰。我輸的是我的錢。敗的是俺的德。與你何干。真乃可惡。遂趕賭去。沈老付之一笑。宋生始知悔悟。即對沈老使禮曰。多承指教。自此而回。安分讀書。竟守產業。陳生執迷不悟。把田產盡棄。儼結匪黨。犯法死於獄中。再說沈老年至九十六歲時。偶得一夢。來了二位青衣童子。手捧玉旨。口稱沈老公公。汝老夫婦處世以來。出言舉步。俱是功德善行。今上帝見喜。命吾等預通音信。至三月十二日辰刻。請汝夫婦同登仙籍。言畢稟揖而去。沈老醒來。自覺不能久於人世。命子媳。把衣衾棺槨備辦整齊。又把子姪同喚堂前囑云。宜我自覺。

陽世間不能久戀。囑咐爾幾句話。牢記心間。你老正康健之處。時何必多心呢。處世事。宜謹慎。小心檢點。每年間。早完糧。自得安閒。鄰族中多謙讓。切莫懷怨。萬不可任自性。動要橫磚。打傷人。坐牢獄。典賣田產。衆鄉鄰笑罵你。爲人不賢。總不如守本分。殷勤正幹。莫貪賭。莫浪蕩。莫吃洋烟。不干己。莫出頭調理家產。遭禍端。皆只爲多出妄言。每晚間。鎖門戶。必親檢點。教子孫苦讀書。早起遲眠。凡處事。莫虧心。便宜莫佔。吃虧處。要忍耐。志憑青天。但願爾。遵此話。多行方便。久以後。子而孫。自得昌然。子姪皆說他年老糊塗。不信他說。就該歸。顏氏也。把媳婦等同訓一番。宣婦女之道。宜勤儉。三從四德。要完全。孝敬公婆頭一件。恭敬丈夫。理當然。終日切忌豔粧扮。目要正視體要端。出必藏形。窺掩面。無事不可到門前。謹守閨門。做針線。不可看戲把燈玩。三姑六婆。免進院。此等最致惹禍端。縫聯補綴心莫厭。無故切莫出妄言。進廚莫拋米合麵。一粥一飯。來處難。竈上切

忌搗葺蒜。穢柴作食造罪愆。水缸常常宜令滿。柴草不可堆竈前。睡時廚房看一遍。小心謹慎聽自然。講媳女皆言遵從。眼看至期。沈老夫婦。又把親鄰瞧看一篇。衆鄰皆說他。是患顛疑之疾。不信他能知生死。至三月十二日。早起盥漱已畢。整齊衣冠。同眷屬用過早膳。衆鄰齊來看問。見他精神清爽。飲食如常。就能死了不成。衆皆以爲笑談。一人進前問曰。余有賤疾已久。常聞老公多有妙方。望其方便。沈老曰。有何貴恙。鄰曰。肛門漏瘡已九年矣。沈老曰。用乾黃鱸一條。燈油浸透。對燈頭燃起。令其滴油。用茶杯接之。先用白矾煎水薰洗。用此油敷之。每日三次。半月保痊。愈後須買物放生。超度此鱸亡魂可也。正談叙之間。衆皆聽空中有鼓樂齊鳴。沈老曰。時已到了。不能與諸位深談。遂稟揖告別。老夫婦同坐草堂。欣然而逝。試看沈老夫婦。一生所行之方便。不可勝記。并未費一些錢文。而竟登仙籍。世人動謂家貧行不起。

方便。豈不終身自悞哉。凡聽此案者。其中數方。皆可謹記。無不效驗。

慈虐異報

從來婦人之道。相夫子。事翁姑。和妯娌。宜家室。四德三從。自古爲昭。其或爲人繼室。待前子女更宜憐恤。則後母較勝於前母。善報固自不爽。苟或居心殘毒。其夫又不檢約。則孤兒幼女之苦。有不堪言者矣。惡報烏能免乎。今講一案。慈受旌獎。而虐遭殘罰者。請大衆細聽。陝西鳳翔府。有一人姓秦。名潤福。前妻胡氏身故。撇下一子。名克禮。繼娶柴氏生一子。名克讓。柴氏賢淑。待前子勝如己子。克禮五歲。克讓三歲。不幸父又身亡。自後柴氏待前子。更加慈愛。凡衣服飲食。偏厚長子。非次子所能及。二子漸至少壯。俱送學堂讀書。一日他兄弟角孽。克讓回家。對母啼哭曰。哥哥吃穿都勝於兒。心仍不足。仗他身大力強。欺壓孩兒。望母親與兒出氣。柴氏聽之大怒。遂執竹板責打。宣

罵克讓。蠢奴才。急跪堂前。聽爲娘。把情理。細向你言。你哥哥。他本是。前娘生。產。一歲時。撇了母。零叮孤單。況你父。臨終時。囑咐几遍。只恐怕。到後來。待兒。心偏。我若還。厚待兒。把他看賤。恐難免。外人們。道娘不賢。娘終日。把此情。仔細盤算。薄待你。厚待他。方爲正端。蠢奴才。年幼少識。見太淺。除卻父。尊兄長。分所當然。昔晉時。有王祥。並弟王覽。他後母。待王祥。刻虐百般。那王覽。跪母前。垂淚幾諫。感得母心慈愛。萬古稱賢。想此情。兄責弟。不可懷怨。曾不思。家庭內。孝弟爲先。今爲你。無弟道。打你幾板。從今後。再如此。決不容寬。講柴氏手舉竹板。要打克讓。適值克禮自館中歸家。見母親要打兄弟。即跪母前。懇恩曰。兒與兄弟口角。惹母親憂氣。是兒之不孝。母親莫打兄弟。把兒重責纔是。柴氏觀此情景。轉怒爲喜。放下竹板曰。但願爾等知娘養你。受了無窮辛苦。就該和睦。盡心讀書。方不負我養你一場。二人深知悔悟。自此兄寬弟忍。

甚屬可嘉。鄰近有一商人。姓李名大發。也是前妻身故。只撇一女。名桂香。後娶金氏。帶來一子。名丁混。金氏素性險毒。貌慈心惡。每每背夫折磨桂香。大發若在家中。看他到也慈愛。故未細察。一日大發又要出外貿易。囑其妻曰。望你憐女年幼。從容教訓。金氏說。自來何曾把他看薄了。夫君真乃多心。大發去後。待桂香倍加刻虐。將檢柴担水舂米推磨等事。均交與桂香一人經理。可憐十數歲女娃。怎能做得許多。又兼食不充口。衣不遮身。若有些須不到處。就打罵不休。每日檢柴路過秦家門前。柴氏看他飢寒。心發仁慈。叫到家中。與他些剩飯充飢。偏被丁混看見。遂回家就對他母親陷害。宣丁混見娘淚梭梭。聽兒把話向娘說。桂香對鄰把娘數。他數我些甚麼他說。窈娘把他磨。這話無有又說。飢寒難得過。逼他檢柴上山坡。他說你些甚麼無有帶他長短作賤我。父回要把兒除却。講金氏聽之。懷恨在心。晚間桂香檢柴回來。不容分說。用繩

子細綁在地。用木棍周身打了一遍。又使大針釘入十指。火炷烙其兩膺。恐外人聽見。不准高聲啼哭。桂香疼痛難忍。就地打滾而哭。宣喊聲媽。叫聲哥。快把十指針抽脫。儘儘再疼一陣抽也未遲疼得狠。實難過。兩膺又用火炷烙。這還算輕的還要使刀割。聽一言。胆嚇破。問娘兒犯何等錯。沒柴怎麼這時候纔回來上山坡無裹脚。路險柴重慢慢拖。你上秦家去做甚麼兒從他門前過。伯母留我停停脚。你要怎麼與他秦伯母憐念我。與我兩個冷飯團。怎對他說密娘兒豈敢說娘錯。旁言不可信。真確。那旁言不重打你。幾棍必不認錯算兒錯。兒改過望母慈悲饒恕我。毒口道我長短豈肯輕饒憐兒幼。血脉薄。施恩勝似念彌陀。生來嘴甜心苦你父同來定要是學話的娘只要恕饒我。若露一字雷擊我。講金氏說。暫把你鬼妮子恕饒。這有穀子斗半。今夜若春不淨。定要你命。因把大針抽脫。繩子解下。桂香不敢待慢。忍着疼。即去春糠。金氏母子回房安睡。桂香春着穀糧。周身傷痕疼痛難忍。再說不春。明早苦刑難受。心中暗想。終

無生路。不如一死。免受罪苦。待他母子睡沉。暗暗出了大門。到母親墳前一陣痛哭。宣小桂香跪墳前。淚珠滾滾。哭一聲。慈心母。細聽苦情。想當初。得孩兒。父母歡欣。終日間懷中抱。猶如寶珍。怕兒冷。怕兒餓。時刻謹慎。出天花。與豆疹。費盡苦心。數歲時。遭不幸。母把命殞。撇下了苦命兒。身靠何人。兒的父終日間主意打盡。無奈何。娶繼母。扶養兒身。繼母來。帶一子名叫丁混。他母子俱懷着狠毒陰心。父在家做面。情假意慈憫。父出外。就不把孩兒當人。好歹飯。不教兒飽。吃一頓。身穿的襟打襟。鞋無後跟。到晚間。無被褥。寒冷難忍。凍的我骨如酥。倚靠竈門。舂穀糧。與推磨。種菜送糞。割猪草。並担水。靠兒一人。有一毫做不贏。怒氣忿忿。不是打。就是罵。還不趁心。秦伯母。看此情。心中不忍。叫他家。拿剩飯。付與兒吞。是何人。與他說。心中懷恨。檢柴回。纔到家。綁倒埃塵。足打夠。百餘棍。還不算狠。十指尖。釘大針。火炷烙身。心猶若滾油煎。

疼痛難忍。還不準高聲哭驚動四鄰。忍着疼。苦哀告。方鬆繩網。斗半穀。春不淨要兒三魂。嗚爹呀兒在家。受苦磨。怎得知信。嗚娘呀娘不死兒怎能受此苦辛。爹呀從今後。咱父女。不得相見。娘呀願母親快顯靈。來接兒身。講桂香哭訴一陣。遂去投井。幸遇秦克禮。夜讀之間。忽聞犬吠。出宅尋賊。救回家去。交與母親。柴氏問他爲何尋死。桂香把責罰苦情。細訴一遍。柴氏勸解不必如此。待天明。我去勸你母親回心。便送你回還。遂與柴氏同眠。次日黎明時。金氏在牀上喊叫桂香推磨。連聲不應。卽咒罵不堪。起身要打。尋之不見。這死妮子那裡吊鬼去了。正咒罵間。柴氏到家。欣然一禮。問候刻下清安。金氏還禮曰。承問了。秦大嫂無事。輕不出門。有何貴幹。柴氏卽用良言相勸。宣我今早到此院。不爲別件。把咱們。當後娘來由細談。當後娘有甚麼來由因前生少修積。有此缺限。膺後妻於人道。便屬不全。也是咱的命該如此前房兒。更要比。親生重看。憐

念他。年幼小。須要從寬。若不從寬。焉有他命。切不可做面情。陰毒心險。當後娘。磨前子。

醜名難担。就待他百分慈愛也。難落賢名。待兒好。待兒歹。難瞞衆眼。或陰毒。或慈愛。更難欺。

天。不怕人說長短。自有青天看到。因咱們是同類。纔來相勸。話有些不周。備望其包涵。我有些

不是只要你說無不遵服。小桂香十幾歲。正學針線。經年間去打柴。難免人談。細活他又

叫他坐吃現成。既吃苦。就當讓。把他憐念。殘冬時。皮包骨。周身無棉。新身都被他穿

若一日。他的父貿易回轉。見女兒。此情景。未必心甘。我就對得起你還說。從

未曾。把女磨鍊。今夜間。因何故。叫苦連天。不知又作甚。精的早起。就出

你。從今後。心回意轉。若不然。誰怎肯。告你實言。只管實言。告我自

不過。去尋短見。幸遇我。克禮兒。救回家園。虧你令郎。救也不從今後。再不可。

把他嫌賤。設有個。不測處。後悔遲延。講金氏說。秦大嫂。只管放心。以後再要。

如此。教我不得善終。柴氏聽得此言。即回家去。喚桂香。丁混素與秦克禮不。

睡。遂唆其母曰。此情若洩於外。咱母子臭名難担。再說父回。豈肯干休。金氏說這可怎的。丁混說。依我主見。就說桂香不正。與克禮有私。與他鬪鬧一場。逼死桂香。告他強霸幼女。一計兩得。有何不美。金氏依從了混。遂持刀罵到秦門。克禮大怒。手持木棍。把丁混胸骨打破。七孔流血而亡。金氏抱兒痛哭一場。遂協同地保進城稟官。縣主即委右堂下鄉驗屍。柴氏在家喊天叫地。無所措手。欲教克讓替兄填命。不知他肯從否。遂把克讓喚到密室相商曰。你哥好心救人。反遭大禍。若填他命。豈不負屈。况又絕你父之長嗣。如何是好。望兒速作良策。全你兄命。克讓曰。尊母親兒欲替兄頂案。一全父暨前母之嗣。一表俺兄弟友愛之情。萬望母親應允。柴氏曰。兒真乃孝悌可獎。正合母意。遂懇地保依此報案。事已忙迫。未得與克禮說明。官即解來到驗。以畢。吩咐地保人役帶兇手進城。地保就把克讓帶去。克禮急與母曰。丁混是我

打死。因何把兄弟帶去。柴氏把頂替罪案情由說明。克禮聽之。心中不忍。要同母親一齊進城。不然兒卽撞死母前。柴氏無奈。只得同他進城。地保把克讓帶到案前。縣主盤問克讓。一一招承。縣主就要動刑。克禮趕到急跪堂前。叩稟曰。丁混是我一人打死。該我帶罪。與兄弟無干。縣主看他二人滿面書氣。彼此爭罪。不相兇惡之輩。遂喚地保把他實情訴明。地保跪到堂前。把柴氏素行賢淑。又命親生替前子頂案。始終訴明。縣主聽之。暗想此等賢淑。世所罕聞。又喚柴氏把你兒子行兇情由訴來。柴氏即跪案前哭訴。宣未開言。不由的。淚往下傾。尊太爺聽民婦仔細詳明。小丁混他本是隨娘改姓。前房女被他母。魔害無情。昨夜晚受不過。出門投井。被吾兒聽得着。救回家中。次早起。我把他後母勸懲。他言許。從今後不魔女童。你道是好了你兒爲何把丁混打死。勸罷他回家去。欲把女送。小丁混聞此言。持刀行兇。到我門。出惡言。咒罵不等。誣我

兒。與他妹。有些私情。克禮兒。聽此言。怒氣上湧。只一棍。打得他。七孔流紅。是明

你長子行兇爲何教。次子頂案。因長子。施仁慈。反遭禍侵。還憐他。前娘兒。孤苦零丁。因此情。

纔使我。親生償命。他情願。盡弟道。救他長兄。既使次子頂案長子爲何。又來認罪。我長子。自生

來。天性剛正。自行兇。不忍心。累弟命傾。我不教。他認罪。要把頭撞。無奈何。纔

與他。同路進城。此等友愛實屬可嘉罪若坐與次子。你可心願。非是我。忍得心。捨兒苦井。恐絕他。前

娘後。更體夫情。說到此。只哭的。咽喉哽哽。望青天。太老爺。救兒殘生。講縣主

聽之。贊嘆不已。遂吩咐。把克禮。暫送儒學。克讓同母歸家。候本縣申文詳上。

又命金氏回家。把子掩埋。候上司定奪。金氏回家。把子埋了。未數日。大發自

外貿易歸家。父女相見。痛哭一場。桂香把始終情由。細訴一遍。大發聽之。心

中火起。就要處治金氏。桂香攔阻曰。官司尙未結局。暫時不可。一日。上諭

到縣。縣主遂差人役。把原案人等。一齊傳到。衆人聚齊。同跪堂前。縣主捧諭

讀曰。曉諭全案人等。遵知。秦柴氏捨親生以體夫情。該旌表賢慈無雙。秦克禮兄弟友愛。姑赦其罪。該安分讀書。勉圖上進。李桂香該與克禮作良偶。以報全命之恩。李大發任妻殘害女娃。全未經心覺察。本當重責。念其女與婿皆賢。姑免之。李金氏心乏仁慈。殘害前房子女。於例當出。任其丈夫處治。各自具結。謹遵勿違。衆人具結回家。大發得此札言。回家把金氏如磨害桂香一般。苦打一頓。逐出家門。金氏出門。周身傷痕。疼痛難忍。欲要再嫁。皆知他心腸險毒。無人接娶。想起當初事故。自知追悔。痛哭一陣。因之雙目失明。落與乞討。衆鄰恨他殘毒。多不與食。漸漸餓死。尸撇荒野。猪扯狗嚼。迨後克禮兄弟皆登甲榜。克禮位至尙書。克讓官至給事中。柴氏受誥。封爲一品夫人。享壽八十八歲善終。依此案看來。世之爲後娘者。當以柴氏爲法。金氏爲戒。

盛德格天

附賣身葬父

宋眞宗時。河南洛陽縣。有一仕人。姓劉名弘敬。字元普。曾任過青州刺史。妻王氏。夫婦年近五旬。子女俱無。夫人屢勸娶妾。元普只說。老娶少妾。理不相當。終不應允。老夫婦常以此爲慮。因告老還鄉。家財頗厚。無人照管。凡園圃典鋪。俱託內姪王文用經理。元普夫婦。素性樂善。仗義疎財。四方親友。受恩惠者。不計其數。鄉鄰無不稱揚。時值清明佳節。元普分咐文用。備辦酒醴。祭掃墳墓。老夫婦各乘小轎。頃刻來到塋前。供獻祭物。夫婦同祭奠畢。舉步散游。觀見人家子孫。大大小小。蜂擁祭祖添墳。不由發嘆曰。宣劉元普。坐墳前。垂淚發嘆。思想起。後來事。不由心酸。幸今日有我來。供獻祭奠。嘆後來。是何人。撮土來添。不孝罪。有三條。無後首歎。因何故。竟絕我。後代香烟。想一生。所作爲。無甚短見。莫非是。前生裏。造下罪愆。最可憐。到衰老。不能動轉。靠何人。捧茶湯。事奉床前。空置下。這家產。授誰照管。暖夫人哪百年後。有誰來。送咱歸。

山。謹夫婦二人。在此哭嘆不已。兩旁僕婢無不下淚。王氏本來賢淑。遂拭淚勸道。夫君請免愁煩。雖是半紀將暮。筋力未衰。妾身雖不生育。可令娶少妾。子嗣尙可有望。徒悲無益。元普說。夫人呀。欲要娶妾。何待今日。只得勉強收淚。各自乘轎還鄉。及到家時。遇一相士。觀元普氣象曰。不但乏嗣。而且壽元將盡。非益修善事。多積陰德。恐不能免矣。言畢飄然而去。元普知是異人指教。自思己身無甚大過。莫非手下人等仗勢侵剝。罪加與我。亦未可知。遂取田園典鋪賬目。一一稽查。又往街市鄉間。各處細訪。盡知確實。遂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王文用亦受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處處謹慎。且說汴京有一舉子。姓李名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妻張氏。生一子。名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歲。本係西粵人氏。因離京師甚遠。家貧不便赴試。携眷流寓京師。幸喜今得中新科進士。簽發錢塘縣知縣。選擇良辰。居家一同赴任。行至中途。克

讓觀見山湖佳景。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快。暖方不負我苦讀寒窗十餘年矣。誰料貧儒命薄。到任未個月。身得重病。醫藥罔效。命在旦夕。克讓臥在病床。看見妻幼子少。不由落淚。宣李克讓臥病床。淚如雨滾。塵世上。莫如我命薄之人。幼年間。喪父母。辛苦受盡。寒窗下。苦讀書。十有餘春。携妻子。赴京師。幸得上進。簽發我爲縣尹。歡喜在心。領文憑。擇良辰。携眷上任。進衙來。未個月。百病纏身。藥不效。卜不靈。日加重甚。暖呀妻兒呀。設不幸。你母子。依靠何人。把銀錢。供上司。囊中待盡。最可憐。在此處。舉目無親。說到此。不由我。悲聲難忍。眼看着。一家人。生死難分。撇下恁。寡與孤。何處所奔。道教我。死陰司。如何放心。講居家三口。哭的如死。張氏拭淚勸道。夫君正在病間。不必憂慮。事由天定。徒嘆無益。克讓勉強收淚。暗想道。久聞洛陽劉元普。是個盛德君子。名傳四海。無論認識不認識。但是以情相求。無不照應。除是此人。可以

託妻寄子。遂叫夫人扶我坐起。又呼春郎取過紙筆。意欲修書方舉筆。忽又
停止。心中好生躊躇。我與他素無識面。難叙寒溫。這書如何寫法。暗想一陣。
心生一計。吩咐妻兒去取茶水。趁他未。在。急把空紙封固。書面上寫錢塘辱
弟李進頓首拜。書呈洛陽縣恩兄劉元普親拆。及妻兒取茶回。書已寫得整
齊。手把書信。口呼妻兒。不禁淚下。宣手執書呼妻兒。珠淚難禁。且把我心腹
話。謹記在心。我死後。把屍骸。廟根柢穩。恁母子帶此書。投奔故人。故人在洛
陽縣。劉元普到彼訪準。他本是我幼年。結拜同心。將此書交與他。多叩拜問。
把咱的。苦楚情。細向他云。他若不肯收留。可該恁的。恁只管放寬心。苦往前奔。他必定念
交情。把恁留存。妻呀就把他當兄長。事事順從。凡事情。要謙讓。謹慎小心。兒
呀。你把他當父母。承順要緊。凡教訓。要遵服。誠盡孝心。還望兒。苦讀書。堅志
發憤。倘貴顯。不負你。伯父洪恩。妻呀眼看咱。結髮情。緣分將盡。要相逢。除非

你百年歸陰。兒呀從今後再不能把你教訓。你須當體父情。要學好人。囑咐畢。放悲聲。大哭一陣。頭頂上悠悠的走出真魂。諱克讓大哭一陣。氣不轉來。竟至瞑目。張氏與春郎哭的死而復甦。欲辦棺木。奈囊中已空。幸得同僚相助。買具棺木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從遺命。跪央役人將棺柩寄浮邱寺。母子二人帶了遺書。只得乞討苦奔洛陽而來。却說劉元普一日在書房閑閱古典。忽有僕人報道。外來西粵母子二人。說是老爺至近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我那裏有這門遠親。便請他進來。春郎母子走進廳堂。見了元普躬身施禮。將書呈上。遂把姓氏苦楚來由一一訴明。元普接書看封面上寫李進名字。好生疑惑。及拆書看時却是一張白紙。吃了一驚。半向無言。暗想一回。哦是了。如今不要說破機關。只收他母子得所便了。就向春郎道令先君果是我至交。只望再得相會。不料已作

古人可嘆可悲。你母子就是我骨肉至親。在此居住便了。即命王氏夫人請進內廳。認爲妯娌。春郎以子姪相待。安寓南樓。賜奴婢侍奉。至李君靈柩。一面應承安葬。又送春郎南學讀書。元普一日與夫人閒叙之間。不覺落淚。夫人忙問其故。元普說我觀春郎儀容志氣。後來必成大器。咱若能得這樣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夫人說我屢勸夫君娶妾。只是不允。觀夫君雖然有年。形容康壯。謹可取一側室。子嗣尙有可望。元普說命該乏嗣。姬妾盈前也是無益。不娶免造一層罪過。說罷各自去了。王夫人暗把主意拿定。背着夫君。命家僮喚進做媒的。薛婆知是情由。又囑事成之後。方可使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德容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說此處無甚好人。除非汴京是五方聚會之所。纔有出色女子。夫人說恰好。我室姪文用。有別事正要進京。遂取紋銀百兩。付與二人。又囑薛婆果能辦得如意。自有重謝。是日二

人領銀同往汴京。且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近五旬。夫人鄭氏身故。只有一女。名喚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安卿由知縣陞刺史。已任襄陽府治民。到任不上一年。合郡百姓得享安樂。有士人作一歌曰。宣襄陽府前。一道街。一朝來了裴天台。以德感化風俗厚。從無官司進衙來。六房吏書長打困。三班皂隸去砍柴。合郡百姓開門睡。器物何須巧安排。士農工商各守分。那有匪徒造禍胎。裴公多坐三五載。鄉黨鄰重盡和諧。諱將此歌傳聞鄉里。無不稱揚。時值中伏暑熱難當。裴公與女在涼亭乘涼。蘭孫說。炎天實在難過。裴公說。女兒休說。那折福的話。想那獄中罪人。只因一時錯悞。問成罪案。囚在獄中。不見天日。還要耐手鐐脚。怎樣過得。意欲散獄賜水。待秋涼之日。再作道理。蘭孫說。父呀。那些罪犯。多是不良之徒。倘有不測。受累不淺。裴公說。何必多心。我以仁義待他。豈肯負恩。於是吩咐禁

卒鬆獄緩刑。日賜茶水。囑咐小心看守。如是數日。禁卒有些懈怠。那些罪犯。暗商黑夜打開牢門。殺了佐官。各自逃去。值七月朔日。禁卒都去飲酒散福。待至黃昏時刻。二百餘名罪犯。齊聲吶喊。打出獄門。進衙喊道。裴老爺以仁德待咱。不可誤入官宅。殺了幾個佐官。各自逃去。裴公正在夢間。聽役人報道。驚醒。嚇的魂飛魄散。即點起壯兵追趕。却是水中撈月。何曾趕得。裴公無奈。只得申文詳上。上司以縱囚越獄。一本奏知。皇上遂着法司差官。扭解進京。其舊日住處。早被聖旨抄沒。童僕各自逃散。無處安身。只得借清貞觀尼姑房屋一間。安寓女兒。自己入朝候旨。一日旨下。着大理寺勘審。卽押進獄。蘭孫只得用銀錢辦理。每日進獄送茶送飯。哭泣不已。那知安卿年邁。受了風寒驚恐。日夜憂慮。飲食少進。自料難活。見女來送茶飯。抓住女手。大放悲聲。見女兒來送飯。淚流滿面。想起我冤枉情。心如箭穿。我只說。緩獄

囚。施些方便。萬不料無義徒。負恩成冤。在涼亭。女也曾把父指點。那時節。我怎該不聽女言。進公堂。還不知如何判斷。縱有口難辨明。不白之冤。若還要依律例。把我究辦。可憐我近五旬。苦刑怎担。我自己受罪苦。無所慢怨。累女兒受顛連。心實不安。我縱死老鄙命。都還算淡。兒呀可憐兒。閨門女。身靠那邊。自恨我不與兒。早結姻眷。至此時。有何人把兒顧憐。久以後。必被人看作下賤。不爲奴。便作婢。甚至不堪。兒呀設不幸。你把我如何葬殮。女流輩。怎能夠送我歸山。兒呀只管你尋生路。自討方便。臭骨體。可捨去。免兒牢連。在獄門。抓女手。哭破肝膽。眼一瞪。口一張。氣不回還。講蘭孫見父氣絕。只哭的地覆天翻。不顧生死。闖進大理寺衙內哭訴。越獄情由。聞者無不傷心。幸得大理寺官長清正。即寫本章表奏。裴安卿雖是罪犯。今已死於囹圄。乞恩赦其遺屍歸葬。天子準奏。蘭孫即央人買具棺木盛殮。抬進清貞觀內。意欲葬

埋。奈錢已用盡。可憐身屬女流。舉目無親。無計可施。只得手執草標。寫賣身
葬父四字。跪到爹爹靈前。禱告痛哭。哭一聲。老爹爹。肝膽裂碎。跪靈前。三
叩首。好不傷悲。這事情。並不是自犯其罪。皆只爲慈愛人。自己受虧。父爲官。
有數載。毫無所愧。並未曾虐百姓。作福作威。衆黎民。說父是明鏡清水。萬不
料。遭冤禍。悔不及追。都只爲狠心賊。天良大昧。連累了兒的父。把罪來披。只
說是進京來。洗冤白罪。誰知道。未及審。父命西歸。將父靈暫停留。清貞觀內。
無資財。不能夠。築土掩埋。學不得。緹縈女。救出父罪。兒願學。那董永。賣身所
爲。這都是爲葬父。死也不悔。顧不得。外人論。說是說非。因此情。跪靈前。稟明
訴罪。眼睜睜。養育恩。化作飛灰。兒不把。這身體。作個進退。難道說。爲兒的。長
受困危。願爹爹。在陰曹。靈驗不昧。保佑兒。遇好人。早去早回。蘭孫女。只哭的。
如酒大醉。有何人。來做個。解渴之梅。講蘭孫大哭一場。頭頂賣身葬父四字。

含住眼淚。向街前而走。正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前低頭發嘆。卻遇洛陽薛婆。先年鄭夫人在時。常在府下。故此相識。即上前問道。裴姑娘。何至於此。蘭孫見是薛婆。不由落淚。薛婆將他引至背街細問。蘭孫訴明苦情。薛婆聽之不禁淚下。便稱裴姑事到如今。哭也無益。我想你是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下賤之人。若賣與別家。定爲奴婢。不然也怕是個偏房。蘭孫說既爲葬父。卽殺身也是說不得了。薛婆說既如此。裴姑就有緣了。洛陽劉老爺。名元普。也曾任過刺史。年邁無子。夫人王氏。命我來此訪娶德容兼備的女子。裴姑姿容無雙。又爲葬父賣身。孝德兼全。劉老爺素性好善。王夫人賢德無比。裴姑若肯到彼。雖是偏房。儘可過得一生。不知裴姑意下如何。蘭孫說卽煩老媽媽周旋。薛婆與王文用說明。文用見過蘭孫。道也着意。卽交付銀兩。就催起程。蘭孫說我葬父賣身。須要安葬事畢。方可前去。薛婆說裴姑一人乃是女

流。如何全得葬事。不如到彼成親。以後再祈劉老爺。差人來安葬。豈不容易。蘭孫聞言有理。只得依從。文用遂雇兩乘小轎。與他二人各坐一乘。文用隨後步行。不數日。來到劉府。王夫人見之甚喜。遂稟明劉公。劉公見蘭孫此等儀容。不像庶民之女。况滿面憂色。其中必有緣故。問他姓氏來由。蘭孫聽之。淚如雨下。宣見老爺與太太。把我盤問。不由我傷心淚。滴濕衣衿。我再說將姓氏。以實稟論。又恐怕玷我父宦家清門。道是宦門之女。有甚事情。講來何妨。我的父。裴安卿。黃榜文進。母鄭氏。早棄世。撇我女身。放我父爲知縣。隨父上任。由知縣陞刺史。襄陽治民。既爲宦家。怎至於此。因我父施慈悲。鬆獄散禁。無良徒。越了獄。罪加父身。上批到大理寺。下獄聽審。父年邁。憂成疾。一命歸陰。慈悲待人。反遭禍境。真乃可嘆。撇下我一女流。銀錢費盡。因葬父。無資費。故此賣身。祈老爺把我父靈柩葬穩。我情願在房下扶勞報恩。講蘭孫說出這等苦情。劉公大驚失色。也不禁淚下。嘆

道。好一個清官。反遭冤禍。若非老夫細問。夫人幾乎誤我。想我劉元普甯可
乏嗣。斷不肯污裴使君清官之女。於是收爲義女。卽差人到汴京清貞觀內。
迎裴公靈柩安葬。再說李春郎在此讀書。數載。文意大進。蒙劉公保入國學。
連登鄉榜。至十六歲時。年逢大比。劉公命他進京赴試。得中新科狀元。報到
劉府。劉公大喜。慶方不負我一片婆心。一日劉公壽誕。衆鄉鄰都來祝壽。不
意李春郎是日衣錦還鄉。進堂先拜伯父伯母。又拜了張氏母親。遂進外廳。
與衆鄉隣交拜。劉公見景生情。忽然心生一計。走進廳與諸公稟揖。將春郎
與蘭孫二人來由一一訴明。他二人都是宦門後裔。況又是同庚。真乃是才
郎女貌。特爲二人成其佳耦。諸公請視以爲何如。衆人異口同聲曰。好好我
們都願作媒的。卽日寫了庚書。大開喜筵。衆人皆稱劉公盛德。至晚席散。各
自而去。劉公與他另設一宅。先命春郎母子遷移安居。選擇吉期。製辦厚奩。

親送蘭孫過門。蘭孫心下暗喜道。只說嫁人爲偏房。不料今配狀元郎。過門二日。張氏引着春郎夫婦。同進劉府。百叩謝恩。張氏亦叩首稱謝。元普說賢妹。不必過獎。爲女兒出嫁。姪兒完婚。是我分內事也。至今纔把他來時空書實情說明。春郎母子聽之。愈加感德。曰。若非恩伯大人周旋。焉有今日。張氏又囑春郎夫婦。在伯父母膝下。當盡子媳之道。自後春郎夫婦在堂前。誠盡孝道。果如事親。終無稍怠。一夕劉公偶得一夢。見二位官長。幞頭家簡。金帶紫袍。同向面前倒身下拜。稱謝大恩。劉公大驚。急忙扶起道。二位尊神。何故駕臨。折殺老夫了。一曰。我乃囊陽刺史裴習。一曰。我是錢塘縣尹李遜。上帝憐吾等爲官清忠。一封天下都城隍。一封天曹掌案判官。吾等身歿之後。遺幼兒女。具承恩公大人。扶養成人。周旋結爲姻眷。又蒙安葬屍骸。真乃恩德如天。卽焚頂難報於萬一。吾等已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德。特爲

壽益三旬。子生雙貴。百年歸真。步登仙界。幽冥雖隔。敢不報知。言畢拱手而別。劉公醒來。心中憂疑不定。想我夫婦年近花甲。焉有生子之理。至天明。以此夢告妻。王夫人曰。我也得一夢甚奇。見二位夫人。霞帔鳳冠。玉帶紅袍。送來桂圓二枚。命我食之。我接過方纔食下。即醒。劉公聽之。未嘗着意。自此夫人喜食鹹酸。時煩作嘔。請醫診視。言脉有雙動之象。劉公似不深信。又遲旬月。果生雙男。長者取名天佑。次者取名天錫。皆聰俊過人。後果皆青年高中。長官拜宗伯。次授學政。劉公夫婦壽享九十善終。臨終之期。衆聽空中鼓樂齊鳴。滿院異香。衆見其登仙籍。依此案看來。盛德真可格天。深可信不誣矣。

◎ 天眼難瞞 ◎

宣

世人皆知爲善好。心口如一罕所聞。如起善念望美報。事不遂心怨天神。圖名望報皆是假。無爲而爲始成真。真善自不知是善。性分發出真慧根。善

惡應報毫不爽。不在像貌。只在心。更有一等假善者。貌慈心惡。瞞愚人。若做些須方便事。自高矜令誇人聞。以公濟私。反稱善。指神打詐。肥己身。德中之賊。罪更甚。報應昭彰。眞僞分。昔日有一鄒子尹。浙江安福鎮上人。以善爲名。取奸利。醜名遺留傳萬春。諺其人甚有才幹。貌慈心惡。喜圖名譽。凡善事好爲倡首。令人稱其善。居心毫無確實。卽父母面前。假盡孝道。每每耍刁。以令人悅其孝。凡買酒肉食物。必告人是奉父母的。自不敢嘗。到家些須供之。便巧言相欺曰。老年之人。濃味過食。精神必不清爽。因不敢多供。餘皆自用。每日早晚。也假意問安。凡飲食事奉之間。毫無誠心。外人不知眞情。皆稱他爲大孝。他所居離九宮山相近。每年三月香煙古會。曾與同里張士信約。領祖師聖會。同爲社長。士信素性樸厚。從不怨天尤人。惟言語粗暴。面似惡而心不惡。又無學問。凡事聽子尹吩咐。每逢會期。必約人賭會錢。子尹其中暗

取奸利。若有年少子弟去賭。士信必使惡言阻攔。不然卽告其親以懲戒。因不得賭者。便憎惡他。若有人輸錢臨期還不起者。每以己資暗墊。一日士信自思家本不豐。怎能墊得許多。不如禁止爲妙。因進齋堂與子尹商議斷賭。宜尊一聲。鄒大兄。且坐齋堂。弟心中有件事。從容相商。是咱們存善念。纔當社長。各自要秉虔心。感格上蒼。咱們那有不虔之處既虔誠。逢會期。不擺賭廠。引誘人學賭錢。理不相當。當家人輸了錢。却易還賬。最可憐。逼壞那少年兒郎。年少之人未必肯若輸了。向那裏找錢填償。少不得偷家財。或盜穀糧。他爹娘若得知。打罵吵嚷。無奈何。甚至於是尋無常。會見賭錢之輩少未見幾個尋死即不然。慣賭了。就學浪蕩。久而久。保不得身家田莊。父與母。妻合子。所靠何養。甚至於作匪爲鑽穴踰牆。他若不賭誰能強他咱若還。不擺賭。憑他浪蕩也。縱然敗家產。與咱無妨。領善會。欲保其子孫興旺。以善名。取奸利。豈無罪殃。雖然取利是備辦酒席大衆享用的凡朝邦。理當該。

持齋靜養。吃喝賭。失禮儀。虔意全亡。當社長。衆會友。把咱景仰。以善名。爲惡事。怎對隣鄉。講子尹說男女齋公。近二百口。若不取利。怎夠費用。士信說。旣當社長。墊錢何妨。子尹說。無論所虧許多。你可願灘。士信說。只要斷賭。我都願灘。子尹自此無可取利。便以己財假會名放利加一。又把會賑改添。士信若灘不起。便使他利錢。如是數年。士信累下債賬。家業漸漸凋零。子尹又暗誘士信之子。張振邦賭博累債。無所償還。又恐父知受氣。因此遠逃。其母思兒。憂慮成疾。竟至瞑目。只有黃氏幼媳。數月孫娃。眼看日食難度。媳婦勸阻。纔把會事讓子尹一人照管。子尹取出賬簿一算。連會暨虧己之本利。共有一百餘串。士信遂把坐場作賣。與他一半。僅剩草房兩間。只得翁媳同室。黃氏媳婦。頗有孝德。終日紡織。士信打柴。僅可顧口。那有餘錢製衣。至殘冬之時。黃氏見翁打柴。回家凍的渾身打戰。遂把小棉襖脫與翁穿。士信不忍。黃

氏便說。另有好衣。背翁不見。剪些蘆花。套在衣內。一日天降大雪。士信凍餓成疾。晝間尤可。至晚間。只有破被褥一條。士信恐凍壞孫孫。自不忍蓋。遂臥草墊。竈門安歇。黃氏抱兒臥在殘床。忽聽更鑼聲響。想起夫君在外。吉凶未定。不由嘆氣。宣一更裏。臥殘床。聲聲嘆氣。想起來。無志夫。睡不安席。也不知是何人。設計誘你。貪嫖賭。累下債。把家遠離。怎不體。二爹娘。劬勞恩義。老母親。憂念你。一命歸西。也不知。夫在外。吃穿何依。願夫回。同餓死。心也安逸。信士臥在草墊。寒冷難忍。想起結髮老妻。不由落淚。二更裏。臥竈前。兩淚漣漣。想起來。結髮情。痛斷心肝。有你在。相扶持。兩相憐念。到如今。又困苦。還守孤單。無衣穿。只凍的。渾身打戰。虧孝媳。給棉襖。僅可耐寒。我自己。受凍餓。心無所怨。累媳孫。受罪苦心實不安。黃氏抱兒三更方纔睡着。被公公咳聲警醒。又不禁淚下。三更裏。聞咳聲。兩眼淚滴。思想起。貧窮人。好不慘悽。我與兒。有被褥。暫把寒避。老公公。只凍的。咳聲不息。無奈何。起身。

來。把被携起。輕輕的搭公身。勿令曉知。自與兒蓋蘆花。殘床安睡。願姣兒耐
寒冷。且莫哭啼。士信得了溫暖方纔睡着。夢見兒得官。同家正然得意。却又被孫孫啼哭。警醒。四更裏得溫暖。方把
眼閉。夢見了。振邦兒得官回籍。諸親友來慶賀。揚揚得意。忽聽見小孫孫連
聲哭啼。一伸腿。只覺得有被遮體。想是我孝順媳。把我憐惜。恐凍壞小孫孫。
把被復與把草墊。裹在身。折體屈膝。黃氏無奈。把被接過。蓋上兒。却不五更
裏。恨夜長。寒冷難忍。媳憐翁。祖憐孫。兩不安心。被復轉抱孩娃。與祖同寢。可
恨兒要吃乳。睡不安身。我再說狠着心。把兒命損。又恐怕絕先人香烟。後根。
我自把心腹內。主意打盡。生生的逼壞我黃氏婦人。貧窮人。講甚麼。規矩要
緊。不得已。咱就在同鋪安身。翁不咳。兒不哭。方纔睡穩。忽聽得更雞叫。時至
天明。我有心抱姣兒。再睡一陣。又恐怕外人知。悞玷清門。無奈何。起身來。心
更憂悶。無米麵。把鍋下。何以奉親。講那黃氏起的身來。想道米麵全無。好不

作難。只有棉線六兩。踏雪市上去賣。糴米三升。暫有度用。未數日將米用盡。紡棉無本。公公病仍不愈。無奈只得乞討度日。討上些飯米。儘公公食。餘自和藜藿充飢。鄰人知他翁媳同眠。便說些不堪之言。子尹亦反說他領會不公。應遭慘報。看我發福生財。子孫興旺。非善德之美報乎。衆皆稱子尹爲大善人。說士信品行真不端。時至元日。黃氏虔心赴廟許願。宣黃氏焚香淚漣漣。虔誠正意禱告天。許願原不爲別件。願保翁身病體痊。只要上天從心願。已壽加翁十二年。還因丈夫在外面。或吉或凶顯靈驗。若生急急回家轉。若死托夢把信傳。母親爲你把命染。老父爲你病來纏。妻子爲你肝腸斷。敬老扶幼作盡難。寒冷難忍無主見。無奈翁媳同榻眠。道教外人笑破臉。悞遭許多不堪言。夫君若不快回轉。居家性命難保全。但願快把靈驗顯。龍頭焚香謝蒼天。龍頭香在九宮山講黃氏禱告叩頭畢。向爐內插香得銀一錠。約有

五兩拿到市上換些錢文。糴米買棉。自此方得飽暖。翁病不藥而愈。外人疑他賣風掙錢。豈不羞死。漸至仲春。社長約會進香。黃氏意欲還愿。秉心也要朝山。衆人嫌他無恥。心皆不悅。子尹遂去辭他曰。恁這翁正媳賢。誰人不知。何須朝山。黃氏知是譏惰之言。遂答曰。各人好歹。各人帶好醜。未必粘他人。衆皆無言。只得教去。黃氏辭拜老翁。帶些盤費。携子同衆上車起程。至三月初二日晚間。到山角住扎。次日初三。是祖師聖誕。未待天明。黃氏抱子暗出店門。上山去尋龍頭之所。尤若有人引路一般。一直走至近處。見一闊溝。甚險。中間懸一石條。闊僅七寸。長足三丈。彼岸露一龍頭。面前放一寶鼎。若無虔心。墮落澗下。是爲丟醜。若有近人。向下澗口等尸。黃氏仗他心正。遂登右前往。既衆會人知。急趕至此。黃氏已走至澗中。衆人皆替他擔險。他竟至彼岸。把香焚起。叩頭畢。抱子而回。至中間。母子俱墮澗下。衆會人皆出怨言。

只得向下澗口等尸。到彼把他母子尸骸撈起。買棺成殮。雇車命人送回。衆人回店。整理香盤。纔去。祖師神位前進香。及至殿角。子尹遂自鳴鑼發癲。宣
我的名字鄒子尹。安福鎮上有家門。生來作爲無誠信。神譴自把罪過云。才幹比人高得狠。喜圖名譽稱善人。父母面前假孝順。不體二老劬勞恩。凡與外人閑談論。自誇虔誠孝心純。若買新鮮併果品。告人携回奉雙親。到家自己享不盡。些須供與父母吞。若想再食不應允。反說濃味傷精神。在生衣食俱杳冥。親歿我的罪更深。衣衾棺槨薄得狠。出錢攀定兄弟們。家祭做齋無誠信。誑人送禮歛錢文。外人豈知心乖舛。皆稱我是大孝人。處世刻薄又慳吝。貌慈心惡瞞愚人。凡約善事皆應允。薦會倡首喜在心。以善爲名陰德損。採取奸利肥己身。修廟會造私疏引。墊路修橋暗取銀。見人困苦假慈憫。天性重富好欺貧。管人官司衙門進。唆訟調詞騙錢文。斗秤出入兩樣論。穀

糧法水纔糶人。以善隱惡陰得很。外貌假粧慈悲心。人勸持齋我應允。背人不見暗動葷。刷書放生假承認。誦經不虔瞞天神。人雖不見神已早聞。每講聖諭鄉集鎮。只圖誑人酒食吞。一生罪惡難屬盡。再把領會一事云。講衆會友聽不過意。教他莫說。他又把鑼鳴起。高聲喊道。不得不說。宣我領會來進香。並非真善。借會勢。擺賭場。暗取孽錢。放會賬。利過分。私肥家產。貧苦人。還不到。逼他作難。同事的。張士信。心中不願。恐誘人。少年郎。來學賭錢。不擺賭。我其中。取利不便。又生心。每會把。會賬改添。攀士信。灘錢文。累敗家產。暗誘他。振邦兒。偷學賭錢。輸了錢。怕受氣。逃外走遠。他的母。憂念兒。命喪黃泉。擺弄他。一家人。生死離散。困苦極。無了奈。翁媳同眠。反說他。喪廉恥。真假難辨。逼孝婦。無奈何。來秉心田。皆見他。進龍香。墮澗命染。不知事。祖師爺。大顯靈驗。棺匣內。裝的是。神獎石匾。書冰清。合玉潔。送他門前。受困苦。天考他。功圓。

果滿。張振邦不久日得官回還。也是我惡貫滿。該遭天譴。纔使我吐真言。醜名遠傳。我家產遭天火。不久耗散。使後人墮下流。難消罪愆。到死後墮地獄。油鍋烹煉。再轉生變驢馬。孽債合還。勸大眾各自要真心爲善。不要學爲惡人。遺臭萬年。講衆會友爲他焚香禱告。終不能禁。再說送棺木的人到家。見了士信。氣昂昂的嚷道。你的好孝媳送回來了。士信說。媳婦已到家二日矣。其人曰胡說。在九宮山上已竟墮澗丟醜。還要強瞞。看車上載的甚麼。正吵嚷間。黃氏抱子外出。其人見之。如痴如呆。遂開棺驗之。乃是一架石匾。上書冰清玉潔。四大金字。衆人見之。纔知士信公正。黃氏孝賢。士信夾人把匾抬入。翁媳焚香謝恩。次日子尹同衆人一路鳴鑼。癩聲未絕。直到張家門前。叩頭不止。衆人扯他不起。其子看不過意。遂把他抬回家。背人不見。自把草堂燃起。頃刻之間。合宅通紅。衆人來救。火勢愈盛。竟把子尹夫婦燒斃。時有

子尹長子高聲喊道。因不諫証與父聽。父不仁。子亦該燒爲殘廢之人。後墮下流。殆不堪言。未遲數日。張振邦果得官回籍。到家見父叩頭。士信見兒喜。嘆交集。遂把苦楚細訴一遍。振邦聽之。不禁落淚。遂又與妻見禮曰。累你受苦了。士信問兒何至於此。振邦曰。自出家投入軍營。平匪有功。欽封總兵之職。奉旨歸郡祭祖。探親。遂修理府舍。把匾懸起。何等光顯。士信壽享九十善終。黃氏封爲一品夫人。後代子孫昌盛。鄉鄰無不欽仰。依此案看來。旣爲善事。務要誠信。當以士信爲法。以子尹爲戒。

縱虐前子

附五子泣墓

諺云。教子嬰孩。教妻初來。蓋妻賢。由教而成。不賢。由不教而壞。况婦人之性。每多悍嫉。初來媳婦。正當教誨。或因姿色所惑。而失教。或因重奩所累。而從寬。每每慣式。後至大起膽來。肆橫無忌。再加嚴教責懲。往往弗遵。甚至成仇。

豈不悔悞。又有不幸。中年喪妻。再娶繼室者。初來若不緊查嚴教。則前房子女之苦。有不堪言者矣。昔有一人。姓張名開。娶妻孔氏。生五子俱幼。孔氏因生育多虧血氣。遂一病身亡。繼娶李氏。有幾分姿色。喜愛打扮。貌慈心惡。張開被他所惑。便有些溺愛。每背夫刻虐五子。衣不與穿。食不與吃。張開並不審查。一日晚間。李氏又用巧言唆夫曰。宣開言來。尊夫君。牀邊且坐。細聽我。把苦情。向你來說。我只說。嫁與你。清閑安妥。不料得上。你當當初錯過。此時後悔甚麼。你前妻孔氏死。害了繼娶。恰似那老母猪。撇下一窩。還盤吃。還盤穿。忙得難過。脚不停。手不住。難盤許多。娶你原大的大。小的。小。光吃淨坐。現活路。你不肯。命他去做。我再說。責教他。莫學懶惰。恐外人罵咒我。窰娘刻薄。只要正路誰能咒罵。似這樣。吃閑飯。日子難過。况小孩。慣式了。終不作活。你也知。養不教。即父之過。諺有曰。姣養兒。沒得下落。小小毛娃會大元兒。至今年。十歲已過。

二元兒也道有。八歲還多。往南窰去挑灰。賺錢方可。吃得飯。出些力。不爲苦磨。十歲八歲身小力薄該能挑得好些三元四元纔六歲四歲可做甚麼。命三元。上山坡。檢柴燒火。使四元。割猪草。也可下坡。惟五元。已三歲。不可安坐。或掃地。或放猪。累他不着。可憐三歲毛娃若有娘還要吃乳。怎能會掃地放猪。我教你。你護短。年幼不可供養。到七八十。纔教作活。再不然。扶神龕。中堂安坐。每一天。三炷香。勤把頭磕。不過望你憐他年幼這日子。像做麻。實則難過。惱上來。不懸梁。即要投河。再娶個。慈愛的。百樣勝我。扶五個。小老子。同享快樂。講張開聽說。這片言語。捨不得他的姿色。恐他尋死。遂說此五子。雖是前妻所生。猶如你生一樣。任你照管。遂不着意審查。終日買易在外。李氏把五子叫到面前說。爾等不能坐吃現成。我不是來服事。恁幾個小老子的。都要得做些活路。兒曰。教兒等做些甚麼。母曰。大元二元要與我挑灰。三元檢柴。四元割猪草。大元二元聽說。眼淚汪汪。言道。媽呀俺兩個

纔十歲八歲。怎能挑得起。還不知路徑。三元四元說。我們纔六歲四歲。山高路險。怎能檢得柴。李氏聽之。把眼一瞪。臉一沉。罵道。恁這些猴子雜種。教恁吃都吃得。教做活都做不得。若不把你筋抽。不知做娘的利害。遂把五子鎖在房內。把衣脫盡。一陣刺打。盡力打去。打的五子喊天叫地。周身打破。鮮血長流。好不慘傷。五子皆跪地哀懇。媽呀俺們願各領職分。再不敢違命了。李氏說。恁這幾個災鬼。快快去充恁娘的軍。一個個忍着疼。各自而去。惟五元在家。看哥哥皆出。也不敢哭了。戰兢兢的手執箒帚。堂前掃地。可憐這三歲毛娃。怎能掃得淨。東一帶。西一帶。恰似畫眉。李氏見之。罵曰。是牛肚子剝出來的。就這樣笨。遂接過箒。把照頭幾下。五元即抱頭咬牙。也不敢哭。李氏又命急去放豬。五元不敢少怠。遂把豬趕出村外。見人家小娃騎竹馬玩耍。五元也去玩耍一陣。不意豬跑園中。吃菜幾顆。却被李氏看着。遂拔刺條。苦打

一陣。懷恨而回。可憐五元。前傷未好。今又被打。只疼的如死。等到午後。漫漫把豬趕回圈內。遂往廚下討飯。又被李氏把嘴摳扯多寬。血流滿地。可憐小娃。哭也哭不出。喊也喊不出。李氏罵道。你這豆子龜兒。地也不會掃。豬也不會放。吃了園中的菜。留你狗命。算是便宜。還要吃飯。有飯甯可喂狗。也會看家。鬆手遂又一脚。踢倒在地。半時小娃方能哭得出聲。李氏又抓起火剪。破頭兩下。打的四處血流。罵道短命鬼。快快滾出。小娃抱頭啼哭。急往外跑。躲至宅後陰溝停身。可憐飯也未討得到口。反受此等打罵。好不慘殺人也。藏到下午。看見大哥二哥挑灰回。三哥四哥檢柴割草歸。便悄悄喊道。哥哥我在這裏。四子來至近處。見兄弟滿面流血。不由一同大哭。宣大元哭曰見兄弟。這形容。心中悽慘。不由我。傷心淚。滴濕衣衫。頭頂上。四處傷。血流滿面。兩嘴腫。角又爛。所爲那般。頭是媽使火剪敲的。嘴角是媽扯破了的。二元曰。聽兄弟。訴苦情。如刀

割膽。三歲娃。受此苦。實則可憐。是那件。不聽教。把他沖犯。又問你。向午飯。餐也未餐。原為討飯。總挨苦打。媽道吃了那有我吃。三元曰。父在家。道有人。把你憐念。或是抱。或是措。哄着你玩。願爹爹。常在家。把兒照看。若不然。只恐的。不得團圓。爹爹回來。我對他說。教他打媽。四元曰。見人家。娘待兒。乖乖叫喊。咱的媽。如閻王。審鬼一般。若親娘。他死。何等安便。怎至於。受凍餓。打罵不堪。咱親娘死在那裡。咱急去把他找回來罷。大元又哭。聽五弟說此話。心更傷慘。人死了。歸陰間。怎能復還。想親娘。除非是。夢裏相見。不能夠。還陽來。把我顧憐。五元曰。問大哥。離陰間。可有多遠。若一天。走不到。照着兩天。尋着娘。同弟兄。急回家轉。教親媽。打後媽。與咱解冤。講大元說。天已至下午。肚多餓了。咱同回家吃飯去罷。五元說。哥呀方纔我為要飯。受此苦打。回家媽若再打。如何得了。不如與我悄悄送些我吃。大元說。兄弟放心。莫怕。媽若再打。我替你挨。五元纔敢同回。到家把灰柴猪草放下。悄悄同往廚房。

門後堆倒。並未敢說吃飯的話。李氏見之罵曰。你幾個。活像牢裏放出來的。就這樣餓。齊往廚走。從早到下午。纔充回軍來。各做些須活路。在外混日。打擺子去了。今日暫饒。恁幾個龜兒。捨與你兩碗牢飯吃去。明天再要如此遲少。屎也沒得你吃。五子齊去開鍋看之。盡是糊鍋粑。和些清米湯。也是肚中餓急了。各人喝了一碗。而鍋內罄矣。放碗時。李氏又吩咐。大元春糲。二元挖土。三元挑糞。四元喂豬。五元掃廚。可憐五子氣未歇。傷痕還疼。飯未得飽。又要做活。天天如此苦勞。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夜晚又無床被。五子同向豬圈。與豬同宿。虱子臭蟲格蚤。咬得每夜少得閉眼。次早鷄鳴。李氏就喊。大元二元挑灰起程。每人賞一個飯團。就當一頓早飯。二子憐三個兄弟飢餓。不忍盡食。三個兄弟分吃一個。大元二元各吃半個。走到南窰挑灰挑起。肚中飢餓。頭暈眼黑。汗如湧泉。幾步一歇。好不作難。宜大元哭曰放下担。倒塵埃。痛

苦難忍。思想起。命運鄙。淚濕衣衿。母親在。把孩兒。當如寶珍。至於今。俺弟兄。不如灰塵。肚無食。只餓的。腹鳴腸滾。身穿的。襟打襟。鞋無後跟。周身上。俱都是。刺條傷痕。把担子。放肩上。痛如割心。我再說。在中途。多歇一陣。又恐怕。回家遲。母親生嗔。咬着牙。挑起灰。苦往前奔。頭又暈。眼又黑。跌倒塵埃。二元哭。

曰。見哥哥。倒塵埃。悲聲大震。抱在懷。聲聲喊。同胞之人。爲甚麼。身打戰。涼汗下滾。莫非是。遇五道。勾去真魂。食不足。只瘦的。脊如鋒刃。骨如柴。面如土。眼陷多深。恨爹爹。久在外。從不查審。只恐的。錯悞了。兒都歿身。喊哥哥。在冥途。等我一陣。急趕你。赴陰曹。同見娘親。在路旁。抱哥身。越哭越甚。痛壞了。種山田。夫婦老人。講種山的二老夫婦。正然擗地。忽聽路旁幼童哭聲甚慘。不由心痛。遂近前。把大元叫喊。轉醒過來。把他盤問。二子收淚。把家中刻虐情由。訴明。老媽嘆曰。我當是誰呢。原是張開的兒子啊。當年我於你媽甚是相好。

可憐若有你媽。爾等年輕骨嫩。怎肯命你挑灰。就不怕累傷了。依你們說來。實在難過。二子不由又哭起來了。老媽說你兩個莫哭。我家現有煮熟的包秫谷。即玉秫我去拿來你們充飢。遂回家取來四枚。二子各吃一個。就不吃了。老媽問曰。怎不吃完。二子嘆曰。家有三個兄弟。也是與我一般飢餓。留着與他帶回。老嫗說。你只管吃完罷。我再拿幾個生的與你兄弟稍回。二子方纔吃畢。叩謝而回。到家仍是喝些清米湯。和的糊鍋粑。至晚間五子在豬圈裏偷燒包谷吃。五元說。我肚子餓得很。我要吃個大的。却被李氏聽着。即去看問。你幾個鬼崽。在此燒火。做甚麼的。五子戰兢兢的答道。未做甚麼。李氏說。方纔聽見五元要吃個甚麼大的。快拿與我看。大元說。沒得甚麼。李氏說。把手伸來我看。大元遂把包谷藏在衣內。李氏上去一摩。包谷掉出。即時嚷罵不休。曰。恁這幾個龜兒雜種。真是人小鬼大。做活都不中。偏會偷吃嘴。不怨我。

園中包谷少了許多。原是恁這死鬼兒偷吃的。若不收拾你，只怕習慣了。大元說媽呀。包谷是種山的老媽媽。與我吃的。不是偷的。李氏說。明明犯賊。還敢強辯。遂拿起火棍頭燒五子的嘴唇。大元說媽吓。包谷是我一人偷的。莫燒兄弟。李氏那裏肯聽。頃刻把五子的嘴唇。燒如烏梅一般。個個跪地喊媽饒命。只燒的腥胡難聞。方已。李氏回房安歇。可憐五子包谷也未吃得到口。把嘴唇都燒腫了。哭的哭。叫的叫。疼痛難忍。五子受苦不過。手扯手兒摸到生母墳前痛哭。宣大元哭媽呀傷心我的媽。傷心我的娘。只說福壽長安享。不料一夢赴黃梁。撇下你五個兒。誰來撫養。大的大。小的。小的好不淒涼。娘死後。兄弟們。無人看望。父無奈。娶繼母。李氏填房。二元哭媽呀兒只說。繼母娘。與你一樣。誰料他待兒們。如虎似狼。每背父。把兒們。磋磨難講。加巧言。調唆父心乏慈良。大元哭媽呀兒十歲。弟八歲。血氣未壯。天不明。去挑灰。汗透衣。

裳。餓的我。肚內痛。腰酸腿軟。頭又昏。眼又黑。跌倒路旁。二元哭媽呀兒上前。

抱哥哥。啼哭不放。驚動了。種山的。來問端詳。把家中。刻虛情。對他細講。施仁慈。拿包谷。與兒充腸。還與弟。稍幾個。藏在身上。灰挑回。不放鬆。卽要舂糠。大

元哭媽呀

到晚來。同猪睡。像狗一樣。點起火。燒包谷。兄弟分餐。却被媽。聽得

着。打罵吵嚷。火棍頭。燒嘴唇。痛苦難當。二元哭媽呀有你在。俺兄弟。肥肥胖

胖。至於今。飢瘦的。光個空腔。兒今後。喪墳台。別無所望。願母親。接兒等。同登

望鄉。大元二元哭的如死倒臥跪墳前。放悲聲。娘親叫喊。哭一聲。慈心

母。細聽兒言。你只管。歸陰府。道還安便。撇下你。苦命兒。誰人可憐。四元哭媽

呀李氏母。恰似那。閻王坐殿。不是打。就是罵。審鬼一般。周身上。刺條藿。皮肉

皆爛。死不死。活不活。痛苦難言。三元哭道媽呀可憐兒。至今日。六歲未滿。孤

單單。去檢柴。捨命上山。又恐怕。遇虎狼。提心弔膽。拾柴回。要送糞。去種菜園。

四元哭道媽呀。兒至今。僅四歲。手脚皆軟。每日間。割猪草。不離坡前。每一頓。清米湯。準喝一碗。到晚來。無被褥。與猪同眠。三元哭道媽呀虱子咬。臭蟲釘。何曾閉眼。聽媽喊。只嚇的。無孔去鑽。壯起胆。到面前。渾身打戰。如羔羊。遇餓虎。魂飛滿天。四元哭道媽呀有你在。兒怎能。受此磨難。殘冬時。皮包骨。飢寒不堪。願母親。憐念兒。快把靈顯。接兒等。同歸陰。免受熬煎。講三元四元也哭倒在地。五元喊道。哥哥呀。怎都在此哭。媽媽在那裏。我怎沒有看見。四子說五元呀。媽就在這土堆裏。睡着裏。五元聽說。兩手扒地。也大哭起來。宣哭聲苦命母。喊聲痛心媽。只說你。探外公。住幾談話。臨回時。買糕餅。還稍蔴花。拿回來。俺弟兄。同吃同耍。父與母。娘合兒。喜笑憂憂。那知道。你一去。不回家。下我的爹。在屋裏。又討個媽。不抱我。不措我。一天咒罵。罵我是猴子盤。龜兒娃娃。又咒我。短命鬼。早早死罷。媽呀我若哭。用針扎。撕我嘴吧。天天要。去放猪。

還掃地下。媽呀可憐兒。纔三歲。怎掃光華。打的我頭上凹。似酒杯大。疼得我打滾滾。叩頭喊媽。放豬去。與人家幼兒稍耍。未看着豬吃菜。嚇得肉麻。娘將那。荆棘條。扯一大把。打的兒滿身上。如開紅花。痛不過。地下滾。又使棍打。媽呀死一陣。活一陣。無人救答。肚子餓。要吃飯。眼瞪多大。上前來把嘴唇。急乎扯差。只扭的。鮮血流。又扭兩膊。喊聲媽。饒兒命。不要飯茶。媽呀可憐兒。僅三歲。沒得多大。奶腥氣。尙未脫。受盡打罵。媽呀有你在。抱懷中。哄兒笑。要打滾。滾。叫乖乖。誰敢欺壓。媽呀快起來。照應兒。莫睡坑下。爲甚麼。兒喊你。一言不答。喊不應。痛心娘。不回家下。媽呀媽你幼兒。這樣哭。豈不悲嗟。看見娘。站墳旁。兩眼淚撒。哥哥呀急速來罷。跑上前。抓一把。頭昏眼花。講五子都看見娘立墳側。雙眼淚流。蜂擁撲前。均昏迷於地。忽夢見娘扶五子之首。哭泣甚慘。又吩咐道。這有白巾一幅。拿回與你父看。大元將白巾接過。母遂不見。五

子驚醒。白巾果在手中。天明五子商議。到市訪問伊父踪跡。得知已在就近之場貿易。即到場上尋父。將哭墳見母傷慘之情。細訴一遍。還有白巾一幅。命兒呈與父看。張開接過展開一看。見有詩曰。新人問舊人。泣血淚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音。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夜月照孤墳。張開讀畢。斟視血跡。猶若未乾。即撫子大哭。捶胸追悔。忿恨已極。遂將始終情由。一一稟官。官即申文詳上。諭該李氏發配嶺南充軍。令自揚過惡到處喧傳。宣張李氏表已過。心中悔嘆。勸世上。繼母娘。細聽心問。待前子。更要比親生重看。母慈愛。子孝敬。恩德報還。試看那。貓與狗。尙識恩典。况前子。他豈能昧却心田。秦柴氏。捨親生。替兄頂案。把姓氏。留黃卷。萬古稱賢。莫學我。狠毒心。把子磨鍊。仗姿色。唆丈夫。縱虐百般。前五子。受不過。娘墳叫喊。感亡娘。賚詩句。觸夫稟官。磨前子。例犯着。七出罪案。纔把我。問充軍。發配嶺南。勸婦

女當繼母。仔細盤旋。莫犯着。七出條。遺臭萬年。譚李氏每路受些烟瘴之氣。周身潰爛。鮮血長流。漸至斃命。張開誓不再娶。自撫五子。後皆成名。世之爲繼母者。當以李氏爲戒。娶繼室者。務要着意審查。莫仿張開。以貽追悔。

陰惡遭雷

從來陰功甚於顯功。則陰惡亦倍於明惡。如殺人放火。霸人田宅。佔人妻女。破婚姻。爭訟等事。人皆知其爲惡。稍知自愛。必不敢爲。卽爲之。一生不過數次而已。害數人而已。猶且報之爲不遺。有等陰惡之人。所爲之事。不覺其惡。而加害則甚多。天豈寬宥不報乎。古者一夫各有五畝之宅。猶今所謂五畝住場也。只養五鷄二彘。無失孕字生息。以備養老奉祭之需。地寬畜少。非以圖利。亦不至於害人也。今人大富者。或有五畝住場。下此二三畝。一二畝。或幾分不等。比之五畝甚少也。乃畜鷄鴨數十。餵豬羊一陣。縱放野外。人方

耕作種子在地。鷄鴨啄食。苗無由生。則白土堪虞。即苗已生。而猪羊豕音輝根菱無存。則秀實奚望。古云。牽牛以蹊人田。信有罪矣。即所說走人之田也。今人撒放牛馬。踐人莊稼。食人黃梁。甚至割胞胎禾麥。以備冬草夜草。四時害人。殆無虛日。與蹊田之罪。當加幾倍矣。此等陰惡。難以枚舉。且說湖北襄郡所屬。一人姓何名世昌。生有四子。得祖業十餘畝。住場七分零。其外貌溫和。暗地所爲。皆以利己損人。家餒一牛。每日或撒或放。害人苗稼。猪鷄數十隻。周圍啄食。其被害者。再說與他理論。像是小事。因而田無收成。衣食有缺。又或有背面而咒恨者。世昌以此六畜著滋。家漸豐足。同里有一高先生。是個長厚剛正之人。見他此等陰惡。看不過意。因婉言相勸。宣何大兄。你別怪。聽我細講。講一番人情事。謹記心旁。凡人家有田畝。一家仰望。耕而種。耨又耘。莫敢或違。供夫役。完國課。以下奉上。無非是。想收成。衣食有方。

事父母。待妻子。歡欣可尙。這田禾。人性命。豈可輕傷。你有田。難到說。不是一樣。既如此。就不該。損人莊田。這周圍。俱都是。鄉鄰繡壤。不是你一家的。阡陌連疆。爲甚麼。餵耕牛。四季散放。踏青苗。食黃梁。不痛心腸。牛與馬。有芻牧。自古所講。怎將人。好田園。當作牛場。又還割。包胎稼。任牛飽餒。反說是。易起牒。會耕田莊。爲甚麼。餵鷄鴨。數十隻上。放在外。啄種子。又啄黃梁。只顧己。不費本。餵得肥壯。恣口腹。時有常。殺來烹嘗。害人田。殺生靈。兩德俱傷。利於己。損乎人。夫必無妨。放猪子。更該要。繩索圈養。也只可。三兩個。消些糟糠。大小猪。一大陣。四處縱放。害鄰家。賦命原。實哉難當。這些事。損大德。你未細想。將人心。比己心。安不安康。從今後。要改悔。再莫這樣。怕的是。干聲怨。惱怒彼蒼。講世昌聽了。笑道。先生姓高。如何識見不高。大凡子弟上學。就讀三字經。都曉得馬牛羊鷄犬豕。此六畜人所飼。我家產不大。六畜尙未餵全。你就說我許

多不是那富家。又餒驢等類。並不更有罪嗎。先生且坐聽我講來。宣犬豕羊與馬匹。牛兒耕田。世人不可離。若是鷄子餒不得。如何取名叫穿籬菜。你今說來。眞眞有些迂腐氣。其中情理甚蹊蹊。我把咱的情理提。先生側耳聽。端的鷄啄種子能有幾粒。苗不生齊。怨他田運低。牛將田內苗子吃。只要糞肥。自然長得多秀氣。黃梁拋滿地。因叫鷄鴨吃。未必誰把我見疑。猪若長關在圈裏。那有許多米糟吃。數月還是兩張皮。從此看來是些小事。豈就算惡。天不把我依。況且我今漸發跡。四子成立。雖人不共知。你莫嫌我誇口氣。家中有錢任我買馬騎。還要多將畜生餒。未必長關在圈裏。看鄰家那一個。前來不肯把我依。講高先生說。我非叫你不餒六畜。但你住場不多。多餒六畜。又時常縱放。害人不小。想你有田畝。纔餒耕牛。而反害人田。於心安否。改不改在你。竊恐千家忿恨。上天惱怒。報應臨身。悔無及矣。說畢。作別而去。世

昌那裏肯改。至咸豐二年四月。世昌正五旬。殺鷄宰猪。不要錢買。託名做生慶壽。實欲借此以圖利也。至五月間。其鄉瘟疫發作。鄉鄰雖有傳染。然幸不多死喪。獨世昌一家盡疫。越六日而妻王氏死。世昌昏睡不知。繼而三子三媳皆死於疫。祭頭已用七隻雄鷄。買棺製衣置酒款客。或賣。或殺。家中所積錢米。所餵鷄鴨猪羊一概告盡。惟世昌與一幼子久病未死。世昌痛其人亡財盡。又愛憐幼子。冀其依然發財。再多餵諸畜。不顧害人。咸豐四年六月。世昌挑糞肥田。帶牛撒放。陰雲黑暗。雷雨大作。方欲收牛回家。霹靂一聲。將牛擊死。世昌滿身擊爛。不令其死。雨止跑回。周身疼痛難忍。日夜悲痛。夜夢其祖曰。爾陰惡害人。天降之罰。須將爾平日過惡宣示於人。戒人不爲。方可減罪一二。且可緩其疼痛。世昌疼不得已。只得直說己惡。央王先生提筆錄出。匍匐四鄰。以勸世人。宣請四鄰。老與少。舉目觀定。我今把生平過。一一指明。

自生來。承祖業。田園不盛。任場地。也不過。七分有零。我居鄉。正在那。垣子中。正。周圍間。俱是人。田禾苗生。怎奈我。不知得。富貴由命。一心心。只顧已。暗把人。慳。餒鷄鴨。與猪羊。六畜不等。放在外。啄種子。廔苗不生。稻梁菽。麥黍稷。任他食定。苗不秀。秀不實。人無收成。餒耕牛。用繩索。其理本正。常撒放。踐田噬害人。非輕。將人田。作草場。牛且壯盛。那顧人。衣食計。賦命奉承。且把人。包胎稼。偷割晒定。備冬天。無草時。何須經營。常把牛。繫人家。祖塋墳頂。任踐踏。撒尿糞。污人先靈。此等惡。比別項。罪孽更重。若依此。來加我。亦難從容。若與我。把理論。一味肆橫。四個子。猶如那。餓虎出籠。一個個。執棍棒。咒罵不等。衆鄉鄰。畏勢強。不敢做聲。無一人。敢惹我。由我擺弄。暗耗人。無收成。漸把家。傾。高先生。看不過。把我勸懲。自逞我。歪皮氣。全然不聽。反說他。迂腐氣。講甚報應。比以前。陰險事。更加幾層。也是我。惡貫滿。罪孽過盛。觸怒了。空虛中。過往神

靈降瘟疫。傳染我妻先斃命。復相繼。子與媳七口人丁。餓的畜積的財。賣用將盡。獨留我與幼子。老少二名。反痴痴恨天地。害人苦境。仍照舊。昧天良。欲發囊盈。前一日。去肥田。放牛縱橫。惱上天。不肯容。怒發雷霆。打死牛。又擊我頭面青腫。眼昏花。心神亂。周身骨痛。是夕間。幸先祖指示一夢。錄已過。警世人。可免災星。勸衆鄰。處人間。心存公正。莫學我。何世昌。暗把人慳。看我這。遭顯報。何等光景。行陰惡。暗害人。與我罪同。謹王先生代他錄畢。世昌拿着匍匐四鄰。自彰其惡。見者無不警心。彰揚數日。自思我被雷擊。終是廢人。在世何益。扒到河邊。投水斃命。其子年方十五歲。不知事故。被人引誘。浪爲未幾。家產蕩盡。後墮下流。投入匪黨。被兵官大剿。緝獲斬首。其家遂絕。試想世昌一生陰惡害人。雖被雷擊。死後地獄之苦。未必能免。奉勸世人。曾爲者。急改。未犯者。謹防。若存心陰惡。報應何等顯速。可不慎歟。

附嘉言

先哲有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國有良人安天下。家無逆子忤爹娘。但願寰球干戈息。我縱貧來也無妨。人人若能存此念。拋却陰謀與暗算。凡事謙恭學忍讓。巧人反上拙人當。賢者爲人愚爲己。富貴由來夢一場。萬事到頭一筆結。天理循環徒嗟嘆。世人果能不爭貪。冤仇解釋心地爽。陰陽氣和天降福。四方安樂人民享。

專治四時不正兼治瘟疹癩痧

風溫初起惡寒發燒咳嗽煩燥頭痛暈眩渾身疼痛漸至兩目脹滿遍身出疹手足不能轉動六脉浮數若認爲傷寒一用防風麻黃羌活葛根荊芥紫蘇柴胡等藥誤爲發汗遂至入裏投之不效便改用山查神麩麥芽厚朴大黃等藥誅伐太過禍不可言不知此病全在氣分氣分者肺經也不必用藥表汗但用清解之藥從氣分主治壹貳劑卽愈擬方列后如咽喉腫痛加牛旁子射干壹貳錢拾歲以內三分減壹惟舌焦黑者不治表藥之害也

第一方

連翹 二錢

霜桑葉 三錢

半夏 一錢五分

陳皮 一錢

苦杏仁

皮尖研去

通草 一錢

炙桑皮 三錢

薄荷 一錢

苦桔梗

七分

竹葉 一錢

引加生薑一片

夏加飛滑石一錢

前方服三肆劑未愈如舌胎色黃者便宜稍為滋陰兼清氣分擬方列后

第二方

連翹 一錢

五分

小生地 三錢

竹葉 一錢

生薏苡 三錢

通草 一錢

霜桑葉 三錢

麥冬 二錢

川貝母 二錢

不用引

夏加飛滑石一錢

前方服壹貳劑仍未愈如大渴舌胎紫黑者酌添石膏然亦不可輕用當大滋陰擬方列后

大生地 輕四錢
重八錢

元參 三錢

川貝母 二錢

麥冬 三錢

地骨皮 二錢

竹葉 一錢
五分

羚羊角 一錢

通草 一錢

犀角 一錢

不用引

此方爲青田李芝巖先生所定流傳多年服者無不立效因重刊敬送又多年矣按此用之十全八九若另改方華扁何有

閱者勿以簡便而忽之幸甚

此方屢試屢驗萬無一失實時症之仙方不可輕視切禱切禱

既染者卽發真心改過遷善未染者速立實念正心修身

觀音菩薩神咒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三稱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怛只哆 唵

伽囉伐哆 伽囉伐哆 伽訶伐哆 囉伽伐哆 囉伽伐哆 娑訶 天

羅神 地羅神 身離難 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爲塵 南無摩訶般若

波羅密多

觀音神咒靈感異常凡有患難疾病爲親求壽爲已求子求財求功名求平安者虔念一萬二千遍印送一千二百張所求之事無不靈應也

戒溺嬰孩歌

盤山劫餘編

不論男孩并女孩
救他一命勝朝山
如嫌窮苦不能養
抱送嬰堂勝吃齋
淹女原思男子來
可憐嬰命活冤埋
心腸很毒天神怒
那得男兒入你懷
莫患賠錢恨女胎
須知閨閣也多才
他年親老如貧苦
半子也可奉養來
一家淹女已三胎
人面蛇身第四胎
盤住娘頸要吃奶
乳頭咬斷痛哀哉
虧得瞞娘養女孩
一家飽煖米成堆
爺娘接去供魚肉
養女何嘗吃了虧

戒吃牛肉

歌

嬉生下餘白

牛本代人耕田地
世人但知牛肉好
可憐牛能替人力
牛能救主且成神
又能竭力禦盜寇
况且陰律罪極大
不信但看金科篇
若能信勸戒牛肉
莫道殺生無所碍
天理循環非迷信

無牛如何有五穀
人人祇想吃牛肉
人吃他肉心太毒
載在文達消夏錄
宋壽仁的放生贖
吃了牛肉罰最酷
水火兵疫離骨肉
功德無量子孫福
但恣口腹多宰戮
苦口勸人歌當哭

82

30/005

